

丰子恺 宋菲君 著
宋菲君 绘

爱的教育

丰子恺艺术启蒙课



倘能因艺术的修养，而得到了梦见这美丽世界的眼睛，
我们所见的世界，就处处美丽，我们的生活就处处滋润了。

丰子恺长外孙深情回忆
亲历的爱与艺术的滋养

初次披露丰子恺私信、速写、书法等珍贵手迹
文章 + 漫画 + 手迹 + 影像

版权信息

书名:爱的教育：丰子恺艺术启蒙课

作者:丰子恺，宋菲君

ISBN:9787508698410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此境风月好

今年是丰子恺先生诞辰120周年。为纪念丰子恺，发扬其文化艺术精神和人格精神，香港、杭州、桐乡和北京等地都举办了不同主题的相关画展、文献展，诸多出版社也出版了各种相关读物，可谓目不暇接。丰子恺一生涉及美术、文学、音乐、书法、翻译等各个领域，并且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实可谓不可多得的文化艺术全才。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读了他的随笔后认为：“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关于他的120周年诞辰纪念，我时常在想，对于这么一位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如果能有一本最像，哪怕是比较像的“艺术书籍”出版，就更精彩了。

《爱的教育：丰子恺艺术启蒙课》相较于众多具有纪念意义的图书而言，我以为就是这样一本比较像“艺术书籍”的读物。之所以这样说，基于一个理由，即此书的编撰方式十分别致。编撰者没有采用惯常的方式将丰子恺的著述或画作汇编成册，而只是选择了《儿女》《告母性》《艺术和艺术家》和《艺术的效果》四篇文章。在每篇文章之后，编撰者紧扣主题，辑入了自己谈艺、受教或关于艺术教育和素质养成理念的文字，再配以与各主题相关的仿画，实可谓独辟蹊径，十分悦目。

编撰者宋菲君是丰子恺先生的外孙，自幼热爱艺术，却在丰子恺的鼓励下走上了物理学之路。作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他在科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然而，或许是儿童时代受到过丰子恺的艺术熏陶，他似乎也有诸多的艺术行持，而其中做得较多的就是仿丰子恺漫画。事实上，世上有许多人在仿丰子恺画作。我一向认为，模仿“子恺漫画”，除了另有用心者外，大多首先是喜爱“子恺漫画”，或喜爱丰子恺这个人。在这些模仿者中，一部分在习得其技法、

风格后，开始走自己的创作之路；另一些模仿者，未必有兴趣或有时自己创作，而纯粹具有一种纪念、弘扬之意义。菲君先生属于后一类。他是丰氏后裔，模仿“子恺漫画”自有其对先人的特殊感情，亦算是一种艺术上的传承。他虽从事物理学研究，但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画技也已经十分成熟——在“子恺漫画”的众多模仿者中，他的艺术水准是比较高的一位。人们常说“临画易，摹字难”，可喜的是，他的题书也很有几分“子恺味”。基于仿画，每当念及丰子恺一生的艺术教育事业，菲君先生也有许多出于自身体会的感悟，写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随笔，辑入本书的文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以为，这些文字恰到好处地应和了丰子恺的四篇文章。

书中也有部分仿画是与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合作的，菲君先生说：“这本书里还有我和小姨丰一吟合作的二十余幅作品，小姨写‘诗堂’，由我画画，这也是丰家第二、第三代合作的唯一作品。”此言甚得要领。美术专业出身的丰一吟，其“仿先父遗作”（少数作品自创）画技纯熟，颇具子恺风韵，独具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丰家第三代的宋菲君与第二代的丰一吟合作，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我与菲君先生见面不多，却时有通信。他质朴的为人之道和对学术的追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菲君先生不弃，命撰序言，写下以上文字，表达我对此书的欢喜和对丰子恺及其后人的尊敬之情。“此境风月好”，这是今年我为杭州“丰子恺诞辰120周年回顾展”取的展名。我以为，此书亦已达到风月独好的意境了。

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陈星

我常常帶自己

而觀察兒童

变了
了
儿
童

。

鑼鼓鄉音

宋菲君



宋菲君《鑼鼓响》



宋菲君《两小无嫌猜》



宋菲君《花生米不满足》

我热爱孩子、亲近
们的心理，因此敢
所有行为都是出

——他们理解他

相信：他们的

出于真诚。



宋菲君 《KISS》



宋菲君《柳下相逢握握手》



宋菲君《阿婆三五少年时》

兒童生活富有

大人生活的枯燥

趣味可以救济
与苦闷。

无条件劳动

菲君



宋菲君《无条件劳动》



宋菲君《爸爸回来了》

你给我
削瓜
我给你打扇

宋菲君



宋菲君《你给我削瓜 我给你打扇》

我看見世間的大人都
的瑣事所迷着，都忘
的根本。只有孩子們保住
独具慧眼。

为生活

记了人生

天真，



宋菲君《注意力集中》

寒假回家
的哥哥
弟弟看见
不认识了

菲君



宋菲君《寒假回家的哥哥 弟弟看见不认识了》



宋菲君《冬日可爱》

亲情课

近来我的心为四件事所占据：
天上的神明与星辰，
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儿女

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这举动究竟出于什么旨意，本于什么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相信。其实旨意与计划，都是虚空的，自骗自扰的，实际于人生有什么利益呢？只赢得世故尘劳，做弄几番欢愁的感情，增加心头的创痕罢了！

当时我独自回到上海，走进空寂的租寓，心中不绝地浮起这两句《楞严》经文：“十方虚空在汝心中，犹如白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间里的篮钵、器皿、余薪、余米，以及其他三年来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尽行送给来帮我做短工的、邻近的小店里的儿子。只有四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为什么缘故），我不送掉，拿来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后来看到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直到好几天之后，邻居的友人过来闲谈，说起这床下的小鞋子阴气迫人，我方始悟到自己的痴态，就把它们拿掉了。

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动辄描摹。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最年长的不过九岁，所以我对于儿女的关心和悬念中，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他们成人以后我对他们怎样？现在自己也不能晓得，但可推知其一定与现在不同，因为不复含有那种加味了。

回想过去四个月的悠闲宁静的独居生活，在我也颇觉得可恋，又可感谢。然而一旦回到故乡的平屋里，被围在一群儿女的中间的时候

候，我又不禁自伤了。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有一个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领了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阳的红味渐渐消减，凉夜的青味渐渐加浓起来。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体上汗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 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于是我就做了评判者，在自己心中批判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他的）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

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纸、信篋、笔砚、墨水瓶、浆糊瓶、时表和茶盘等，不喜欢别人

来任意移动，这是我独居时的惯癖。我——我们大人——平常的举止，总是谨慎，细心，端详，斯文。例如磨墨，放笔，倒茶等，都小心从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坏或扰乱。因为我的手足的筋觉已经由于屡受物理的教训而深深地养成一种谨惕的惯性了。然而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的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拔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这在当时实在使我不耐烦，我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然而我立刻后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因为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我——我们大人——的举止谨惕，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岂像我们的穷屈？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物的礼貌，犹如刑具，都是戕贼这天赋的健全的身手的。于是活跃的人逐渐变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残废者要求健全者的举止同他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儿女对我的关系如何？我不曾预备到这世间来做父亲，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又觉得非常奇怪。我与他们（现在）完全是异世界的人，他们比我聪明、健全得多；然而他们又是我所生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所以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朋，同类也。”并育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类的朋友，共为大自然的儿女。世间的人，忘却了他们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为父母能生儿女，儿女为父母所生，故儿女可以永续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于是无子者叹天道之无知，子不肖者自伤其天命，而狂

进杯中之物，其实天道有何厚薄于其齐生并育的儿女！我真不解他们的心理。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戊辰年 [1928] 韦驮圣诞作于石湾

我成了外公的模特

文/宋菲君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外公携全家老幼十一口踏上逃难之路。在颠沛流离中，子女的学习受到不少影响。尽管逃难路上外公亲自为子女补习古文，但别的课程欠缺较多。到贵州遵义后，外公就想请位家教，给孩子们补补理科和英文。那一年浙大刚毕业的两位男青年走进丰家，要见见他们的老师丰子恺。其中一位叫宋慕法，是贝时璋先生的学生，刚从浙大生物系毕业，在遵义酒精厂工作，经人介绍来丰家做家教。

在补课期间，宋慕法和丰家二小姐丰林先（后改名为丰宛音）开始恋爱，并决定结婚（图1）。这是丰家子女的第一桩喜事，结婚的日子为1941年9月7日。

当时的结婚证书由外公手书（图2）。证婚人是数学家苏步青，他是外公的好友。女方主婚人是外公丰子恺。男方老家在温州，来人不便，就由浙大舒鸿教授的太太主婚。当时浙大的舒鸿，张其昀（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书画家酆承铨、欧阳镠等名人都有出席参加（图3），婚礼几乎成了名人聚会。



图1 宋慕法和丰林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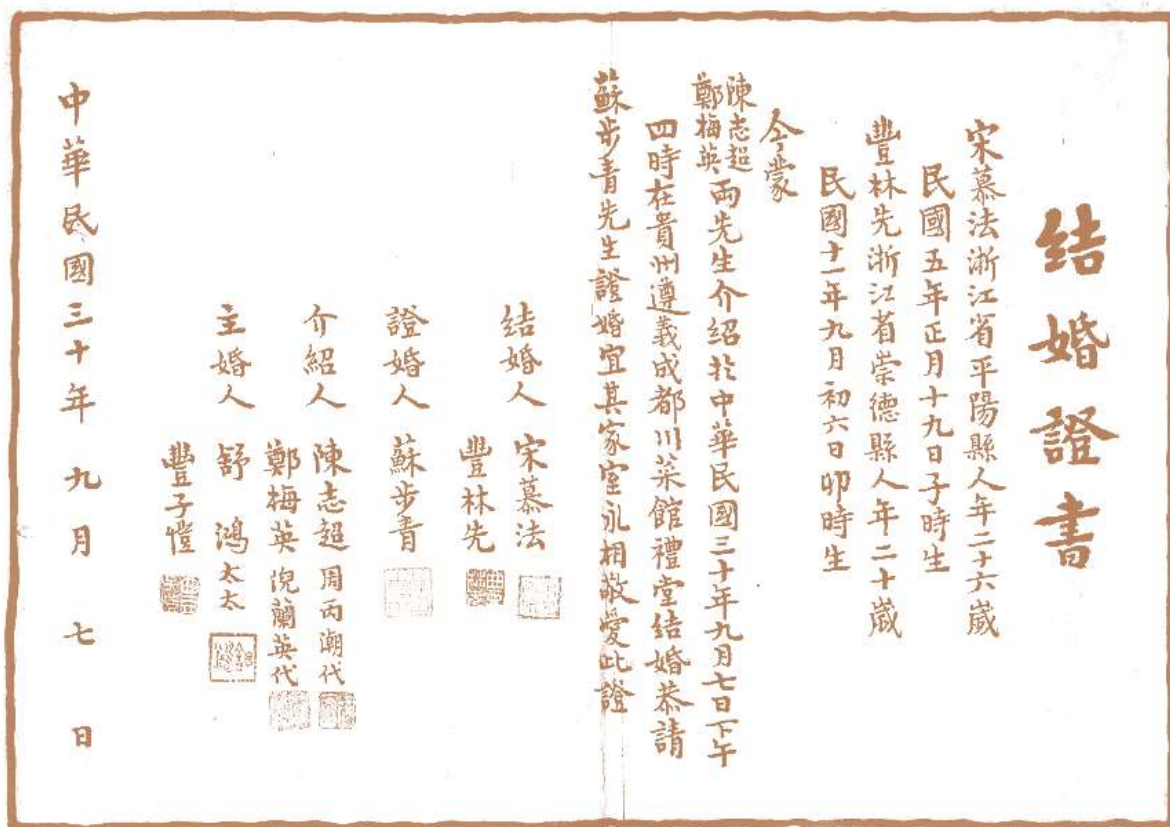


图2 宋慕法和丰林先结婚证书（丰子恺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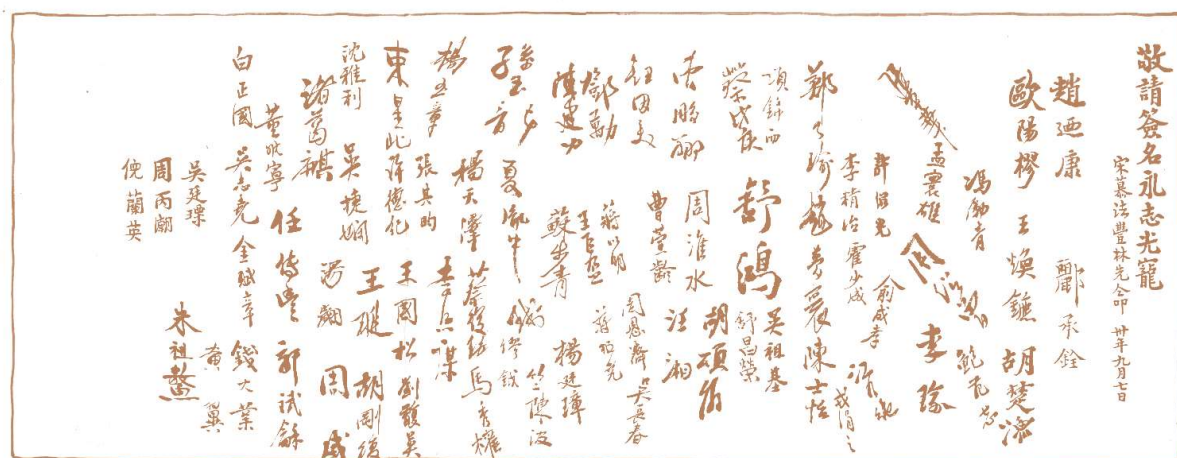


图3 宋慕法、丰林先婚礼来宾签到表

尽管处于困难时期，新娘还是想披婚纱，正巧浙大校长竺可桢送来一床绣花被面，就当新娘的婚纱。新娘的小妹丰一吟当了女傧

相。

次年，外公辞去浙大的教职，应他的朋友陈之佛先生之邀，到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如今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的前身）当教授兼教务长。二女儿林先和女婿慕法留在遵义，不久生了一个男孩，也就是丰家的长外孙（即本文作者）。由于生日恰逢清明，古代称清明节为芳菲节，外公为我取名“菲君”，意即“芳菲之君”。外公还为我写过一首七言律诗《寄阿先并示慕法菲君》：

梦里犹闻祖母香^注，儿时欢笑忆钱塘。

幸逃虎口离乡国，淡扫蛾眉嫁宋郎。

却忆弄璋^注逢战乱，欣看画荻效贤良。

玉儿才貌真如玉，儒雅风流世有双。

外公对大外孙寄予厚望，希望他长大后像古代的才子宋玉一样儒雅风流。离开遵义前后，外公画了一幅画《大树垂枝，保我赤子》（图4），图中的母子正是林先和她的爱子菲君。在战乱中，外公就像图中的大树一般，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庇护他们，愿他们平安。



图4 丰子恺《大树垂枝，保我赤子》



图5 丰子恺《菲君弥月画像》



图6 丰子恺《菲君初次种痘》

外公全家都非常喜欢我这个大外孙，我也就成了外公的模特儿，我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是画题。图5是我满月时外公为我画的像，图6是我一个半月时初次种痘的画像，图7《菲君吃饼》画的是我两岁时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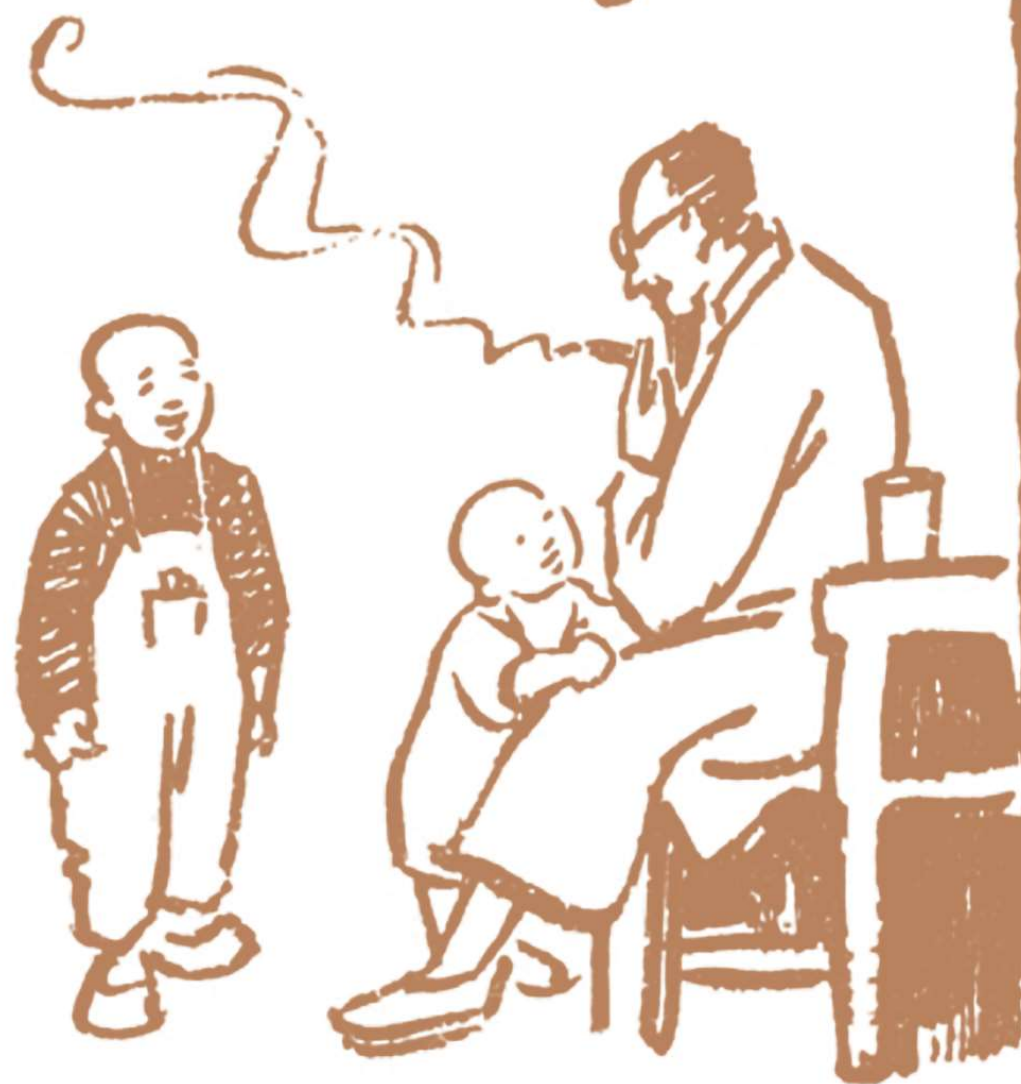
孩子的心理活动和大人不同，常常会问一些“幼稚”的问题。我的小舅舅丰新枚只比我大四岁，从小我们就一起玩耍。看见外公，听他叫“爸爸”，而我叫“外公”，我就不明白了，问外公。外公的回答很巧妙：“你小，叫我外公。小娘舅大，叫我爸爸。”我听明白了：“将来我同小娘舅一样大了，也叫你爸爸。”孩子不懂事，这样的回答大概在许多家庭都会听到，大概没人当回事，只会说：“这孩子真傻。”但在外公眼中，这便是一幅活生生的“儿童相”。我想，看到这幅画（图8），大概大家都会忍俊不禁，乐出声来。这就是儿童，这就是生活。朱自清曾评价外公的漫画道：“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图7 丰子恺《菲君吃饼》

你小，叫我
 外公，
 小娘舅大，
 叫我爸，
 将来我
 同小娘舅
 一样大，
 也叫你
 爸爸。

子瞻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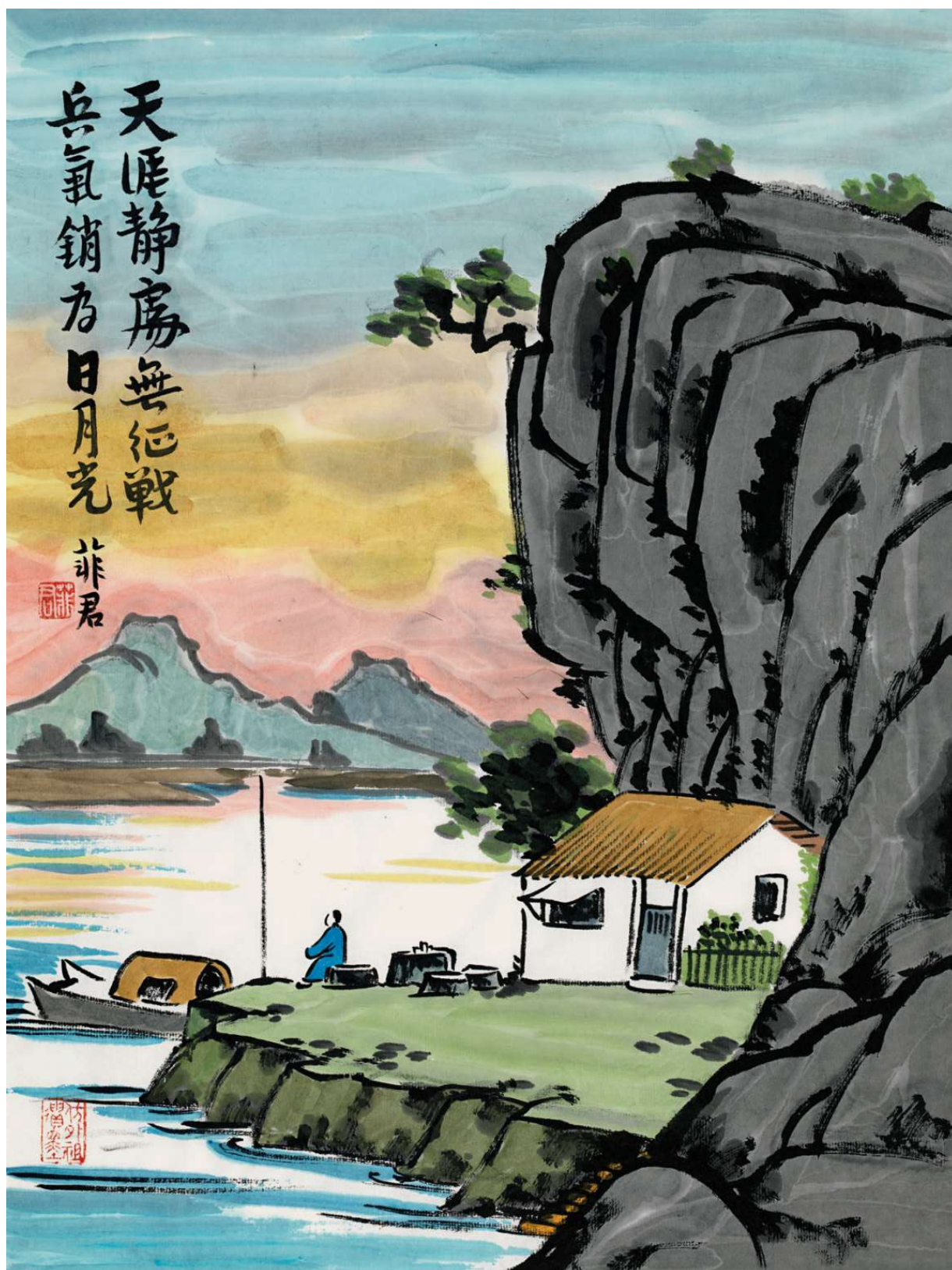
緣上堂畫外義

TM

图8 丰子恺《将来我同小娘舅一样大了，也叫你爸爸》



宋菲君《炮弹作花瓶 万世乐太平》



宋菲君《天涯静处无征战 兵气销为日月光》



宋菲君《堤边杨柳已堪攀 塞外征人殊未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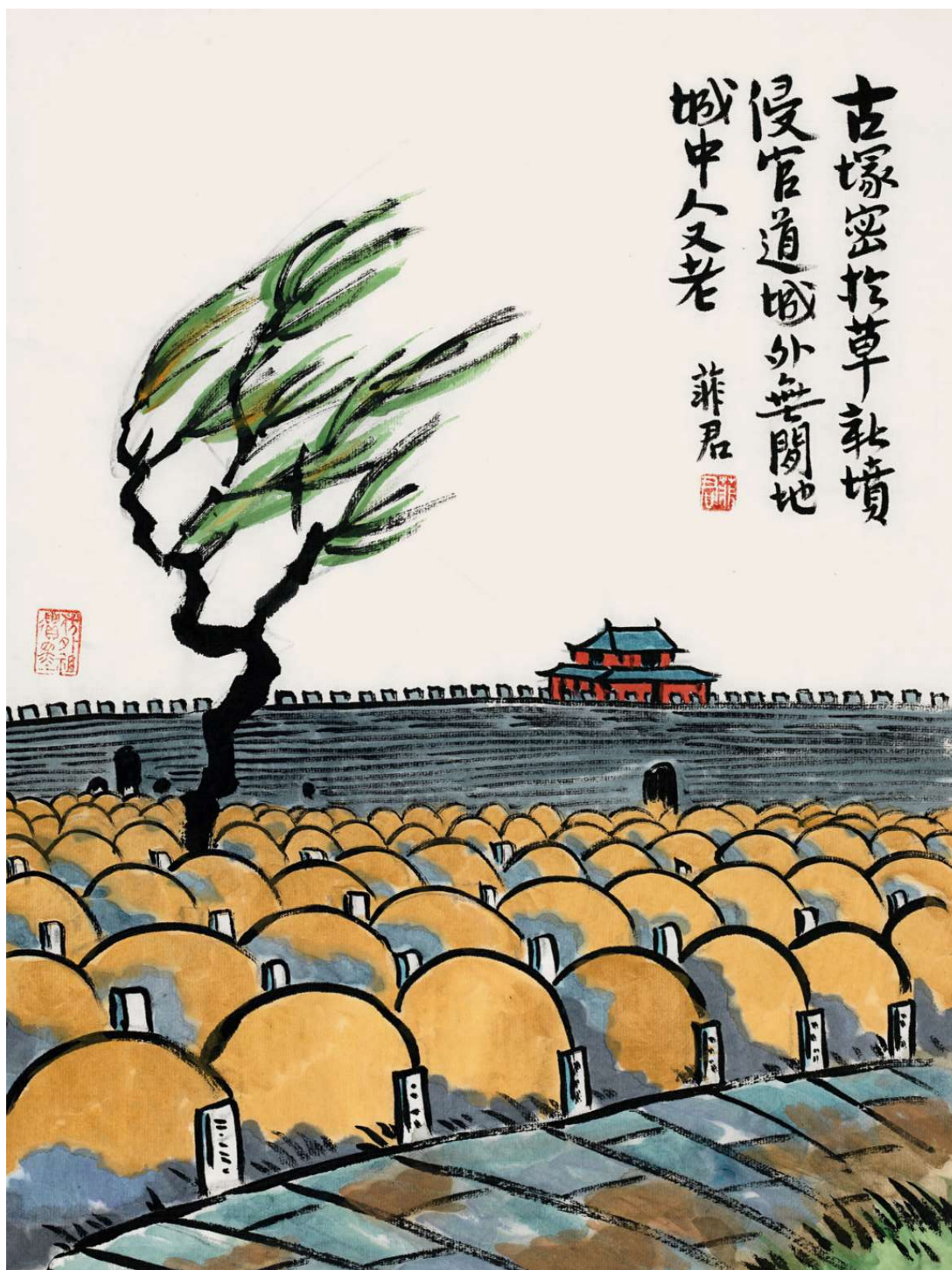
宋菲君《黔道》



宋菲君《劫后重生》



宋菲君《绿杨芳草》



宋菲君《古塚密于草 新坟侵官道 城外无闲地 城中人又老》



宋菲君《捷报》



宋菲君《风云变幻》

1. 丰林先从小由祖母抚养。
2. “弄璋”即生男孩。

丰家的孩子真快乐

文/宋菲君

艺术的旅行

外公喜欢全家外出旅行，而这些旅行多半是即兴之行。当年外公常常端着茶杯，在上海寓所日月楼的阳台上来回踱步，时而吟诵诗词，时而为我们讲解逸闻轶事。我边听边学，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教学方法吧。有一次他反复吟读苏曼殊的名句：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并给我讲曼殊大师亦僧亦俗的故事。外公忽然问：“钱塘江大潮是什么时候？”我们回答：“下个礼拜，阴历八月十八。”于是，外公决定全家去海宁看潮。当时我在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一，这是上海的重点中学，一般不允许请假。听说是丰子恺先生的意思，班主任请示校长破例准假。外公全家加上我，包了一辆车去海宁。大潮还没来时江水很浅，有几个人在江中捕鱼，外公告诉我这些人是“弄潮儿”，他随口吟诵李益的《江南曲》：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图1中有外公写的回文诗《浙江潮水似天高》：

浙江潮水似天高，水似天高暮雨飘。

暮雨飘时闻客话，时闻客话浙江潮。

1956年暑假，外公和小姨译完了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第一卷。正值炎夏，不知是谁说起避暑胜地庐山。外公反复吟诵唐朝钱起的诗：

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

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

浙江潮水似天高
客話浙江潮
送春歸又夢春回
欲斷送春歸
戊戌暮春客居杭州
甫聞而已青照寧榮



图1 丰子恺回文诗两首

于是决定全家游庐山。外公曾精彩地描述登庐山的情景：

这位唐朝诗人教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竟在两小时内乘汽车登上了匡庐。这两小时内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了深秋。上汽车的时候九十五华氏度（三十五摄氏度），在汽车中先藏扇子，后添衣服，下汽车的时候不过七十几华氏度（二十几摄氏度）了。赴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没有“乃大惊”……

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荫蔽日；远处冈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了一片云海；有时一片白云忽然消散，变成了许多楼台。正在凝望之间，一朵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

望着远山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寺庙，我当时在想，寺庙里面也许还有前朝的僧人。

记得那天在山上，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原来是海拔一千五百米的山上气压低的缘故！外公不禁感慨：“庐山上的啤酒真好！”

丰家的游戏——“飞花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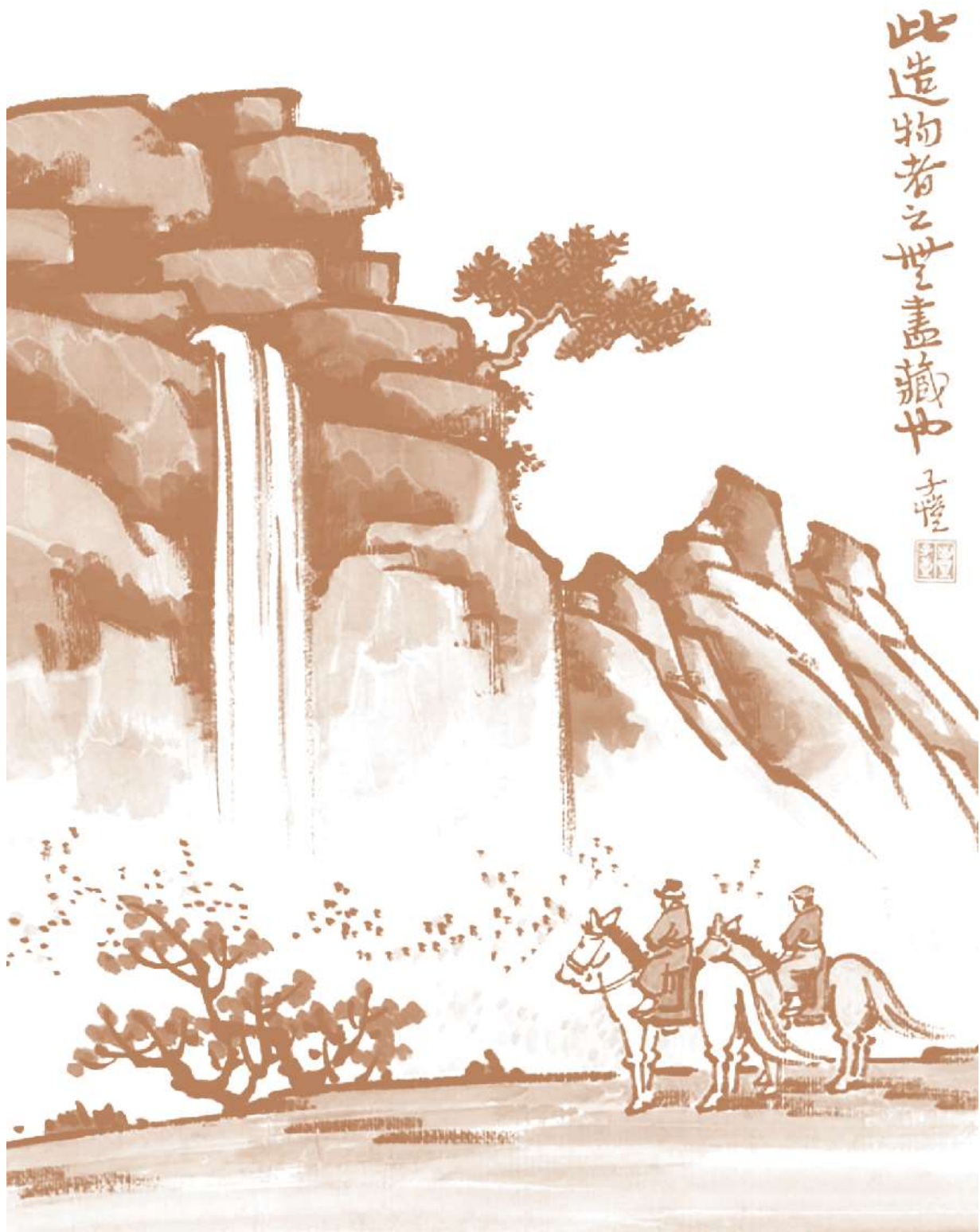


图2 丰子恺《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我家有个常玩的游戏叫作“飞花令”。有一次全家逛城隍庙，中午到一家饭店吃饭，在包间点完菜闲坐无事，就让大舅（丰华瞻）先出去，大家商量出一句诗词。记得那次是“九里山前作战场”（明杨慎诗），诗是《水浒传》中引用过的，大家都熟悉。商量完再请大舅进来问问题。大舅随机地选答题人，随便问第一个问题，回答时必须将“九”包含在内，还不许“答非所问”。记得我就是第一个答题人。等我回答完，大舅想了想——他在琢磨答案中哪一个字有点牵强。接着大舅问第二个问题，回答中必须把“里”字包含进去。听到回答后，大舅点点头。等到第三个问题回答完，大舅不假思索地说：

九里山前作战场。

大家都笑起来，大舅果然厉害。

其实这并非真正的“飞花令”。大家一面参加这个猜诗词名句的游戏，一面欣赏古诗词。当然，玩这个游戏需要一张“门票”，就是必须学过相当多的诗词。

除夜福物

我家有“除夜福物”和“除夕演出”的传统。除夕那天不分老小，每人要花五角钱买一份礼物包起来，贴上红纸，写上“除夜福物”。全家几十口老小聚集在外公家，吃完丰盛的年夜饭，先表演节目——合唱，由多才多艺的小娘舅钢琴伴奏。然后是个人节目，其中的“保留节目”就是小姨唱京剧，由我京胡伴奏，她唱过《三娘教子》《游龙戏凤》《女起解》等。

表演结束，孩子们盼望的“除夜福物”抽签开奖的时刻到了。把每个人的福物编号，并将编号写在小纸条上，让大家抽取。孩子们都想抽到外公或外婆的福物，因为他们的一定不止五角，起码是一元五角。我常常担任这些服务工作，也就有机会“谋私利”。我把“1号”（外公）

的纸条折得略偏一点，抽签时我就会抽到外公的福物！抽完后从外公外婆的福物开始，一份一份打开看，记得外公的福物曾是一支精美的钢笔，那时候钢笔很珍贵。大家笑着、闹着进行下一项“交换福物”。孩子们把毛巾、肥皂交给妈妈和姨，换来玩具、文具。再下一个节目是发“压岁钱”，记得每份二元，外公一元、外婆一元，用大红的纸包着。记得“压岁”两个毛笔字常常由我来写。接下来，后厨端上来年糕、酒酿丸子……

最后一个节目是放烟花。随着鞭炮烟花的燃放，“爆竹声中一岁除”，除夕活动结束了。当时我在想，我猜所有的孩子们也都在想，这般幸福的生活最好永远过下去。我曾想，自己最好不要长大，永远做外公家的孩子该多好！



宋菲君《草草杯盘供语笑 昏昏灯火话平生》

除夜

今夜兩歲明朝三歲

菲君



宋菲君《除夜》



宋菲君《白云无事常来往 莫怪山人不送迎》



水藻半浮苔半湿
浣纱人去不多时

菲君

宋菲君《水藻半浮苔半湿 浣纱人去不多时》



宋菲君《长桥卧波》



宋菲君《水光山色与人亲》



宋菲君《雀巢可俯而窺》



宋菲君《春光先到野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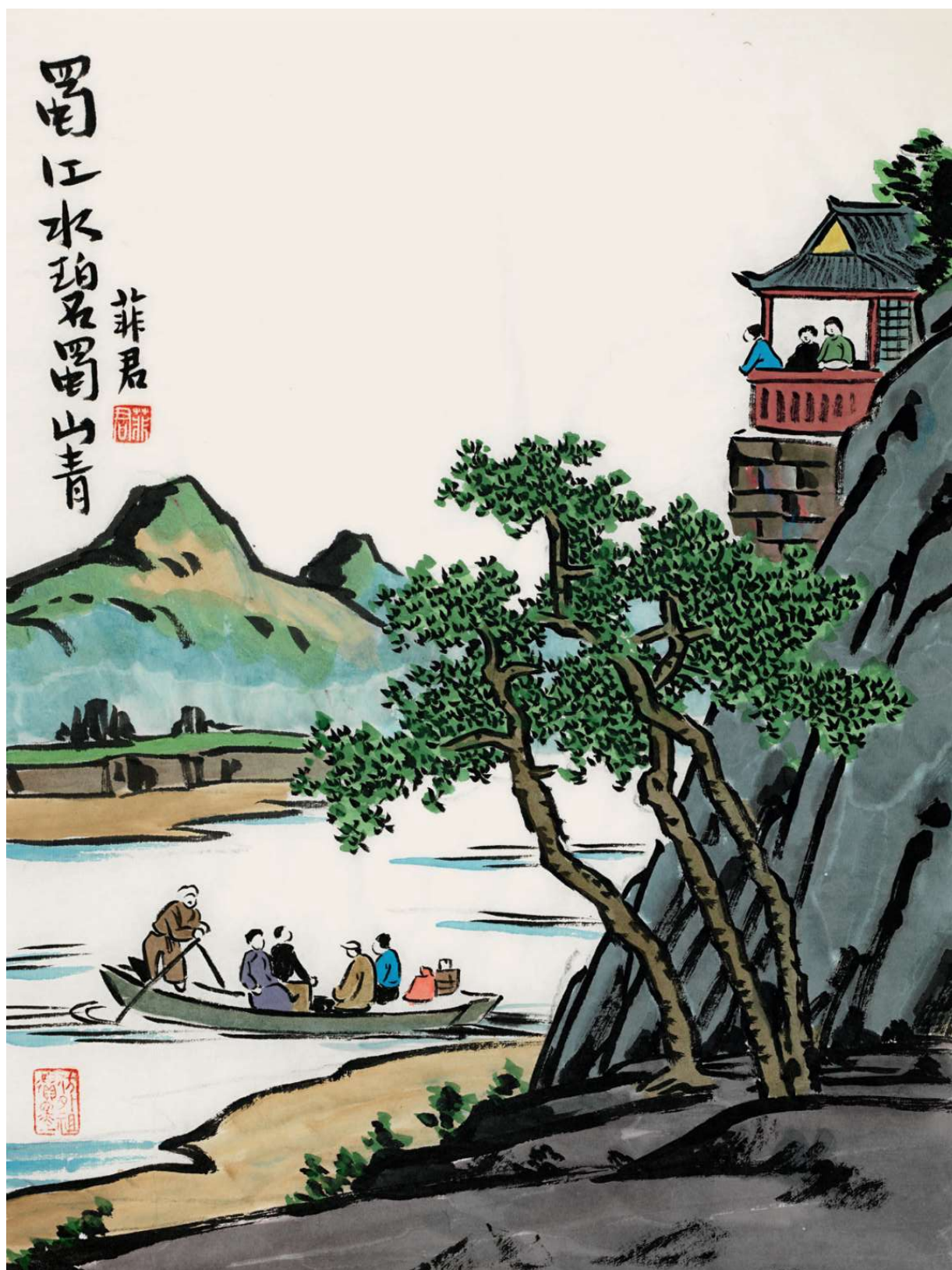
宋菲君《春日游 杏花吹满头》



宋菲君《断岸千尺 江流有声》



宋菲君《都会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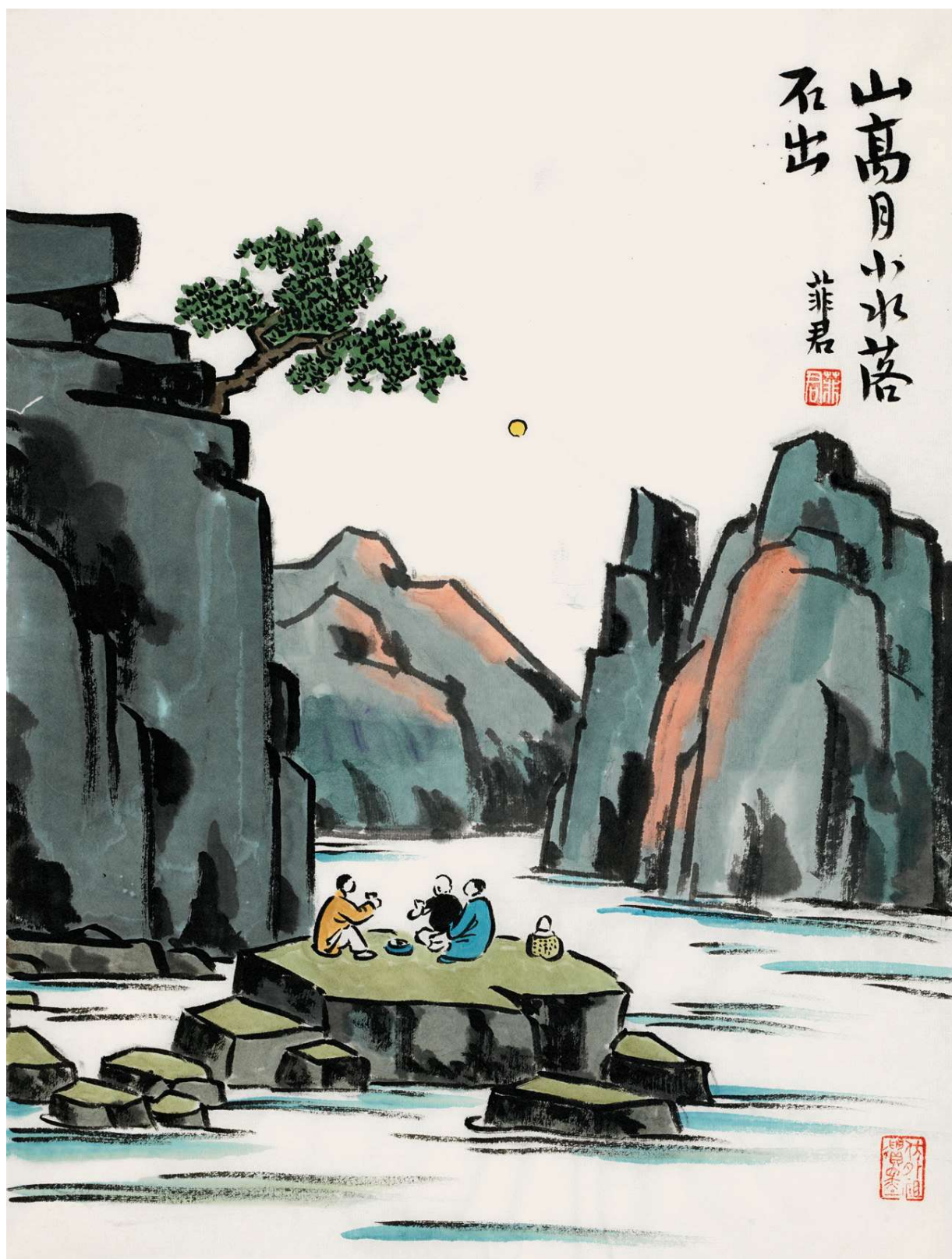
宋菲君《蜀江水碧蜀山青》



宋菲君《春在卖花声里》



宋菲君《柳暗花明春事深》



宋菲君《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



宋菲君《櫻桃豌豆分兒女 草草春風又一年》



宋菲君《三杯不记主人谁》

外公的鼓励

文/宋菲君

我在上海市复兴中学读书的时候，兴趣很广泛，既喜欢数理，又向外公学美术速写、古文诗词，我还是一名天文爱好者。高一的时候，根据物理教科书中非常有限的光学知识，我和同学一起到上海虬江路旧货摊上购买了一块直径约一百毫米、焦距不到一米的平凸透镜当物镜，用几块放大镜当目镜，用纸糊了一个镜筒，制成了一个开普勒式天文望远镜。用这具简陋的望远镜，我们居然看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土星的光环、内行星金星的盈亏，还能清晰地看到月球表面的环形山。我们这些中学生当时都异常兴奋，我将此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外公。他听了也很高兴，根据我描述的情形，立即挥毫作画送给我，并题诗一首：“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仔细看清楚，他年去旅行。”（图1）这幅画后来刊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外公又写了一个条幅送我：“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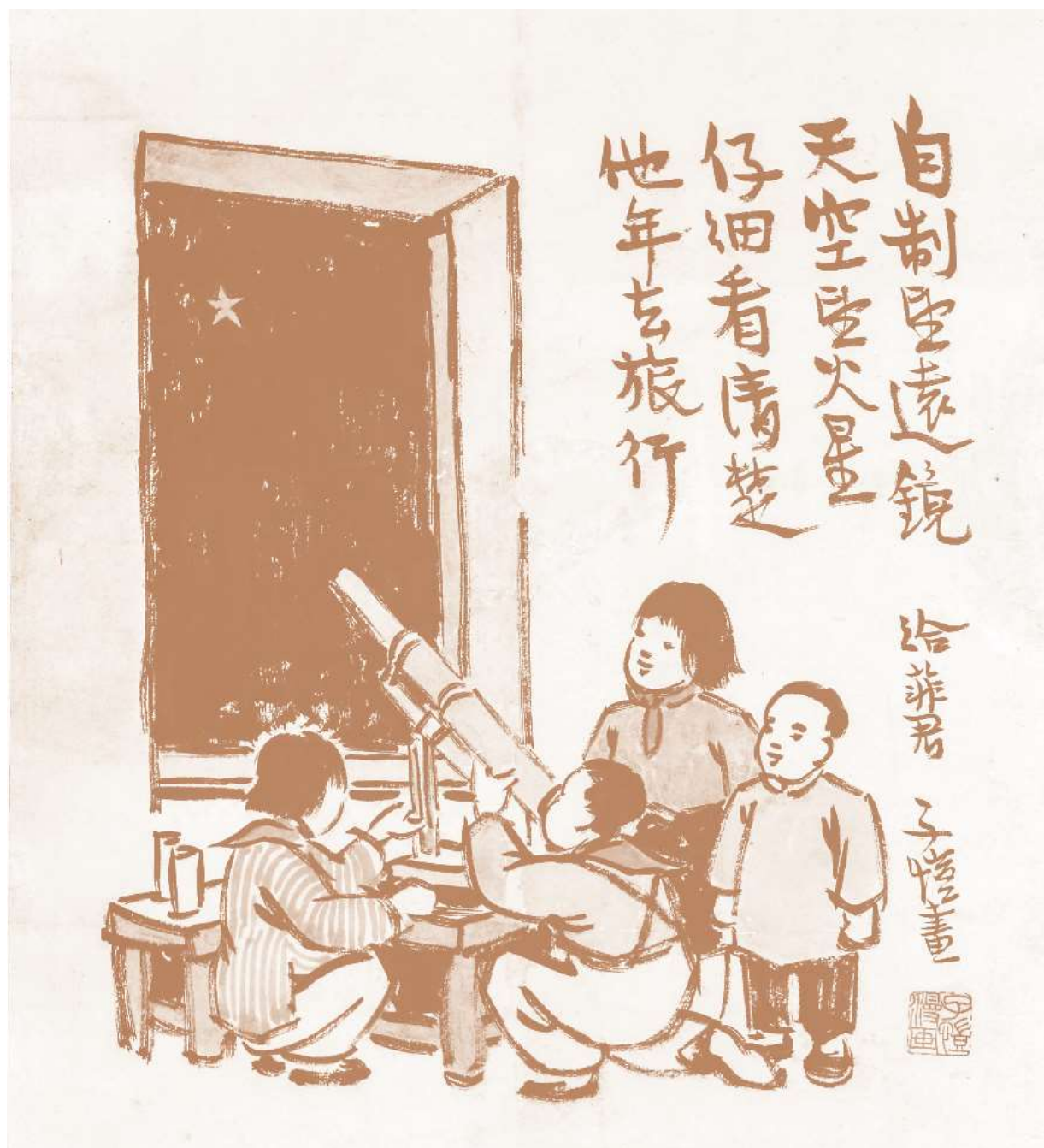


图1 丰子恺《自制望远镜》

后来学校文理分班，我既喜欢中文、美术，又热爱数学、物理，拿不定主意，就去征求外公的意见。记得那一天外公在日月楼的阳台上端着一杯茶，喝了一口对我说：“我们家学文学外语的多，你的数理成绩这样好，又喜欢天文，不如去考北大，学物理。”他对我说，物理

不好学，但有志者事竟成。他还告诉我，他上初中时，数理学得很好，一直是班里第一名；后来师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专心学美术音乐，数理成绩才掉到二三十名。听了外公的话，我上了理科班，又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大物理系（第二、第三志愿都是天文系）。外公听说我考取北大物理系后非常高兴，我就问外公怎么做学问。外公说，做学问有三要素：

下决心

立计划

持之以恒

我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从事物理学研究和光学工程、光学仪器开发至今。我们研制、生产的光学系统，不知比当年的天文望远镜精密了多少倍。特别是为欧美大公司研制的复杂、精密的光学系统，外商称达到了“worldwide top level”（世界顶尖水平），已成批出口。当然，孩子自制的玩具不能和精密的光学仪器相比。

盛年
時當勉

不重來一日難再見

少勵歲有以待人

丁酉
非君



图2 丰子恺题诗

外公于1975年去世，他的字画和书信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散佚。最近，我有幸重新看到外公当年送我的画和条幅的真迹，真是欣喜万分。我这才想到，原来我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沿着当年外公指示我的方向往前走。2005年在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主席授予我Fellow SPIE（高级专家会员）证书，我是中国大陆第七位获此殊荣的光学专家。

回忆起来，我发现我的研究生涯有一个重要的起点，就是当年自制望远镜，以及外公送我的画和条幅。我想，这五十年的经历，也许就是我对外公最好的回报。至于艺术大师丰子恺为什么建议外孙弃文从理，是基于他讲的简单理由，还是像他的漫画那样“弦外有余音”，就不得而知了。对于我，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宋菲君《小松植平原 他日自参天》



百年笑口幾回開

夢斗六月十日
之夜

宋菲君



宋菲君《百年笑口几回开》

努力惜春华

宋菲君



宋菲君《努力惜春华》



宋菲君《好花时节不闲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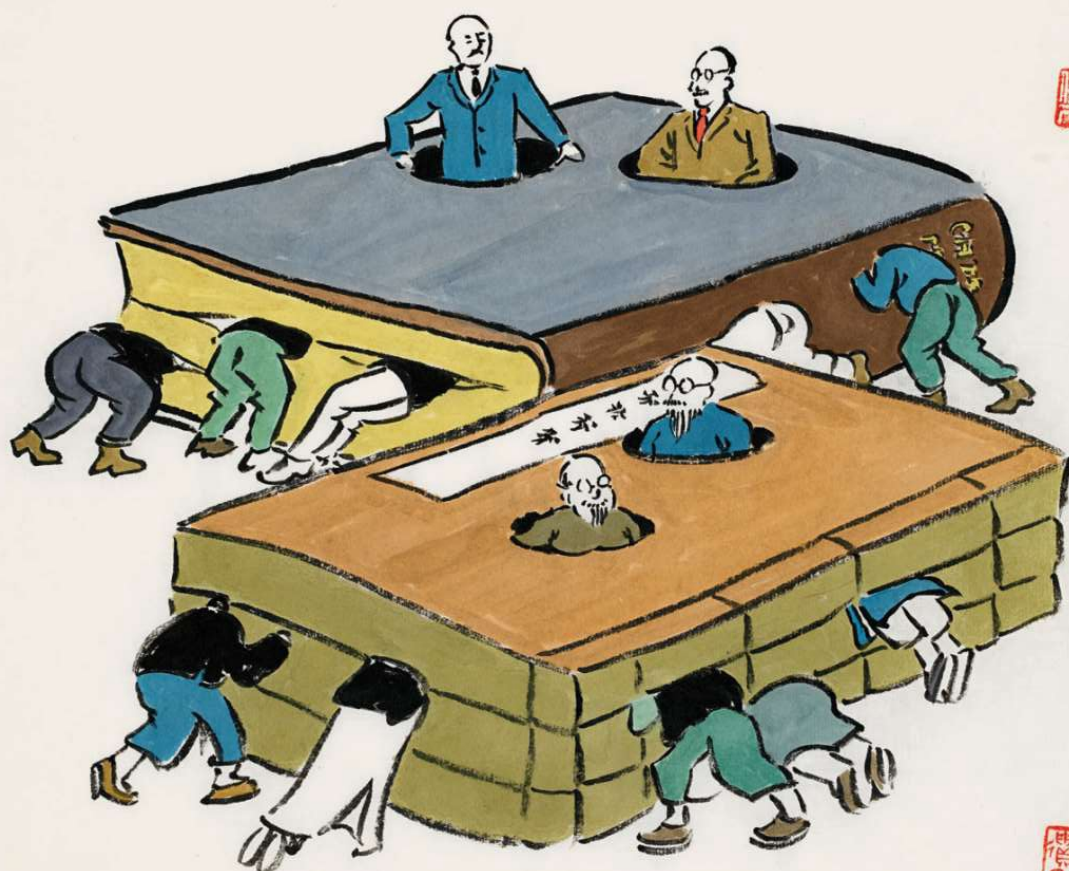
用功
菲君



宋菲君《用功》

鑽研

宋菲君



宋菲君《钻研》

兴趣课

教养孩子的方法很简便。
教养孩子，只要教他永远
做孩子，即永远不使失却
其孩子之心。



告母性

世间做母亲的夫人们！我要称赞你们的幸福与权威：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而你们得与孩子为侣，幸福何其深！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你们得为人的最初的导师，权威何其大！

你们的孩子，不是常常认真地对你们提出不可能的要求么？例如，要你们给他捉月亮，要你们给他摘星，要唤回飞去的小鸟，要唤醒已死的小猫，这等在我们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他们认真地要求，志在必得地要求，甚至用放声大哭来要求。可知这明明是他们的真实的热情。在他们的心境中，这等事都可能——认真可能，所以认真地提出要求。故他们的心境，比我们的广大自由得多。我们千万不要笑他们为幼稚的痴态，你该责备我们自己的褊狭！他们是能支配造物的，绝非匍匐在地上而为现实的奴隶的我们所可比。

你们的孩子，不是常常热衷于弄烂泥，骑竹马，折纸鸟，抱泥人的么？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等游戏中，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也不感其苦，把吃饭都忘却。试想想看，他们为甚么这样热中？与农夫的为收获而热中于耕耘，木匠的为工资而热中于斧斤，商人的为财货而热中于买卖，政客的为势利而热中于奔走，是同性质的么？不然，他们没有目的，无所为，无所图。他们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即所谓“自己目的”，这真是艺术的！他们不计利害，不分人我，即所谓“无我”，这真是宗教的！慎勿轻轻地斥他们为“儿戏”！此间大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利己的，都是卑鄙齷齪的，安得像他们的游戏的纯洁而高贵呢！

你们的孩子，不是常常与狗为友，对猫说故事，为泥人啼笑，或者不问物的所有主，擅取邻儿的东西，或把自己家里的东西送给他人的么？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原是平等的，一家的。天地创造的本意，宇宙万物原是一家人，人与狗的阶级，物与我的区别，人与己的界限……这都是后人私造的。钻进这世网而信受奉行这等私造的东

西，至死不能脱身的大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奴隶的“小人”；而物我无间，一视同仁的孩子们的态度，真是所谓“大人”了。



夫人们！这不是虚饰或夸张的话，请各拿出本心来，于清夜细思，一定可以相信天地的灵气独钟于孩子。而他们天天傍在你们的身边，夜夜睡在你们的怀里。你们的幸福何其深呢！

孩子是未来的大人，是未来的世界的主人翁。然而他们的心是造物
的支配者，本来不预备到这世间来做人。所以如前所述，他们不谙
这世间的种种情况。最初指导他们的，便是你们。他们惊讶这世间乍
明乍暗，你们教之曰“这是昼夜”；惊讶这人类乍有乍无，你们教之
曰“这是生死”。渐至山川、草木、禽兽、鱼虫，种种知识，最初无不
由你们传授。善恶、邪正、美丑、优劣等种种意见，最初无不由你们
养成。他们堕地的时候，对于这世间毫无成见，犹之一张白纸，最初
在这白纸上涂色的，是你们。这最初的色是后来所添的一切色的底
子、基础。你们现在的教训，便是预定他们将来的人格。你们现在
的指示，便是预定将来这世界的方针的。人类，世界，在你们的掌握
中。你们的权威何其大呢！





世间做母亲的夫人们！所以我要称赞你们的幸福与权威！

然而夫人们！幸福越深，权威越大，母亲越难做！人类的母亲特别难做，不比做牛类、羊类、猪类、狗类的母亲的容易。牛、羊、猪、狗的母亲，只要喂乳，或者乳也不必喂，只要生出，就可毕母亲的能事。做人类的母亲，决不那样简单。因为人类有文化，有精神，有灵感，不但一个肉躯而已。大智，大慧，大圣，大贤，与夫恶徒，白痴，奴隶，走狗，所负的躯体是一样的，所异者只是一个心。主宰这个心的最初的方向的，是夫人们！你们现在的教训，是预定他们将来的人格；你们现在的指示，是预定这世界的将来的方针的。所以要当心：现在的灯前小语，已经种下将来立己达人，或杀身祸世的根苗；而现在的举手投足，也许埋伏着将来的国家的革命，世界的变迁的动机呢！母亲的责任何其大，母亲何等难做！

夫人们！不要害怕，不要灰心！教养孩子的方法很简便。教养孩子，只要教他永远做孩子，即永远不使失却其孩子之心。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前文所说的孩子的本来的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这世间的造作后的心。明言之，就是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疵、天真烂漫的真心。使成人之后，能动地拿这心来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被动地盲从这世间的已成的习惯，而被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所羁绊。故朱子的注解：“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

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见朱熹《孟子集注·离娄章句下》——编者注。）所谓“通达万变”，所谓“不为物诱”，就是能动地观看这世间，而不受动地盲从这世间。常人抚育孩子，到了渐渐成长，渐渐尽去其痴呆的童心而成为大人模样的时代，父母往往喜慰；实则这是最可悲哀的现状！因为这是尽行放失其赤子之心，而为现世的奴隶了。

要收回这赤子之心，用“教育”的一种方法。故教育的最大的使命，非在于挽回这赤子之心不可。孟子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谓放心者，就是放失了的赤子之心。夫人们是孩子的赤子之心未放失时的最初的教育者，只要为之留意保护，培养，岂不是很简便的么？

大人们的一切事业与活动，大都是卑鄙的；其能庶几仿佛于儿童这个尊贵的“赤子之心”的，只有宗教与艺术。故用宗教与艺术来保护，培养他们这赤子之心，当然最为适宜。从小教以宗教的信仰，出世的思想，勿使其全心固着于地面，则眼光高远，志气博大，即为“大人”。否则，至少从小教以艺术的趣味。音乐，绘画，诗歌，能洗刷心的尘翳，使显出片刻的明净。即艺术能提人之神于太虚，使人得看清楚世界的真相，人生的正路，而不致沉沦，摸索于下面的暗中了。

然而夫人们！这工作全凭你们来做，是你们所独有的事业与功绩。所以我仍是要称赞你们的幸福与权威。

1927年作于江湾缘缘堂

四代京剧缘

文/宋菲君



图1 1948年丰子恺与梅兰芳合影

当年外公丰子恺先生酷爱京剧，外公说他自己“爱平剧（京剧），始于抗战前几年”，“留声机上的平剧音乐，渐渐牵惹人情，使我终于不买西洋音乐片子而专买平剧唱片，尤其是梅兰芳的唱片了”。

抗战时期，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外公丰子恺曾在报上称赞：“我得知他在上海沦陷区坚贞不屈，孤芳自赏；又有友人寄到他的留须的照片。我本来仰慕他的技术，至此又敬佩他的人格，就把照片悬之斋壁，遥祝他的健康。”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不顾生活者，有几人欤？1962年，为纪念梅兰芳逝世一周年，丰子恺撰文赞扬梅兰芳：“这不是胡须，这是英雄的侠骨。他身上兼备儿女柔情与英雄侠骨！……蓄须抗战，此心可与日月争光！……”

外公曾于1947年和1948年两度拜访梅兰芳先生。1947年外公访梅后说：“我平生自动访问素不相识的有名的人，以梅兰芳为第一次。”1948年，他在看了梅先生主演的《洛神》后，又去拜访梅兰芳先生。这次是由梅先生的京二胡琴师倪秋平先生相陪，倪秋平先生早已是外公的崇拜者。

次日，梅兰芳先生到旅馆回访，茶房和账房先生这才知道他们旅馆中住着大画家丰子恺，吃惊之余，纷纷去买纪念册请外公题字。最后，外公留下了这样的感叹：“名满天下”“妇孺皆知”的丰子恺（报纸对外公的评价），还是不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有名。

受外公的影响，大姨丰陈宝、二姨丰宁馨、小姨丰一吟都喜欢京剧。特别是小姨，对京剧居然痴迷到荒废学业的程度。抗战时外公全家住在重庆沙坪坝，小姨在艺专读书时加入了“平剧研究团”，曾演出《武家坡》《女起解》《梅龙镇》等剧（图2），由画家李可染操琴。20世纪50年代，小姨在工作之余，还常常看戏唱戏。外公在小姨的戏

装照上题过一首诗：“为爱西皮与二黄，且施粉墨暂登场。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觑郎。”（图3）

受外公丰子恺和小姨丰一吟的影响，我从小喜欢京剧，初二时就跟小姨买了上海天蟾舞台楼下第二排的票，去看杨宝森的《李陵碑》《审潘洪》，旁边几位操京腔的大人议论道：“这么好的票，给了这孩子算是糟践了。”演出到一半，舞台右边突然有人把一个板凳搬到文场（为京剧伴奏的弦乐器）外面，观众响起“碰头好”（演员出场时观众的喝彩）。我很纳闷为什么给一个板凳叫好，小姨告诉我“杨宝忠要出来拉胡琴了”。杨宝忠是杨宝森的堂哥，是著名的琴师。



图2 小姨丰一吟（左）和大姨丰陈宝在家中自演《梅龙镇》

为爱西皮与二簧且施粉墨暂登场时人永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靓郎
戲題一吟風遠巢偷靚攝影 甲午之春子愷



图3 小姨丰一吟在《凤还巢》中扮程月娥

《李陵碑》中大段悲凉的反二黄在杨宝忠精彩的伴奏中开始：“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到如今只落得兵败荒郊。”观众多次为演员和伴奏叫好。这一大段反二黄为“紧拉慢唱”，杨宝森宽厚苍凉、韵味浓厚的唱腔，杨宝忠紧而不乱的京胡伴奏，再加上著名鼓师杭子和清晰利落的板鼓，达到了京剧艺术的高峰，也深深地震撼了我。

我就此成了京剧迷，跟小姨丰一吟一起，曾看过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荣、李少春、杜近芳等著名演员的剧作，如《龙凤呈祥》《二进宫》《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谲》《游龙戏凤》《林冲夜奔》《桃花扇》等。高三毕业考前夜，我居然去看梅兰芳演的《宇宙锋》。

小姨是票友，唱戏需要有人伴奏，就让我学琴。我深爱王少卿（梅兰芳的京胡琴师）、杨宝忠的京胡演奏。外公的一位朋友蔡介如先生推荐我向当时上海京剧院的老生纪玉良的琴师赵济羹学琴，他原本是著名花脸金少山的琴师，又名“赵喇嘛”，是一位左手琴师，在琴手里享有盛名。赵先生听了我的情况也愿意收徒，但有个要求，要辍学跟他学琴，说将来还可以出国演出，学好了会有大出息，等等。听到这里我犹豫了，书念得这样好，将来只学胡琴，似乎不甘心，外公他们也不赞成。小姨突然想起来：“请倪秋平先生指点一下如何？”倪先生欣然允诺。我终于如愿以偿，向倪秋平先生学了半年京胡，我手里还珍藏着倪师胡琴教材《苏三起解》的手稿（图4）。后来我就在上海陕西南路的外公家为小姨伴奏梅派名剧《霸王别姬》，记得当时外公、姑外婆（外公的姐姐丰满）都在听，院里站满了来听戏的街坊和路人。

听说我考上北大物理系，倪师非常兴奋，他说拉胡琴的一般没有多少文化，“你好好念书，将来做大事，等你退休后我再把梅派胡琴都传给你”。考上北大后我又进北大京剧团拉京二胡，记得最后一次演出是1964年演《法门寺》，此后一搁就是几十年。

几年前集团公司文艺会演，请我代表公司总裁、副总裁演个节目。我重新操琴，请一位女孩唱《霸王别姬》，我为她京胡伴奏，二胡和鼓老都是原来北大京剧团的（图5）。一开场，拉南梆子的“过门”就获得“碰头好”。

虞姬唱到“听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又是满堂彩，大家说想不到我的京胡拉得这么地道。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演唱和伴奏声中，我不禁想起外公和姑外婆早已作古，倪师在“文革”后去了香港，早已失去联系。但《霸王别姬》的“南梆子”“二六”曲调依旧，想想真是人生无常。

近年来，我又向中国戏曲学院的胡琴教师白宝珠重新学琴，并参加北京大学京剧票社“燕南社”的活动和演出（图6）。

京剧胡琴教材

倪秋平稿

第三起腔

反二黄慢板

1960年2月10日

叫板：“也有今日乎”

唱 { 大锣帽儿头 哆罗 (散起) 3 3 3 3 5 6 | 4 2 1 2 3 5 6 3 2 3 5 6 4 3 2 3 5 6 5 3 2 }

11号 { 2 5 6 5 3 2 1 2 3 2 5 2 3 2 1 2 7 6 5 6 7 2 5 6 1 5 6 4 5 6 3 | 2 1 3 2 1 2 2 2 1 2 3 2 5 6 5 1 5 6 3 2 5 6 1 5 6 7 6 5 6 1 5 4 3 2 3 5 6 5 3 2 }

{ 2 5 6 5 3 2 1 2 3 2 5 2 3 2 1 2 7 6 5 6 7 2 5 6 1 5 6 4 5 6 3 | 2 1 3 2 1 2 2 2 1 2 3 2 5 6 5 1 5 6 3 2 5 6 1 5 6 7 6 5 6 1 5 4 3 2 3 5 6 5 3 2 }

{ 2 5 6 5 3 2 1 2 3 2 5 2 3 2 1 2 7 6 5 6 7 2 5 6 1 5 6 4 5 6 3 | 2 1 3 2 1 2 2 2 1 2 3 2 5 6 5 1 5 6 3 2 5 6 1 5 6 7 6 5 6 1 5 4 3 2 3 5 6 5 3 2 }

{ 2 1 6 5 3 2 1 2 2 1 6 5 6 4 5 6 3 | 5 5 3 2 1 1 6 1 2 5 3 1 5 5 3 2 1 1 6 1 2 3 1 6 5 2 1 }

{ 2 2 2 3 2 3 2 1 6 0 | 5 5 3 0 4 6 3 2 2 1 2 | 2 2 2 1 2 3 5 6 2 3 2 1 6 0 1 2 | 5 5 3 2 1 4 6 3 2 3 2 1 1 2 | 3 3 3 2 7 6 2 2 7 6 5 6 | 1 - 0 0 | 3 3 3 2 7 6 2 2 6 2 7 6 5 3 5 6 | 1 1 2 1 1 2 5 5 3 5 6 1 6 | }

（起反二黄）

图4 倪秋平先生琴谱



图5 宋菲君为京剧《霸王别姬》伴奏



图6 宋菲君（左二）参加北京大学京剧演出



图7 女儿宋莹芳剧照

不久前，当音乐教师的女儿莹芳也爱上了京剧，向京剧团的老师学唱了《穆桂英挂帅》，我曾为她伴奏《一家人闻边报雄心振奋》。我欣赏女儿那纯正的梅派唱腔，看她的剧照（图7），不禁无比感慨：从外公、小姨到我自己，再到我女儿，丰子恺一家竟有四代京剧缘！



宋菲君《逃避与追求》



宋菲君《蚂蚁搬家》



宋菲君《买粽子》



宋菲君《小母亲》



宋菲君《湖上酒家》



宋菲君《阿大去借米 乞得提灯归》



宋菲君《姊妹》



宋菲君《星期日是母亲的烦恼日》

珍贵的速写本

文/宋菲君



图1 外公与小舅丰新枚和我一起阅读《文汇报》上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的报道（当时我在上海复兴中学读初二）

我是丰家长外孙，从贵州遵义到重庆、杭州、上海，我曾长期生活在外公身边，一直到1960年考上北大物理系。当年我常常在外公身边看他画画，回家后自己也学着画，但怎么也画不好。

记得初二时，我写了一封信给外公，希望向外公学习古文诗词和绘画。外公立刻回信：“菲君，你想学古文和画画，我一定都教你。”从此，每个周末我都去外公家，背完古文诗词后就向外公学画

画，从速写学起。外公告诉我：“用寥寥数笔画下最初所得的主要印象，最为可贵。漫画之道，是用省笔法来迅速描写灵感，仿佛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记得当时我正在看莫泊桑的《项链》。（图1）

高二那年外公带我去杭州游西湖，看见生机盎然的湖滨，他当时就画了下来（图2，上）。不久，外公依据这幅速写画了彩色画《人民的西湖》（图2，下），在报刊上发表，让我看到“用寥寥数笔描写下来的灵感”演变为一幅著名彩色漫画的全过程，这真是一个无比生动的例子。





图2 丰子恺《人民的西湖》，图上为写生，图下为彩色漫画

外公送我的速写本是一本拍纸本，钉在硬纸板上，用细绳系一根短的**6B**铅笔，可以带在身边，将不同的人物情景随时画下来作为创作的素材。有几本速写本我保存至今，图3是我当年的速写作品。

外公每周都看我的速写本并修改。看到这些初级、稚嫩的生习作，外公做了简单的修改，并经常鼓励我。记得外公说：“《挑担》神态不错；《赶路者》右面的人上下身比例差一点，脚（南方话中，脚泛指腿）的画法有点像我的画。”在速写《早操》（图3-8）上，还保留了当年外公修改的笔痕；在另一幅写生（图3-10）上，还留有外公的批注“比例不正确”。

我是无比幸福的，能够得到艺术大师的亲自指导。我又是用功的学生，一面听讲，一面做笔记（图4）：

听了外公的精辟分析，我得到了如下几点收获：画随便什么东西都要看大体、看主流。写生尤其如此。小孩的眼睛位于头部以下，大人则恰处于1/2处。



(1) 小组会



(2) 挑担



(3) 赶路者



(4) 荷花



(5) 拉胡琴



(6) 买山芋



(7) 读俄文（画中是我父亲）



(8) 早操



(9) 外公



(10) “比例不正确”



(11) 西湖船工



(12) 沉思

图3 宋菲君当年的速写作品



图4 宋菲君的听课笔记

听了外公的指导，我的速写有了进步。小舅丰新枚说我画的《外公》（图3-9）“有点像外公”。看了《西湖船工》（图3-11）、《沉思》（图3-12），外公说：“画得好点了。”

又一次外公带我去杭州，在旅馆里他用铅笔画了两幅《旧时代西湖回忆》的草稿，以其中一幅为素材画的漫画发表在报刊上（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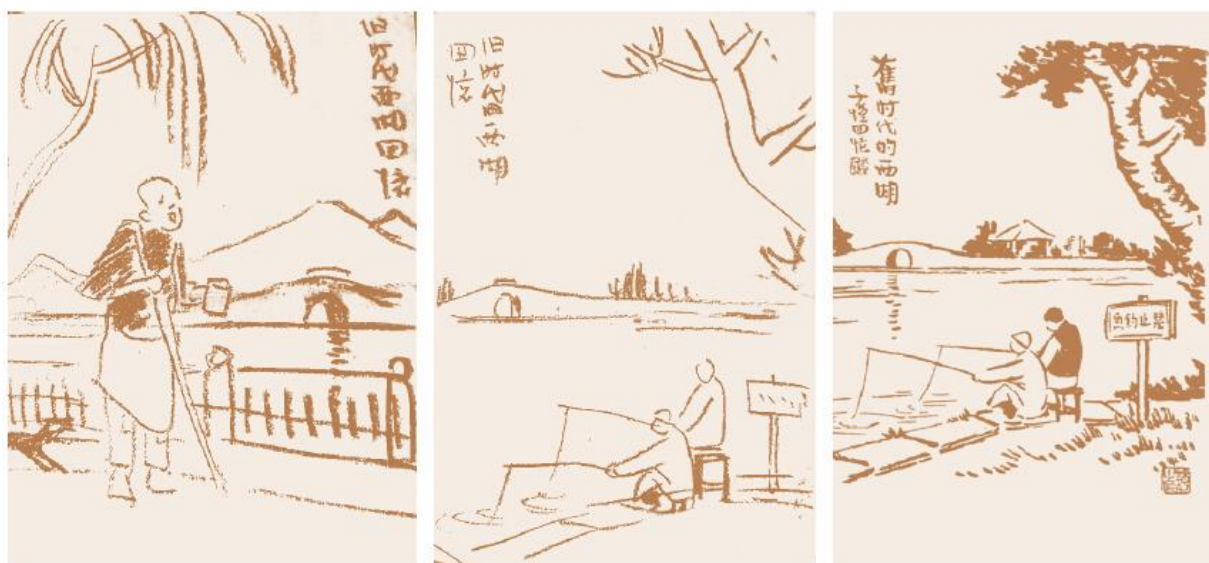


图5 丰子恺《旧时代西湖回忆》，左、中图为画稿，右图为发表在报刊上的画《旧时代的西湖——子恺回忆》



图6 丰子恺手稿《盖叫天》



图7 丰子恺手稿《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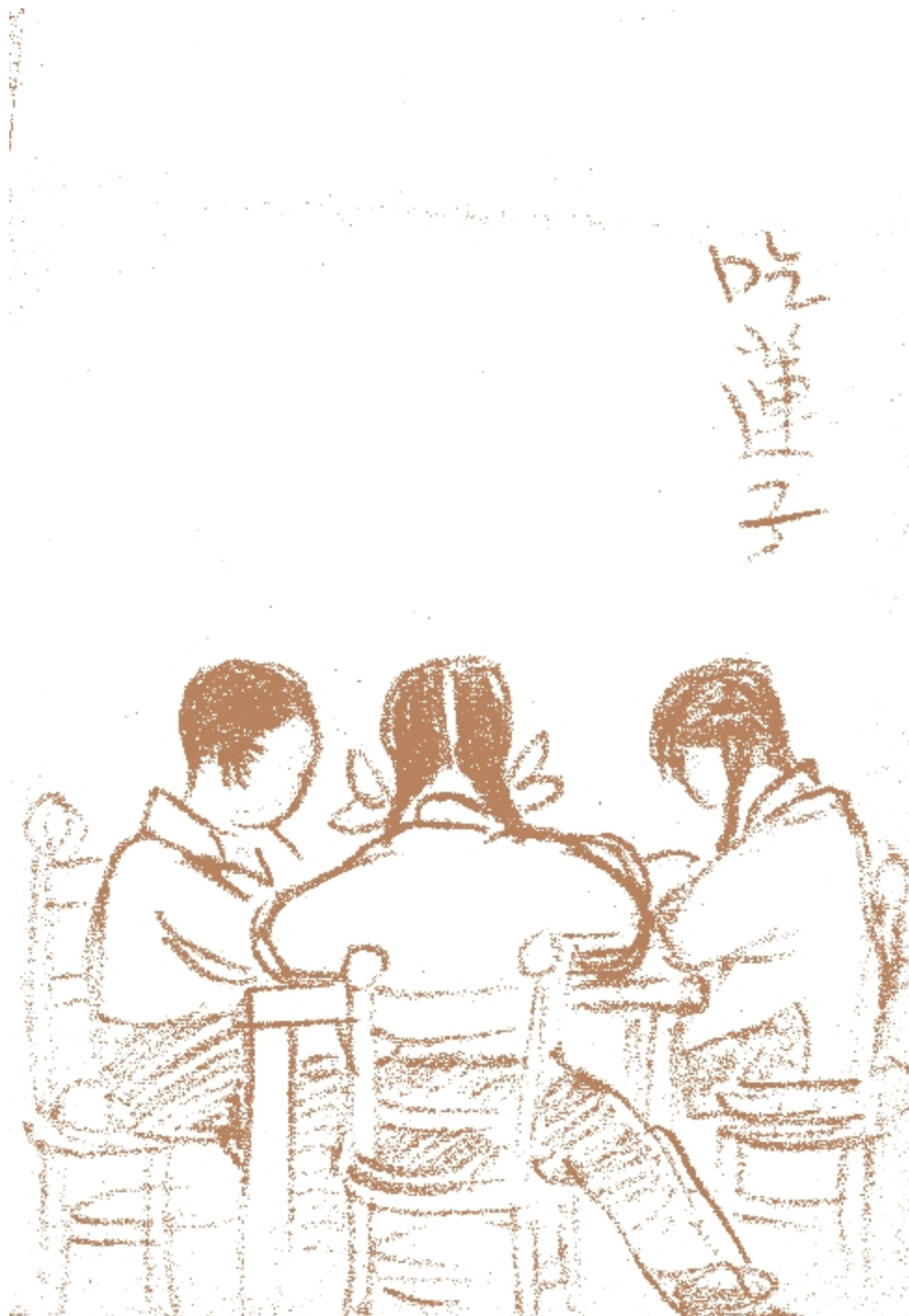


图8 丰子恺手稿《吃莲子》

我手里还珍藏了外公的一册速写本，其中有著名京剧演员盖叫天的像。当年盖叫天也是浙江省政协委员，可能是开会发言时外公为其画的速写（图6、7）。

我的笔记上还记录着外公的话：“今后应当继续写生，使原有的基础巩固，再描摹几幅，学学别人的笔法。以后便可以用毛笔了。毛笔画深深淡淡，粗细听便，画出来的图必将生意盎然。”

我用毛笔画出的第一幅“仿丰画”是《郎骑竹马来》（图9）。没有想到，四十年后我又画了这幅“仿丰画”（111页图）。

我向外公学画一直学到高三，文理分科时听了外公的建议选择理科，考上北大物理系后，功课太紧，就没有继续画画，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继续向小姨学“仿丰画”。对我而言，向艺术大师丰子恺学画的过程，是启蒙，是一段无比宝贵的经历。



图9 宋菲君读中学时的毛笔画作《郎骑竹马来》



宋菲君《郎骑竹马来》



宋菲君《假三层楼》

酒家速写

菲君



宋菲君《酒家速写》



宋菲君《唱歌归去》



宋菲君《茶店一角》



宋菲君《兼母之父》



宋菲君《苏州所见》

立等

菲君



宋菲君《立等》



宋菲君《惊呼》



宋菲君《兴奋之群》



宋菲君《从三文钱一碗吃到四百元一碗》

飯店速寫

菲君



宋菲君《饭店速写》



宋菲君《张家长李家短》



宋菲君《饭店速写》



宋菲君《被弃的猫》

品格课

圓滿的人格好比
一个鼎，“真善美”好
比鼎的三足……
真善生美，美生艺术。



艺术和艺术家

圆满的人格好比一个鼎，“真善美”好比鼎的三足。缺了一足，鼎就站不住，而三者之中，相互的关系又如下：“真”“善”为“美”的基础。“美”是“真”“善”的完成。“真”“善”好比人体的骨骼，“美”好比人体的皮肉。

真善生美，美生艺术。故艺术必具足真善美，而真善必须受美的调节。一张纸上漫无伦次地画许多山，真是真的，善是善的，但是不美，故不能称为画。琴瑟笙箫漫无伦次地发许多音，真是真的，善是善的，但是不美，故不能称为乐。真和善，必须用美来调节，方成为艺术。

这道理又可用礼来比方。古人解释礼字，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天理、人事，就好比真和善。节文、仪则，就好比美。古书中说：“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子的父亲痛打他一顿。曾子被打得死去活来，立刻弹琴，其意要使父亲知道不曾打死，可以放心。这可算是孝之至了。但是孔子反而骂他大不孝。说他不晓得权变，无异杀其父之子。这就是因为曾子只知一味的孝，而无节制。换言之，曾子这种孝法真是真了，善是善了，但是不美，故不成为艺术（艺术就是礼）。子路一味好勇，孔子骂他说：“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也是因为子路一味好勇，不知节制，换言之，子路的勇真是真了，善是善了，但是不美，故不成为艺术。孝和勇，都是天理，都是人事。但这天理必须加以节文，这人事必须加以仪则，方合乎礼。节文和仪则，就是“节制”。在艺术上，真善加了节制便成为美。

礼是天理与人事之节文与仪则。同理，“艺术是声和色的节文与仪则”。小猫爬到了钢琴的键盘上，各种声音都有，但不成为乐曲。画家的调色板上，各种颜色都有，但不成为画。何以故？因为只有声色而

没有节文与仪则的原故。故可知“节制”是造成艺术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要用绘画上的构图来说明这道理。因为构图法最容易说得清楚。



所谓构图，就是物象在纸上的布置。画一个人，这个人在纸上如何摆法，是一大问题。太大也不好，太小也不好，太正也不好，太偏也不好。必也不大不小，不正不偏，才有安定帖妥之感。安定帖妥之感，就是美感。中国古人对于瓶花的插法费很大的研究，便是构图的研究。龚定庵诗云：“瓶花帖妥炉烟定，觅我童心廿六年。”眼睛看见帖妥的姿态，心中便生美感，可以使人感怀人生。插花虽是小事，其理甚为深广，可以应用在任何时代的人类生活中，可以润泽任何时代的人类生活。幸勿视为邈小。

构图法中的“多样统一”，含义更深。多样犹似天理人事，统一犹似节文仪则。例如画三个苹果，连续并列在当中。统一则统一矣，但无变化，不多样。虽有规则，而不自然，不算尽美。反之，东一个，西一个，下边再一个，历乱布置。多样则多样矣，但无条理，不统一。不美，不成为艺术。故统一而不多样，多样而不统一，皆有缺点。必须多样而又统一，统一而又多样，方成为尽美的艺术。多样统一的三个苹果如何布置？没有一定。要之，有变化而又安定帖妥的，都是多样统一的好构图。这个道理，可用孟子所说的“礼”和“权”来比方：“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孔子的书里也有一个比方：“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多样统一的。换言之，是艺术的。



我所见的艺术，其意义大致如此。照这意义说，艺术以人格为先，技术为次。倘其人没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具有人类的弱点（傲慢、浅薄、残忍等），则虽开过一千次个人作品展览会，也只是“形式的艺术家”。反之，其人向不作画，而具足艺术的心，便是“真艺术家”。故曰，无声之诗无一字，无形之画无一笔。在现今的世间，尤其是在西洋，一般人所称道的艺术家，多数是“形式的艺术家”。而在一

般人所认为非艺术家的人群中，其实有不少的“真艺术家”存在着，其生活比有名的艺术家的生活更“艺术的”。

二十九年 [1940] 作

一封家书

文/宋菲君



翦冬青聯想





图1 丰子恺《剪冬青联想》

外公描述自己画中的景物是“多样的统一”：世间万物本来具有无比丰富的多样性，英文叫diversity。

外公在谈及“百花齐放”时曾说：“‘花不知名分外娇’，在小花、无名花中，也有很香很美丽的，也都应该放，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既然是香花，是应该放的花，那么最好让它自己生长，不要‘帮’它生长，不要干涉它。种冬青做篱笆，本来是很好的。株株冬青，或高或矮，原是它们的自然姿态，很好看的。但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剪齐，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千篇一律，有什么好看呢？”（图1）这是外公对文艺作品的认识，也是他对培养子女的态度。

外公也用艺术家的眼光和高度来看待孩子的教育培养。首先，每个孩子都有区别于其他孩子的长处和不足，对不同孩子的“因材施教”极为重要。作为父母，让孩子们在快乐成长的同时，渐渐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就应当为孩子们创造条件、搭建平台，使孩子成为各自领域中有作为、有成就的专门人才。他不赞成父母代替孩子设计人生道路，也不同意用一种大一统的模式培养所有的孩子。

丰家的子女后代，有的当英语系教授，有的当编辑、翻译，有的当专利事务所的经理，有的当大学数学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几乎个个有成就。小姨从社科院文学所退休后，则专心研究、弘扬丰子恺的艺术成就，成为丰子恺艺术的传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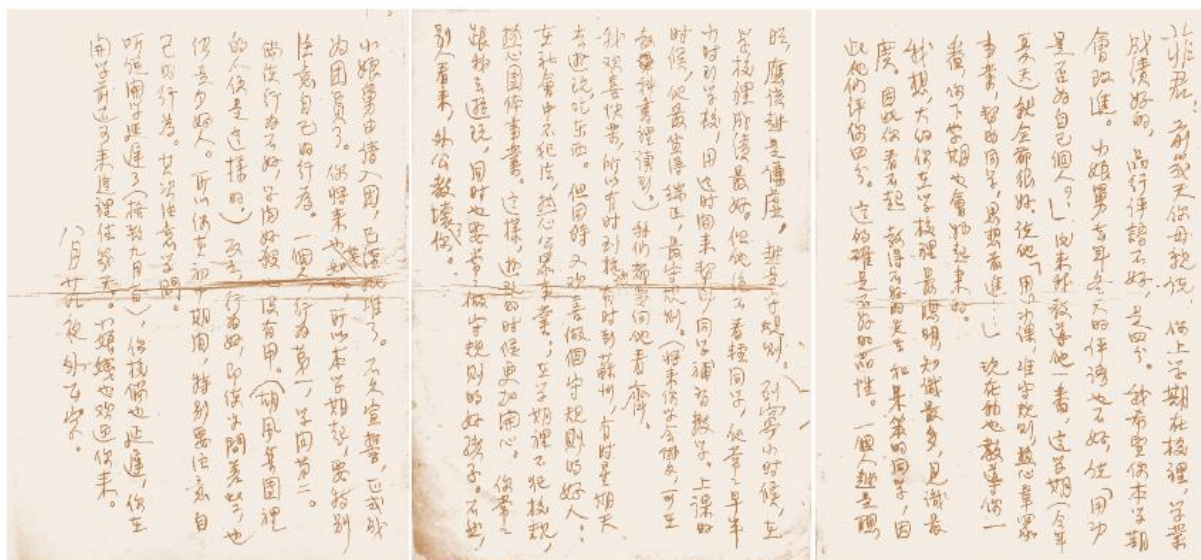


图2 丰子恺写给宋菲君的信

但是，对所有孩子的教育又具有共性。他曾多次引用他的老师李叔同的话“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译为现代话，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可见李先生平日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告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我至今还珍藏着一封家书，是外公写给我的（图2）。那是1954年我正上初一的时候，外公了解到我在学校的表现后写的：

菲君：

前几天你母亲说，你上学期在校里，学业成绩好的，品行评语不好，是四分^注。我希望你本学期会改进。

.....

我想，大约你在学校里最聪明，知识最多，见识最广。因此你看不起教得不好的先生和呆笨的同学，因此他们评你四分。这的确是不好的品性。一个人越是聪明，应该越是谦虚，越是守规则.....

你常常跟我去游玩，同时也要常常做守规则的好孩子。不然，别人看来，外公教坏了你。

.....

所以本学期起，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行为。一个人，行为第一，学问第二。倘使行为不好，学问好杀也没有用。反之，行为好，即使学问差些，也仍是好人。所以你在初中期间，特别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其次注意学问。

.....

回忆起来，外公很少批评孩子，这是他对我绝无仅有的一次严厉批评。特别是讲到了“行为第一，学问第二”，这是做人的一个准则，也是丰家子女做人行事的规范——信念，规则，信用。收到这封信后我想了很久，深感自责。

收到外公的来信后，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去外公家。后来到底忍不住，跟我母亲一起去了，低着头叫了声“外公”。外公答应了，他说“菲君改了就好”，接着就带我和小舅去逛城隍庙。我的心情立刻放松了，记得那天玩得格外愉快。

从此我牢记外公的教导，以“行为第一，学问第二”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大学毕业后，我从事物理学和光学工程的研究开发五十余年，曾长期担任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负责国际业务。我引用李叔同先生的话“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要求大家首重人格修养，次重贸易业务；如果利益和信誉有冲突，宁肯失去暂时的利益，也不可失信于人。只有严格遵守规范，信誉第一，“行为第一”，才能进入国际市场。

2005年在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主席授予我Fellow SPIE证书后，选举委员会主席高田（Takada）教授告诉我：“十多个欧美大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首席执行官为你写了推荐函，你是少有的学者型企业家。”我想，推荐我，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学问，更重要的大约是我的人品和团队的表现吧。

外公是艺术大师，他也许不曾想到自己的外孙有朝一日会主持上市公司的国际业务，发展到美国乃至欧洲国家。我常常想，外公留给子孙的“行为第一，学问第二”的教导，是一笔多么丰厚的遗产！

馄饨担

宋菲君



宋菲君《馄饨担》



宋菲君《高柜台》



宋菲君《孤云》



宋菲君《吾徒胡为纵此乐 暴殄天物圣所哀》



宋菲君《生机》



宋菲君《高谈》

似愛之虐

菲君



宋菲君《似爱之虐》



宋菲君《晨出》

向後轉

宋菲君



宋菲君《向後轉》



宋菲君《长孙抱幼子》



宋菲君《好问的学生》



宋菲君《哀鸣》

粥肉兒

宋菲君



宋菲君《粥儿》



宋菲君《劳动节特刊的读者 不是劳动者》

脚夫

宋菲君



宋菲君《脚夫》

渴者

菲君



宋菲君《渴者》



宋菲君《我的腿》



宋菲君《衣冠之威》

跌一跤且坐坐

菲君



宋菲君《跌一跤且坐坐》



宋菲君《小学时代的先生》



宋菲君《冬日街头》

劫法場

菲君



宋菲君《劫法场》



宋菲君《争食》



宋菲君《得其所欲 得其所哉》



宋菲君《生离欵 死别欵》

最後的吻

菲君



宋菲君《最后的吻》

1. 当时学校品德评分为五分制，一般学生都得五分，137四分就算“较差”，三分为及格。

素养课

世间之乐不在于实行
而在于希望，犹似风
景之美不在于其中而
在于其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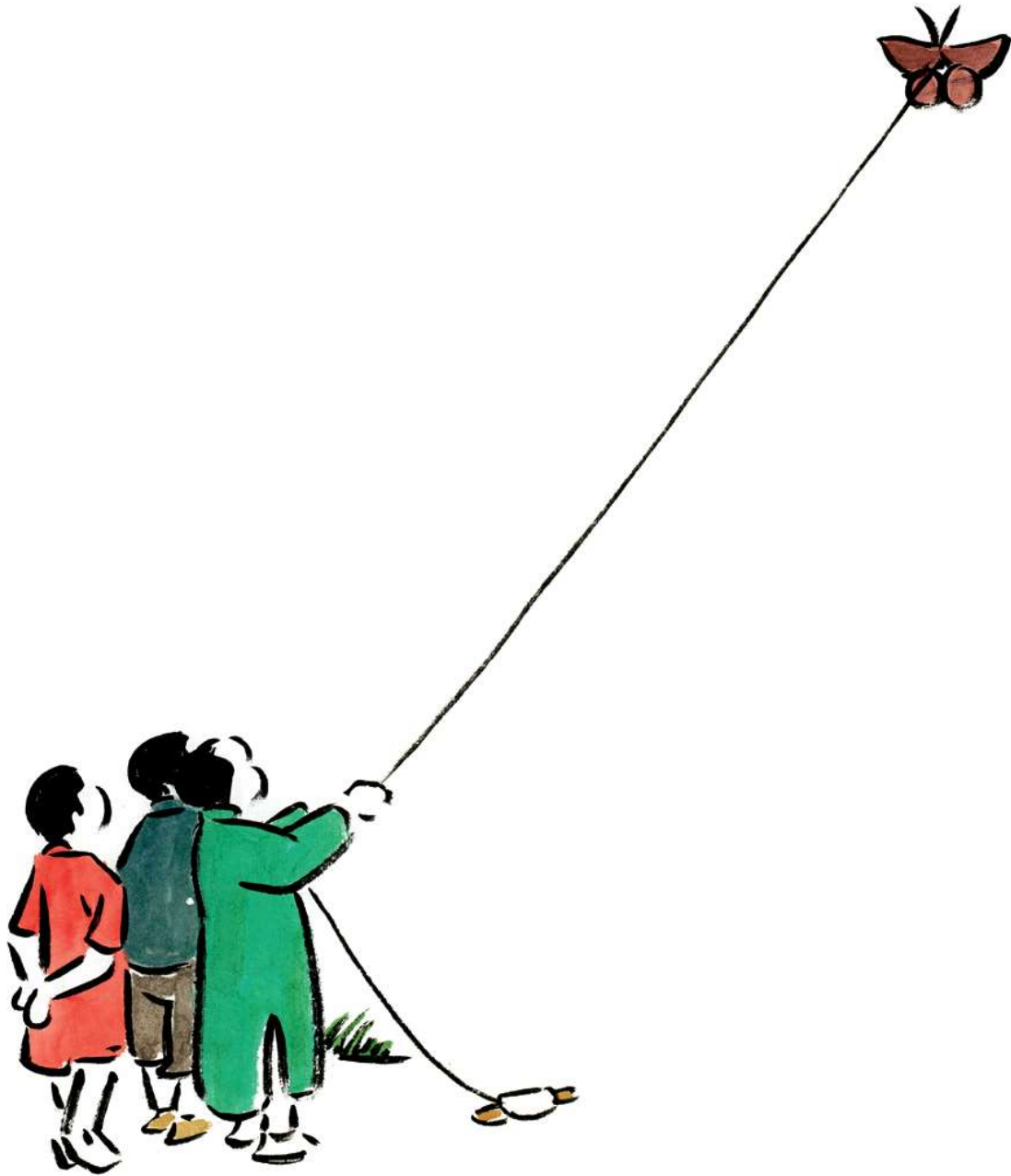


艺术的效果

文/丰子恺

艺术常被人视为娱乐的、消遣的玩物，故艺术的效果也就只是娱乐与消遣而已。有人反对此说，为艺术辩护，说艺术是可以美化人生，陶冶性灵的。但他们所谓“美化人生”，往往只是指房屋、衣服的装饰；他们所谓“陶冶性灵”，又往往是附庸风雅之类的浅见。结果把艺术看作一种虚空玄妙、不着边际的东西。这都是没有确实地认识艺术的效果之故。

艺术及于人生的效果，其实是很简明的：不外乎吾人面对艺术品时直接兴起的作用，及研究艺术之后间接受得的影响。前者可称为艺术的直接效果，后者可称为艺术的间接效果。即前者是“艺术品”的效果，后者是“艺术精神”的效果。



直接效果，就是我们创作或鉴赏艺术品时所得的乐趣。这乐趣有两方面，第一是自由，第二天真。试分述之：

研究艺术（创作或欣赏），可得自由的乐趣。因为我们平日的生活，都受环境的拘束。所以我们的心的自由舒展，我们对付人事，要谨慎小心，辨别是非，打算得失。我们的心境，大部分的时间是戒严的。惟有学习艺术的时候，心境可以解严，把自己的意见、希望与理想自由地发表出来。这时候，我们享受一种快慰，可以调剂平时生活的苦闷。例如世间的美景，是人们所喜爱的。但是美景不能常出现。我们的生活的牵制又不许我们常去找求美景。我们心中要看美景，而实际上不得不天天厕身在尘嚣的都市里，与平凡、污旧而看厌了的环境相对。于是我们要求绘画了。我们可在绘画中自由描出所希望的美景。雪是不易保留的，但我们可使它终年不消，又并不冷。虹是转瞬就消失的，但我们可使它永远常存，在室中，在晚上，也都可以欣赏。鸟见人要飞去的，但我们可以使它永远停在枝头，人来了也不惊。大瀑布是难得见的，但我们可以把它移到客堂间或寝室里来。上述的景物无论自己描写，或欣赏别人的描写，同样可以给人心一种快慰，即解放、自由之乐。这是就绘画讲的。更就文学中看：文学是时间艺术，比绘画更为生动。故我们在文学中可以更自由地高歌人生的悲欢，以遣除实际生活的苦闷。例如我们这世间常有饥寒的苦患，我们想除掉它，而事实上未能做到。于是在文学中描写丰足之乐，使人看了共爱，共勉，共图这幸福的实现。古来无数描写田家乐的诗便是其例。又如我们的世间常有战争的苦患。我们想劝世间的人不要互相侵犯，大家安居乐业，而事实上不能做到。于是我们就在文学中描写理想的幸福的社会生活，使人看了共爱，共勉，共图这种幸福的实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便是一例。我们读到“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等文句，心中非常欢喜，仿佛自己做了渔人或桃花源中的一个住民一样。我们还可在这等文句外，想象出其他的自由幸福的生活来，以发挥我们的理想。有人说这些文学是画饼充饥，聊以自慰而已。其实不然，这是理想的实现的初步。空想与理想不同。

空想原是游戏似的，理想则合乎理性。只要方向不错，理想不妨高远。理想越高远，创作欣赏时的自由之乐越多。

其次，研究艺术，可得天真的乐趣。我们平日对于人生自然，因为习惯所迷，往往不能见到其本身的真相。惟有在艺术中，我们可以看见万物的天然的真相。例如我们看见朝阳，便想道，这是教人起身的记号。看见田野，便想道，这是人家的不动产。看见牛羊，便想道，这是人家的牲口。看见穷人，便想道，他是穷的原故。在习惯中看来，这样的思想，原是没有错误的；然而都不是这些事象的本身的真相。因为除去了习惯，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岂可如此简单地武断？朝阳，分明是何等光明灿烂，神秘伟大的自然现象！岂是为了教人起身而设的记号？田野，分明是自然风景的一部分，与人家的产业何关？牛羊，分明自有其生命的意义，岂是为给人家杀食而生的？穷人分明是同样的人，为什么偏要受苦呢？原来造物主创造万物，各正性命，各自有存在的意义，当初并非以人类为主而造。后来“人类”这种动物聪明进步起来，霸占了这地球，利用地球上的其他物类来供养自己。久而久之，成为习惯，便假定万物是为人类而设的；果实是供人采食而生的，牛羊是供人杀食而生的，日月星辰是为人报时而设的；甚而至于在人类自己的内部，也由习惯假造出贫富贵贱的阶级来，大家视为当然。这样看来，人类这种动物，已被习惯所迷，而变成单相思的状态，犯了自大狂的毛病了。这样说来，我们平日对于人生自然，怎能看见其本身的真相呢？艺术好比是一种治单相思与自大狂的良药。惟有在艺术中，人类解除了一切习惯的迷障，而表现天地万物本身的真相。画中的朝阳，庄严伟大，永存不灭，才是朝阳自己的真相。画中的田野，有山容水态，绿笑红颦，才是大地自己的姿态。美术中的牛羊，能忧能喜，有意有情，才是牛羊自己的生命。诗文中的贫士、贫女，如冰如霜，如玉如花，超然于世故尘网之外，这才是人类本来的真面目。所以说，我们惟有在艺术中可以看见万物的天然的真相。我们打破了日常生活的传统习惯的思想而用全新至净的眼光来创作艺术、欣赏艺术的时候，我们的心境豁然开朗，自由自

在，天真烂漫。好比做了六天工作逢到一个星期日，这时候才感到自己的时间的自由。又好比长夜大梦一觉醒来，这时候才回复到自己的真我。所以说，我们创作或鉴赏艺术，可得自由与天真的乐趣，这是艺术的直接的效果，即艺术品及于人心的效果。





间接的效果，就是我们研究艺术有素之后，心灵所受得的影响，换言之，就是体得了艺术的精神，而表现此精神于一切思想行为之

中。这时候不需要艺术品，因为整个人生已变成艺术品了。这效果的范围很广泛，简要地说，可指出两点：第一是远功利，第二是归平等。

如前所述，我们对着艺术品的时候，心中撤去传统习惯的拘束，而解严开放，自由自在，天真烂漫。这种经验积得多了，我们便会酌取这种心情来对付人世之事，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把人世当作艺术品看。我们日常对付人世之事，如前所述，常是谨慎小心，辨别是非，打算得失的。换言之，即常以功利为第一念的。人生处世，功利原不可不计较，太不计较是不能生存的。但一味计较功利，直到老死，人的生活实在太冷酷而无聊，人的生命实在太廉价而糟蹋了。所以在不妨碍实生活的范围内，能酌取艺术的非功利的心情来对付人世之事，可使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所以说，远功利，是艺术修养的一大效果。例如对于雪，用功利的眼光看，既冷且湿，又不久留，是毫无用处的。但倘能不计功利，这一片银世界实在是难得的好景，使我们的心眼何等地快慰！即使人类社会不幸，有人在雪中挨冻，也能另给我们一种艺术的感兴，像白居易的讽喻诗等。但与雪的美无伤，因为雪的美是常，社会的不幸是变，我们只能以常克变，不能以变废常的。又如瀑布，不妨利用它来舂米或发电，作功利的打算。但不要使人为的建设妨碍天然的美，作杀风景的行为。又如田野，功利地看来，原只是作物的出产地，衣食的供给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实在是一种美丽的风景区。懂得了这看法，我们对于阡陌、田园，以至房屋、市街，都能在实用之外讲求其美观，可使世间到处都变成风景区，给我们的心眼以无穷的快慰。而我们的耕种的劳作，也可因这非功利的心情而增加兴趣。陶渊明《躬耕》诗有句云：“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便是在功利的工作中酌用非功利的态度的一例。

最后要讲的艺术的效果，是归平等。我们平常生活的心，与艺术生活的心，其最大的异点，在于物我的关系上。平常生活中，视外物

与我是对峙的。艺术生活中，视外物与我是一体的。对峙则物与我有隔阂，我视物有等级。一体则物与我无隔阂，我视物皆平等。故研究艺术，可以养成平等观。艺术心理中有一种叫做“感情移入”的（德名 *Einfühlung*，英名 *Empathy*），在中国画论中，即所谓“迁想妙得”。就是把我的心移入于对象中，视对象为与我同样的人。于是禽兽、草木、山川、自然现象，皆有情感，皆有生命。所以这看法称为“有情化”，又称为“活物主义”。画家用这看法观看世间，则其所描写的山水花卉有生气，有神韵。中国画的最高境“气韵生动”，便是由这看法而达得的。不过画家用形象、色彩来把形象有情化，是暗示的；即但化其神，不化其形的。故一般人不易看出。诗人用言语来把物象有情化，明显地直说，就容易看出。例如禽兽，用日常的眼光看，只是愚蠢的动物。但用诗的眼光看，都是有理性的人。如古人诗曰：“年丰牛亦乐，随意过前村。”又曰：“惟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推广一步，植物亦皆有情。故曰：“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又曰：“可怜汶上柳，相见也依依。”并推广一步，矿物亦皆有情。故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又曰：“人心胜潮水，相送过浔阳。”更推广一步，自然现象亦皆有情。故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又曰：“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此种诗句中所咏的各物，如牛、燕、岸花、汶上柳、敬亭山、潮水、明月、春风等，用物我对峙的眼光看，皆为异类。但用物我一体的眼光看，则均是同群，均能体恤人情，可以相见、相看、相送，甚至于对饮。这是艺术上最可贵的一种心境。习惯了这种心境，而酌量应用这态度于日常生活上，则物我对敌之势可去，自私自利之欲可熄，而平等博爱之心可长，一视同仁之德可成。就事例而讲：前述的乞丐，你倘用功利心、对峙心来看，这人与你不关痛痒，对你有害无利；急宜远而避之，叱而去之。若有人说你不慈悲，你可振振有词：“我有钞票，应该享福；他没有钱，应该受苦，与我何干？”世间这样存心的人很多。这都是功利迷心，我欲太深之故。你倘能研究几年艺术，从艺术精神上学得了除去习惯的假定，撤去物我的隔阂的方面而观看，便见一切众生皆平等，本无贫富与贵贱。乞

丐并非为了没有钞票而受苦，实在是为了人心隔阂太深，人间不平等而受苦。唐朝的诗人杜牧有幽默诗句云：“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看似滑稽，却很严肃。白发是天教生的，可见天意本来平等，不平等是后人造作的。学艺术是要恢复人的天真。

1941年1月20日作





课儿

文/宋菲君

丰家有“家学”的传统，可形象地称为“课儿”。

所有的孩子在上小学前都要参加“课儿”，也都喜欢这个课程。上学后，在课余时间和周末继续学习。在浙江桐乡缘缘堂、嘉兴金明寺弄，在抗战逃难的路上，在富春江的船上，在杭州桐庐、武汉、长沙，在桂林泮塘岭，在贵州遵义湄潭浙大宿舍，在重庆沙坪小屋，在杭州里西湖静江路85号，在上海陕西南路日月楼……“课儿”始终在进行。

“课儿”由外公亲自教授，孩子们既是兄弟姐妹、舅甥，又是同学。年长的儿女还担任TA（助教），给年轻的孩子辅导。我是丰家的长外孙，曾长期生活在外公丰子恺身边，直到十八岁考上北大物理系到北京读书，有幸亲历了外公家的“课儿”。“课儿”的特点是“养成教育”，外公的养成教育尤其重视对后辈综合素质的培养，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个人永远都不要把专业知识的学习放于首位，要立足于提高人的一般能力。”爱因斯坦所说的“一般能力”，正是综合素质。

“课儿”既有“基础课”，又有“专业课”。在基础课中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学习外语。他又根据孩子的特长和兴趣爱好，创造条件让孩子学习音乐、美术、京剧等，接近于“专业课”。

从“行行重行行”到“落霞与孤鹜齐飞”

外公的文学修养非常厚重，他把中国古典文学作为“课儿”的第一必修课。上中学时我每周去外公家，他会先让我背上周学的古文诗

词，再教新课。诗词一般每周教二十首左右，古文学一篇，由外公亲授，取材很广，包括《诗经》《苏批孟子》《古文观止》《古诗十九首》《古唐诗合解》《白香词谱笺》等，从《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学到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母亲手头有一本外公用复写纸手写的词选，题材广泛，收录了李煜、温庭筠、晏殊、晏几道、范仲淹、柳永、欧阳修、苏东坡、秦观、黄庭坚、姜白石、李清照、辛弃疾、朱彝尊等的名篇；还收录一些不常见到的作者的词，例如佛印禅师、仲殊、花蕊夫人、萨都刺、徐君宝妻的作品。母亲说，在抗战逃难路上买不到书，这是外公给他们写的教材。可惜这本珍贵的手抄诗词教材找不到了。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外公为我讲授诗词的课本《古唐诗合解》和《唐宋名家词选》（图1~4）。在杜甫诗《登高》的页眉上标有“8.17”，即外公授课日期为某年（可能是1956年）8月17日。

外公的教学很有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边讲解边画图示意。记得学李商隐的《马嵬》“此日六军同驻马”、学陈鸿的《长恨歌》“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时，外公就画一匹马，旁边站着持戟的御林军士兵。由于图文并茂，记忆非常深刻。可惜这些画没有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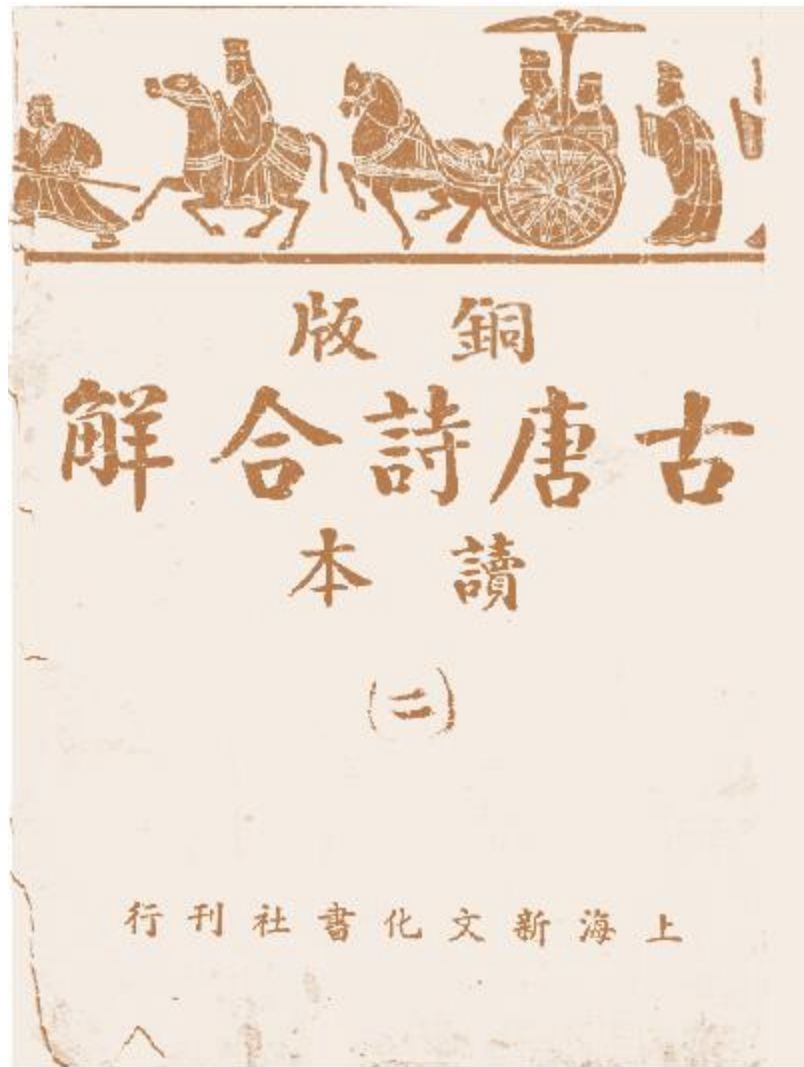


图1 “课儿”的教材《古唐诗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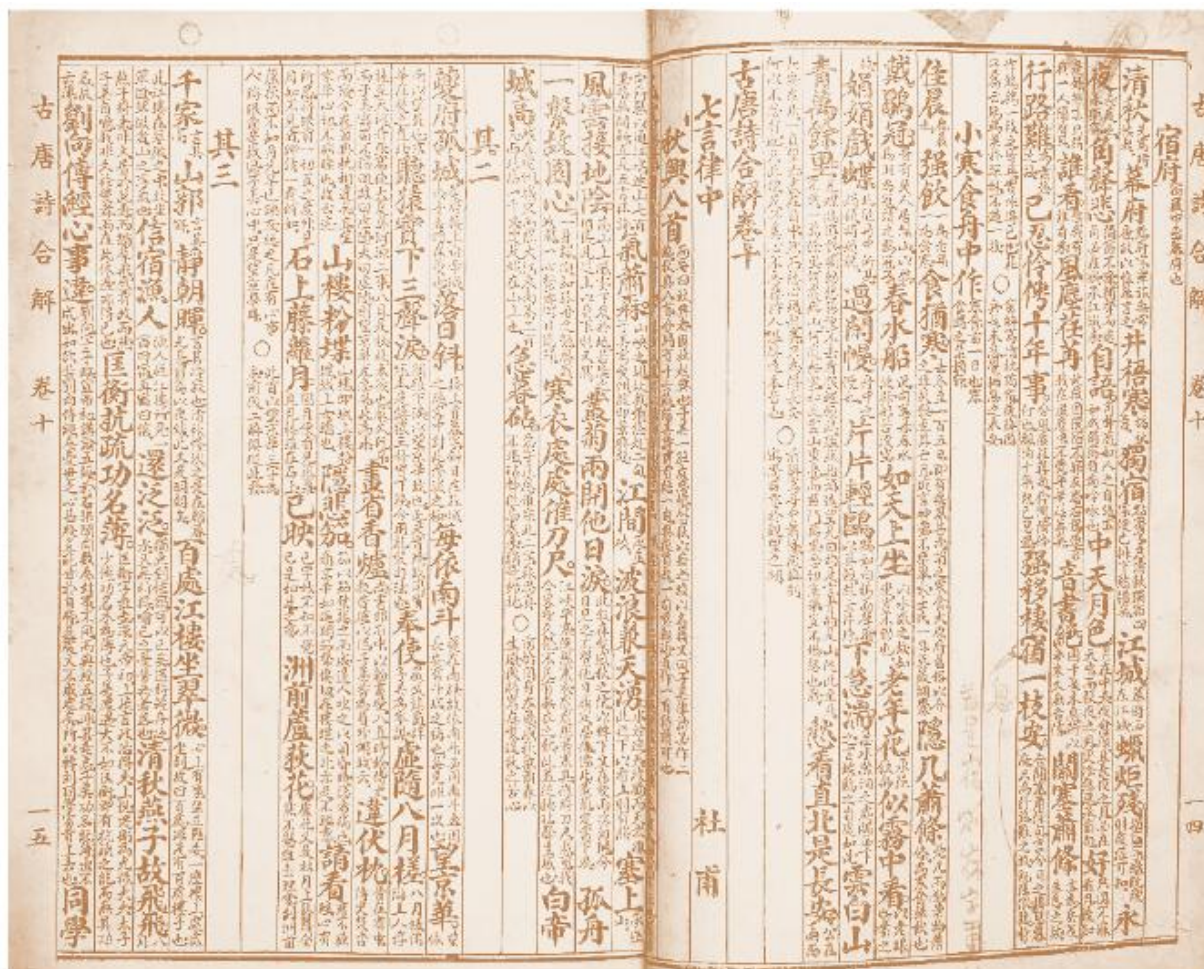


图2 《古唐诗合解》页眉上标有“8.17”（8月17日讲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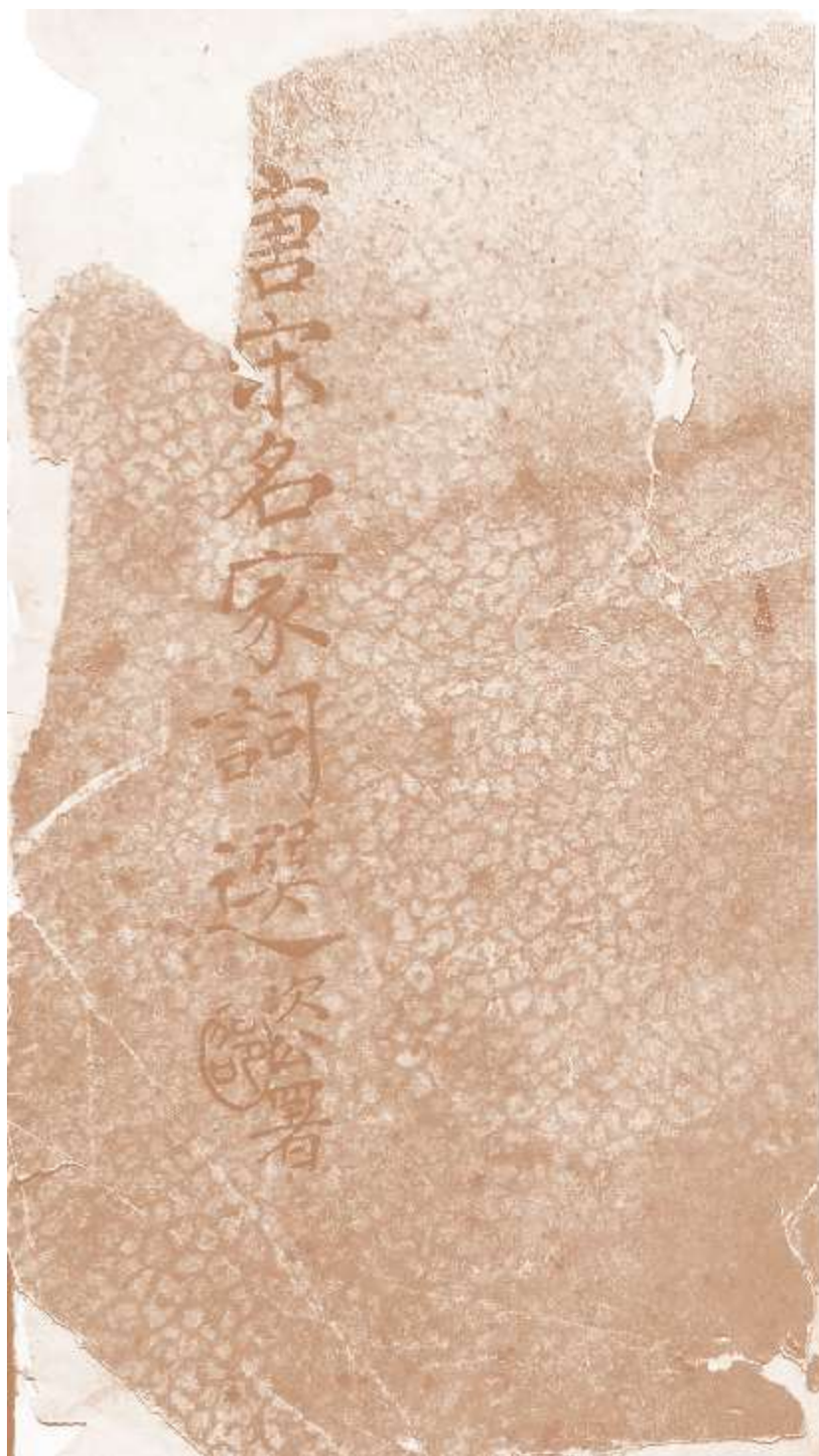


图3 “课儿”的教材《唐宋名家词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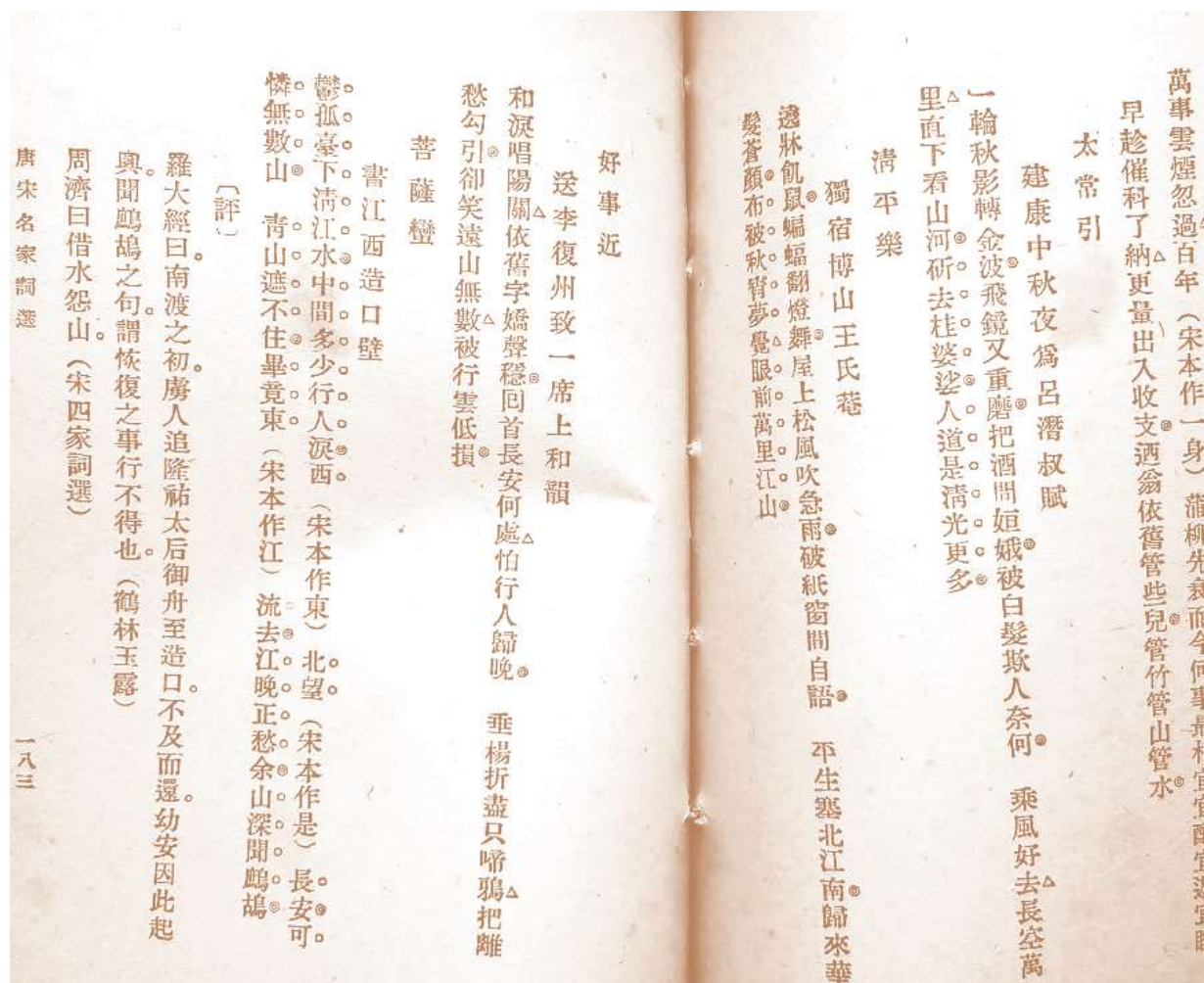


图4 外公曾经教过我的辛弃疾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讲到杜甫的《咏怀古迹》中写王昭君的诗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时，外公说诗人不用“千山万壑”而用“群山万壑”，“群山”是拟人化，于是就画了一些山。当时我怎么看怎么像人，好似王昭君的家人、朋友在送别她。外公的画《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图5）中表现的正是这样的意境。

儿童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各种感觉器官和对事物具体形象的感知，因而，儿童的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思维，更倾向于运用第一信号系统的感官进行思维。所谓第一信号系统，包括视觉通道、听觉通道等。

因此，在向儿童传达知识经验时，结合具体的形象更有利于他们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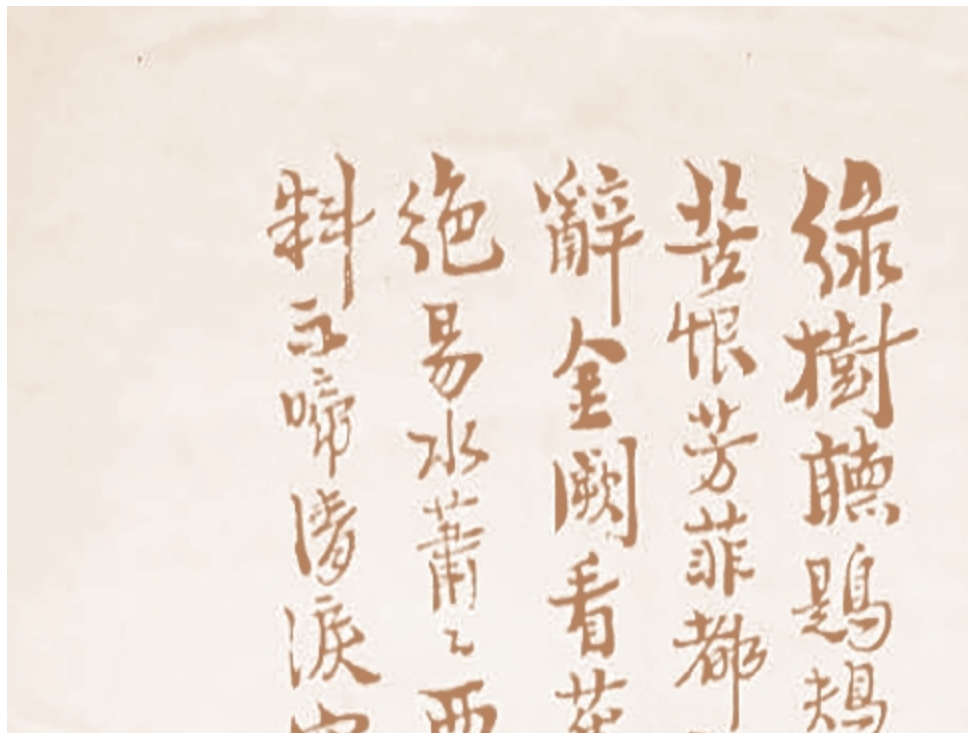
第二个特点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只讲要点、特点和精彩之处。外公的教材并不限于经典的诗词读本，有些则出自各种词话、词评及《随园诗话》，有些引自《白香词谱笺》中诗人词客的逸闻逸事。

有一次游苏州，外公讲到苏东坡在苏州任太守时，佛印禅师曾拜谒苏东坡。东坡问：“山僧何事谒公候？”佛印随口回答：“大海终当纳细流。昨夜虎丘山上望，一轮明月照苏州。”这四句正好合成一首七绝，表现了客人的不卑不亢和极高的文才。后来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图5 丰子恺《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



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
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以
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西頭萬
一風冷滿座衣冠如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如
啼血誰伴我醉明月

賀新郎 辛稼軒晚年之作 壬午巧日子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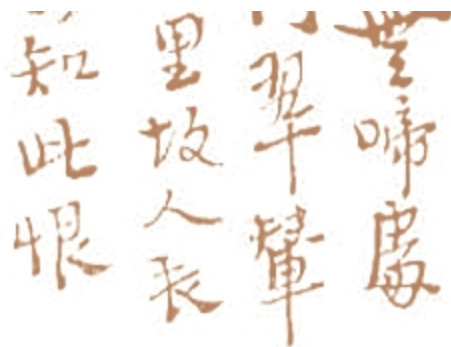


图6 丰子恺《辛弃疾诗》

外公讲解徐君宝妻的词《满庭芳》：“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徐君宝妻在蒙古侵略者面前大义凛然：“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作者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她殉情的悲壮故事，令我终生难忘。

有一次外公教我辛弃疾的《贺新郎》“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图6）。当时我父亲也在，外公就和我们议论燕太子丹和高渐离易水送别剑客，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故事。外公说后人也有别议，他随手在走廊的小黑板上写下“勇死寻常事，轻仇不足论。翻嫌易水上，细碎动离魂”（齐己《剑客》）。这四句粉笔书法犹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令我印象殊深。

图7所示的是丰子恺书写的无名氏的回文诗，诗曾铭刻在清朝某人的砚台上，“从任何一字起，或左行或右行，皆成一五言绝句”。这些不同朝代、不同作家、不同来源、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诗词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学习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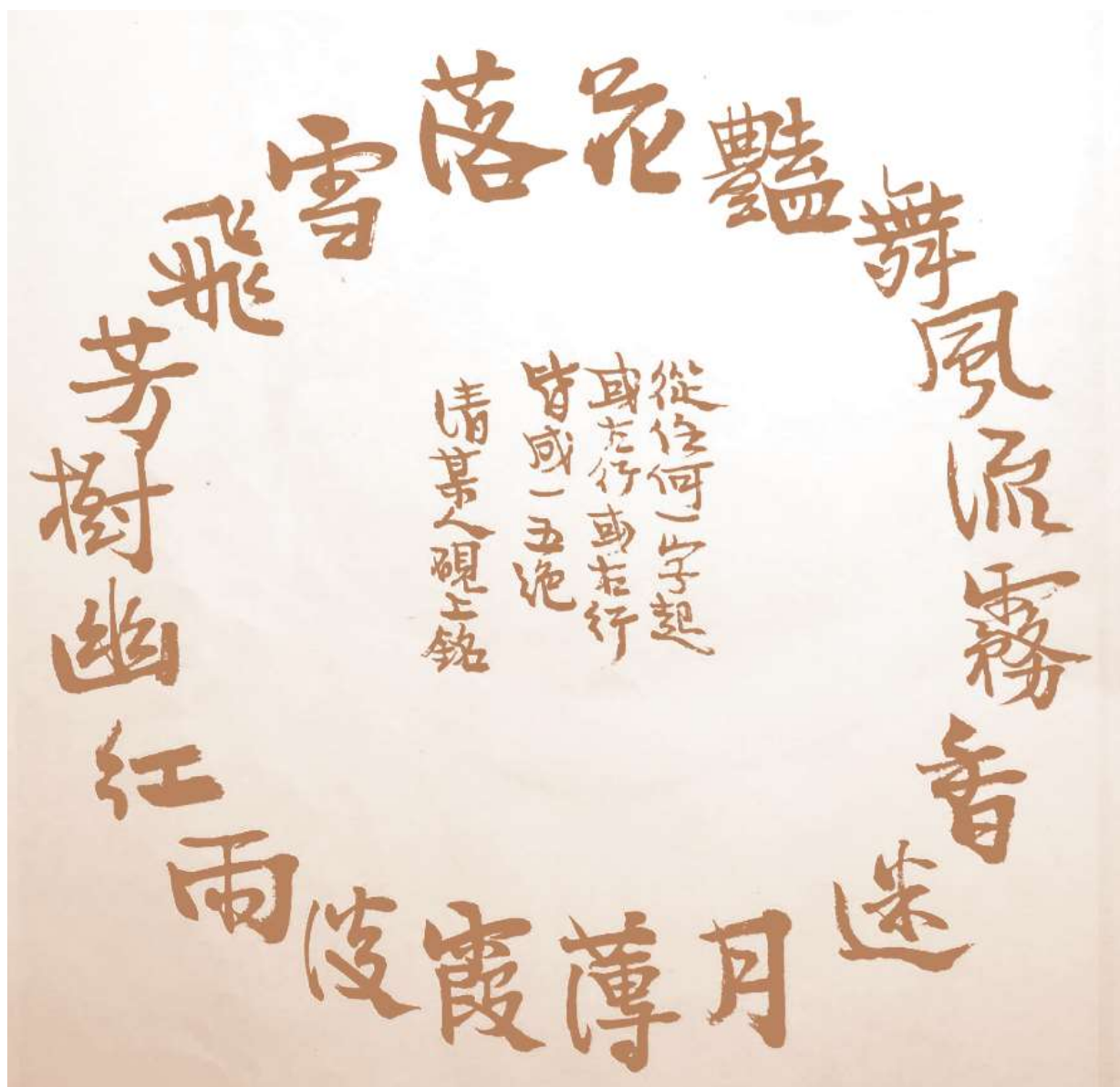


图7 丰子恺书回文诗

所有讲过的诗词古文均要求背诵，但并不逐字逐句地讲解，外公说以后长大了自会理解。我读杜牧的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小时候只会背，长大了，渐知人事了，恋爱了，就有深刻的理解。年长以后更有不同的感受。

第三，教的诗词古文大都是通俗上口、内容精彩的名篇。就这样，我从小背了许多诗词古文，《长恨歌》《滕王阁序》等现在还差不多能背。紧张的工作之余，在出差出国的飞机上，我总是带一本《白香词谱笺》，欣赏李煜、范仲淹、柳永、秦观、姜白石、李清照、朱彝尊的名篇。

现在，这些诗词古文已经成了我精神世界、感情世界的一部分，让我欣喜、伤感、陶醉，使我的心融入这文学的境界之中。

《我的苦学经验》和《初恋》（The First Love）

外语是“课儿”的第二门课程。外公年轻时留学日本，在日本又研读高级英语课程，看到屠格涅夫的《初恋》的英日对照版，“对其文章特别感到兴味，就初试翻译”。在回国的轮船上，外公就把《初恋》的英译本译成中文。中英对照读物《初恋》于193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多次再版（图8、9）。外公说，翻译这本书，也是他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以五十几岁的年龄，从认字母开始，苦学俄语，居然在大约两年时间内读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于1953年出版。苦学的模式带来了不可想象的高效率，外公又进入了翻译家的行列。

对于学习英语，外公认为“把英语研究只当作一种技巧，或一种应酬的工具，或商业的媒介物，而疏忽了文学方面的研究，就永远不能understand（理解）英语，就永远不会理解英美民族的democracy（民主）和liberty（自由）”。外公主张读英文原著，他曾经说过：“一民族的思想精华，藏在这民族的文学和诗里。”他引用过一句格言：“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is to pardon everything。”意即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一个民族，才能真正学会如何和他们交流相处，最终和他们成为朋友。

外语怎么学？外公有一番见解，他“相信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他说：“我们要获得一种知识，可以先列一个范围，立一个预算，每日学习若干，则若干日可以学毕，然后每日切实地实行，非大故不准间断，如同吃饭一样。”（丰子恺《我的苦学经验》）母亲说，当年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熟读《初恋》，差不多都能背出来。除了《初恋》，外公还要求孩子们背诵林肯的《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等。



图8 丰子愷译作《初恋》（屠格涅夫著作，开明书店1947年第10版，英汉对照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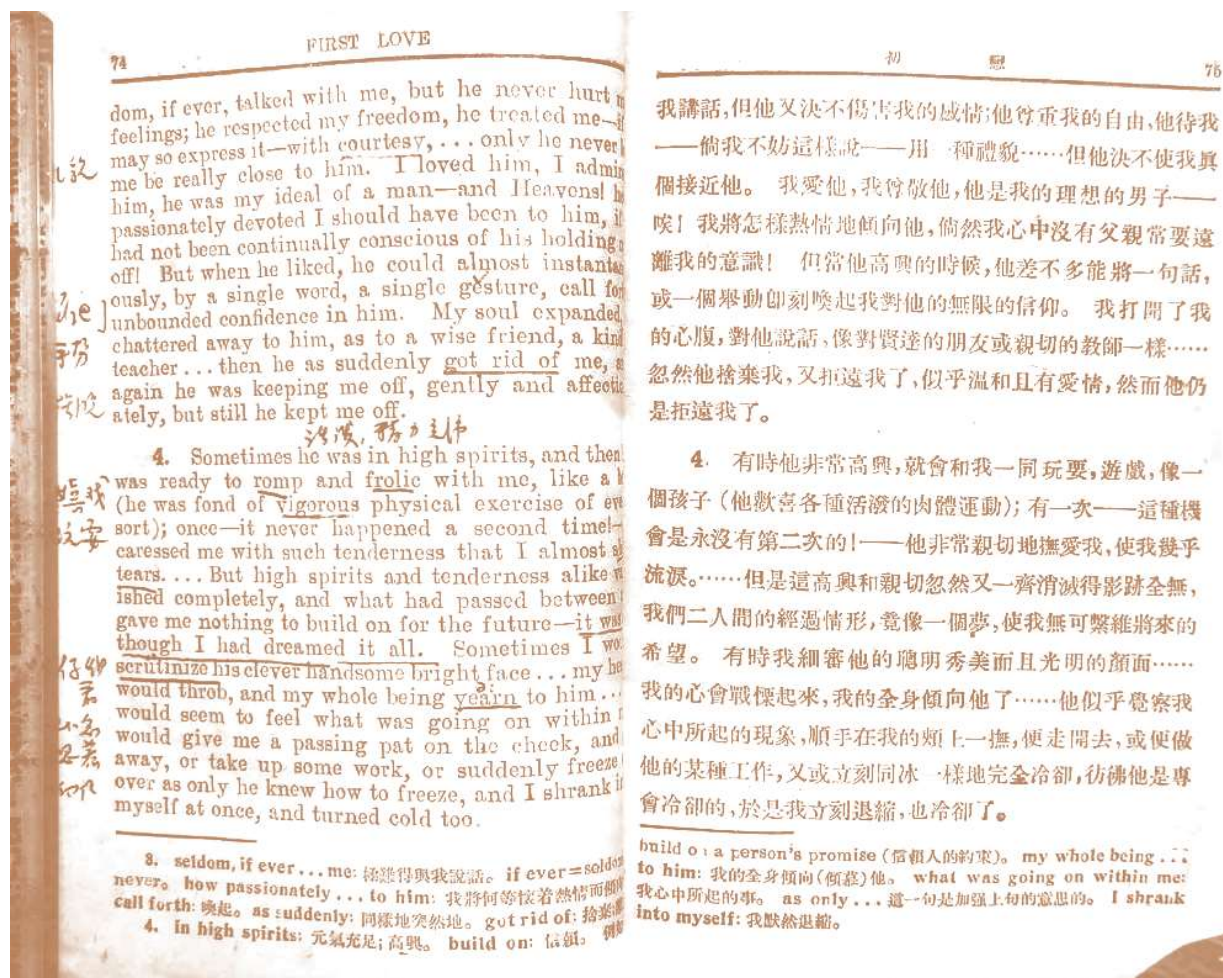


图9 《初恋》空白处还留有母亲（丰宛音）和我的注释

耳濡目染了外公的苦学经验，历经了“课儿”，一家大小外语都好。大舅丰华瞻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任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曾参加编写《英华大辞典》；大姨丰陈宝毕业于中央大学英语系，掌握两门外语，长期在译文出版社工作，曾参加编写《法华字典》；二舅丰元草的古文根基和外语均好，曾长期任音乐出版社高级编辑；二姨丰宁馨毕业于浙大数学系，通晓两门外语，翻译过国外教材；小姨丰一吟的日语很好，新中国成立后又学俄语，与外公合译了《我的同时代人》等多部俄文名著；我母亲丰宛音曾就读于圣约翰学院，后来教语文和英语；小舅丰新枚是外语天才，精通英、日、德、法、俄、捷克语等语言。

我的语言能力并不算强，中学学俄语，大学期间学的一点英语只能看专业书。改革开放初期，由小舅指导，我用一年的业余时间，背完了几本英文口语书的全部课文，其中一篇课文我念了六十四遍！就这样学会了英语口语。我是外公的“苦学经验”模式培养出来的例子，没有上过一天培训班，没有花过一分钱培训费。在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曾几十次带团或单独到欧美洽谈业务，开展合作研究，和美国人交朋友、合作写书，为董事长做翻译等。

在当今社会，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学生的课外教育和家庭教育，成为吸引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每个家庭、每对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孩子一生成长中最重要的方面，具有幼儿园、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近年来，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或者自身教育素养有限，无法承担家庭教育的任务。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目前时髦的做法，是花大价钱送孩子到名目繁多的学前兴趣班、课外辅导班。虽然这些课外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学校正规教育的知识学习，但忽视了对孩子创造力的呵护，缺乏对孩子个体差异的关注。结果很多孩子对学习、读书感到厌烦，很多孩子的天性和创造性被彻底埋没。丰家的家教模式很难复制，但教育理念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菲君《今夜故人来不来 教人立尽梧桐影》



宋菲君《唯有君家老松树 春风来似未曾来》



宋菲君《六朝旧时明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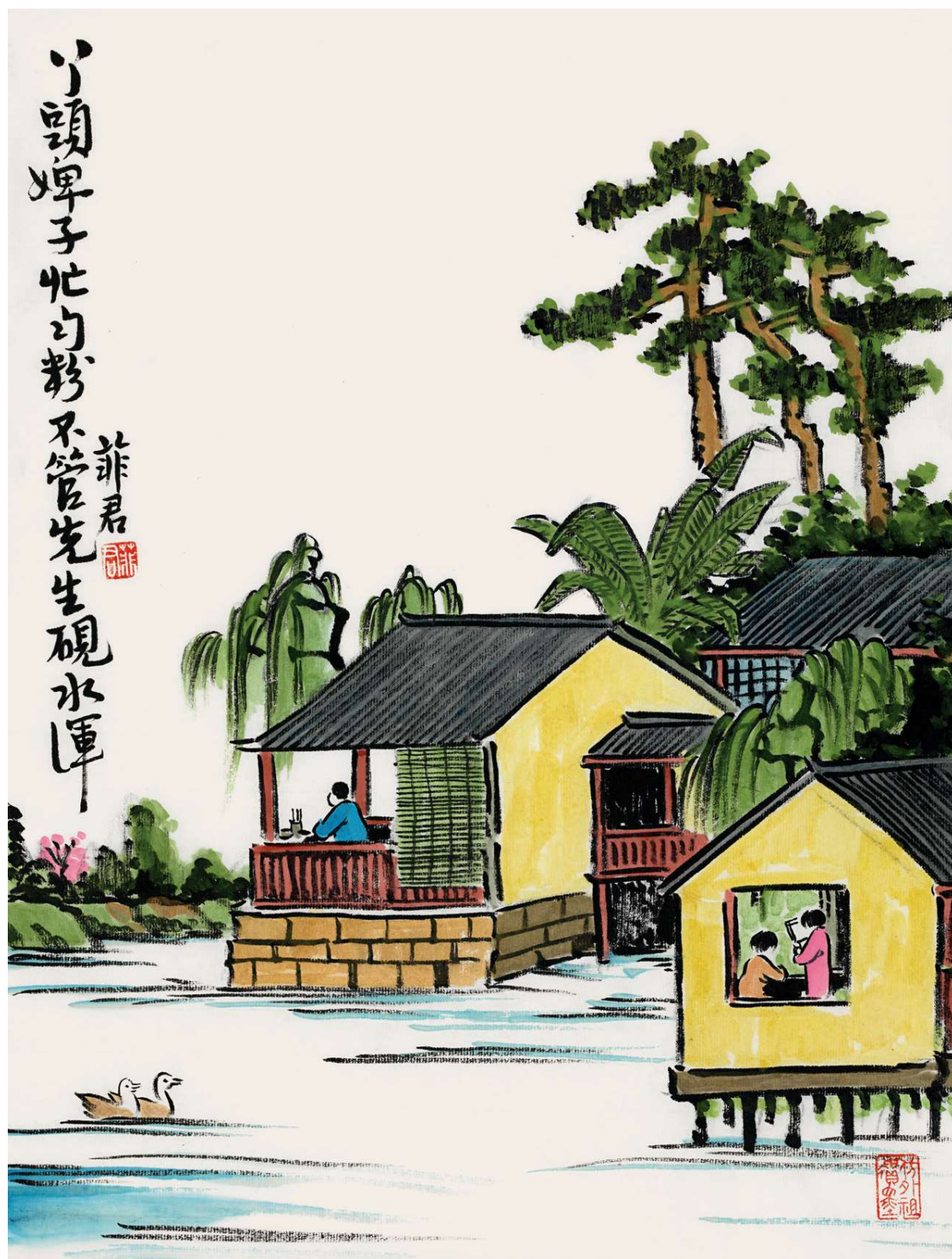
宋菲君《一间茅屋负青山 老松半间我半间》



宋菲君《可叹无知己 高阳一酒徒》



宋菲君《梁上燕 轻罗扇 好风又落桃花片》



宋菲君《丫头婢子忙匀粉 不管先生砚水浑》



小桌呼朋三面坐 留将一面与梅花

菲君

宋菲君《小桌呼朋三面坐 留将一面与梅花》



宋菲君《依松而筑 生气满屋》



宋菲君《绿酒一卮红上面》



宋菲君《天空任鸟飞》



宋菲君《溪家老婦閑無事 落日呼歸白鼻豚》



宋菲君《子規啼血四更時 起視蠶稠怕葉稀 不信樓頭楊柳月 玉人歌舞未曾歸》



宋菲君《贫女如花只镜知》



宋菲君《好鸟枝头亦朋友》



宋菲君《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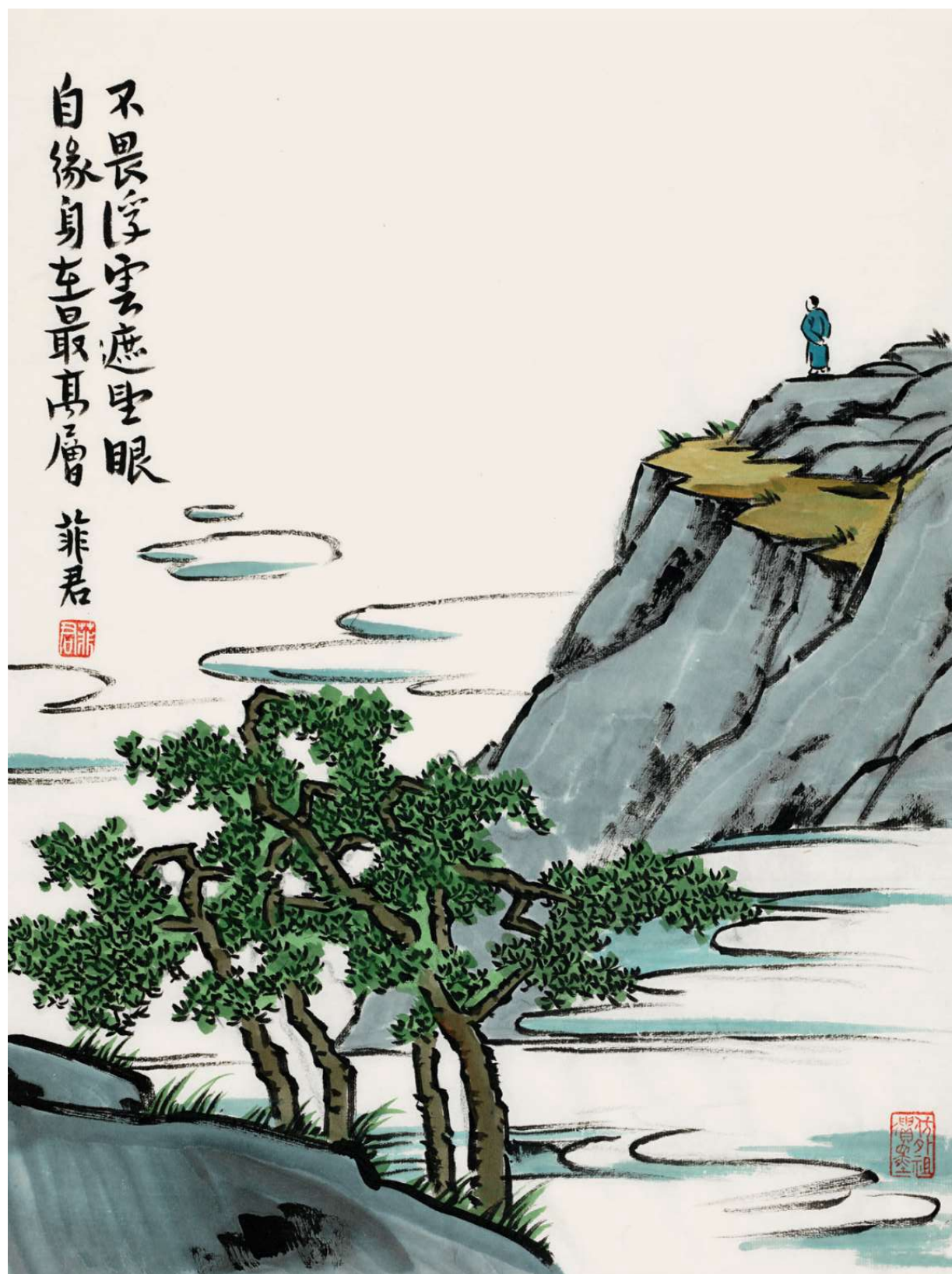
宋菲君《垂髫村女依依说 燕子今朝又作窠》



宋菲君《今朝风自来西北 东面珠帘可上钩》



宋菲君《秋饮黄花酒》



宋菲君《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宋菲君《江春不肯留行客 草色青青送马蹄》



宋菲君《一肩担尽古今愁》

重新拿起画笔

文/宋菲君

外公去世后，我心中对艺术的热爱，对“子恺漫画”的欣赏，一直未曾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重新拿起毛笔，尝试着画了一幅“仿丰画”《家住夕阳江上村》，并把这幅画寄给上海的小姨丰一吟看。当时，她已经开始研究丰子恺的生平和艺术，并画了多幅仿丰画，成为丰子恺艺术的传人。小姨收到画，立刻打来电话，问我是画着玩，还是想真正下功夫学外公的画。我说当然是真心想学，十年磨一剑，先用十年打下基础。她立刻复信：“你既然把作画看作奋斗目标，而非逢场作戏，则我可断言，不消十年，你一定能画好。我为‘丰画’后继有人庆幸！”（图1~3）

于是，每次出差到上海，我总是多留一两天，到小姨家学画。小姨从画墨稿、上色等最基本处讲起，细细地教我，改我的画稿。回北京后，白天紧张工作，就在晚上和周末学画；觉得有进步，就把画作寄给小姨。她看完后详细地批注，并寄还给我，常常一张画稿就有十条甚至数十条批注（图2、3），例如：

你的桃花好像未用白粉。

屋顶三角淡黄色略暗些更好。

画得较粗犷，蛮好！右边岩石更好。

桃花点粉红时大有文章，疏密要掌握好。

.....

有时我把字画寄给大姨丰陈宝，她也详细评注，既有批评也有鼓励：“随信附给我的一张仿丰书法收到，的确比以前更进一步了。……若要我评一评，我只有一条意见，即：分别看一个一个的字，大都写得不错（很像丰字），但如果一行一行整个望去，就可看出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第二行‘近来始觉古人……’不够直。还有，我看人家学写字头上是齐的，底下容许参差不齐……你在毛笔上已有点功夫了。十年磨一剑，你一定能得到胜利。”（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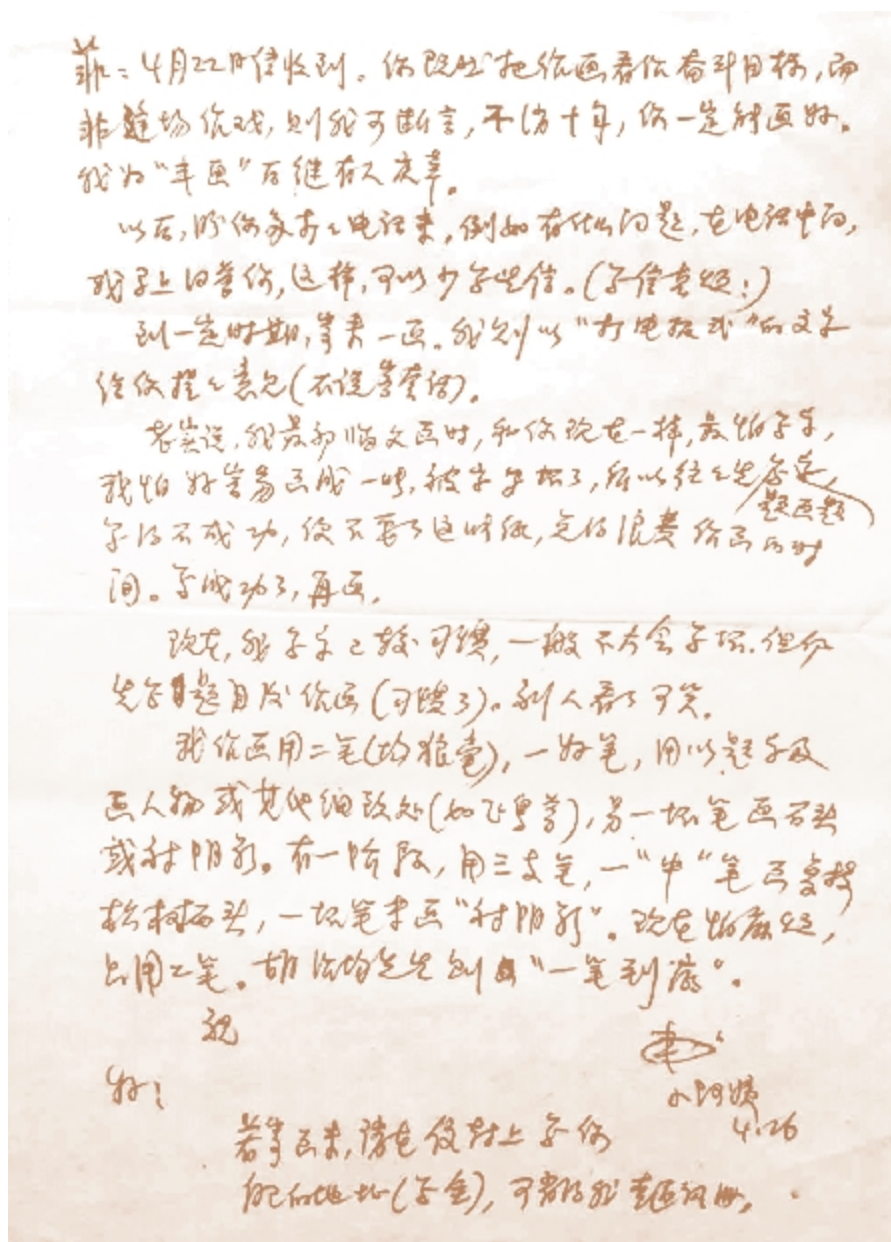


图1 小姨丰一吟来信

菲：收到来信，首先祝贺你的成就，也为书画有接班人高兴。
因忙，草草答复如下：

①以后有挂号件，请寄：200232 上海龙华路2187号在群
龙华迎客馆
张汇奎收 56

你画真画，可写平信（能相信安全）。如寄快信，肯定及而快。
因为能收到回执单，不会丢上丢下。有时隔三天（比平信更快）。

②我劝你首先练字，你看百“丰”楷书《千字文》一书，可叫陈
夏印几幅临仿，即草几幅临字。
(立即或中即画。)

③练字时必使墨腕！正式写时可放下腕肘。
悬肘！

④画纸还是打格子较大为好，较正。人前
不是要看你临画的过程，可把原稿一直保留着，以便你画时以
⑤告纸第在临稿上画。
⑥草太整奇。
⑦颜色太重，用墨多加水。
⑧笔杆不可再用粗笔的枯笔
⑨石头台阶的衬阴，宜用枯笔横一划（勿笔直），横一划，为石面
打点，右要内带影同。
⑩排长立彩红时大有文章，味要掌握好。
⑪用笔太粗了。必须与字一样比字略小些，你看陈鹤翔刻一些用
图章：[一]篆书，也可加一枚同样大小的（一阴一阳），新君书画。
另刻一枚长方或圆形的，仿外公造墨。盖印与题字相对的不
会

图2 小姨丰一吟来信

“天用辟地”的水地州社法，如《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夏夏，以是地之理，故曰：‘天用辟地’。”

五月六日

近來始覺古人喜

读(而已),小姑若则不然,还自作了不少诗,词,而且
会做诗~~词~~_词。科学文艺其实并不矛盾,教子要步步
青做古诗做得很不错呢!

而回。子孫隨子跑跌在時時。 古家世地。

宝娘妖 95.11.12

第子既出，備禮賀之。皆贈之，擢年生。

图4 大姨丰陈宝来信

虽然工作很忙，但一下班、一有空，我就练字练画；小姨就开始批注我的书法习作。她说，书法最要紧的是章法，如行距、字间距。每篇第一个字要大，压住阵脚；每行第一个字也须大些；上方各首字要对齐，下方可以略有参差。她又说：“你的两幅字，我挂在壁上再三看，觉得每一笔都像外公，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想来想去，是太拘谨，太呆板了，总是不敢放手去写。总是写得还不够，所以束手束脚。”在我的书法习作《一春常费买花钱》上，小姨竟然写下几十个批注！（图5）

于是我体会出来，艺术和科学大不相同。一道数学题，小学生解对了和大学教授解对了，结果是一样的；但同样题材的字画，一般人的作品和艺术大师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没有捷径，只能下苦功夫。于是决定在习画的同时练字。有一年制定了一个计划：练字一千页，并附一张记录。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写完了七百五十页，写完五张就写一个“正”字，旁边还附注了当时的业务活动：出差美国，出差瑞士，去新加坡，等等。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书法和绘画果然有了进步。

这些年，在小姨的精心指导下，加上我下的功夫，以及科学的学习方法，我提高很快。1995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弘丰传人书画展》，展出了我的十幅“仿丰画”，由小姨题写“诗堂”（画的上方题写一首诗或词，和画的内容切合），这些是我和小姨合作的作品。正好我到新加坡出差，现场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次日《联合晚报》的文章称：“宋菲君教授的画，果然极具丰子恺的神韵和风格。他说，他是向姨母学的。称他是丰派漫画的第三代传人，他是可以受之无愧的。”“丰一吟说，宋菲君是她的外甥，也是她唯一的学生。”十幅画不到半天就被新加坡仰慕丰子恺的朋友订购一空。



喜虛長日費一買一花入錢虛日細醉日湖邊玉辛

湖路騎嘶過沽酒廬前江杏香上

冰揚影裏秋千暖風十里麗人天

多滿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

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

俞國寶風入松
丙戌隆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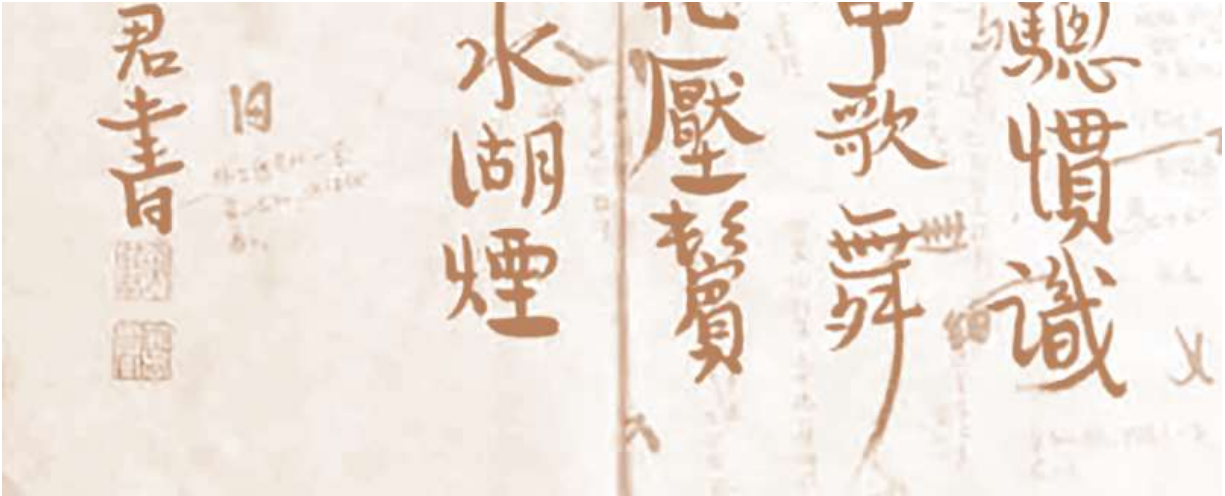


图5 小姨在我书法习作上的批注

我是非常幸运的，我是丰家后人中唯一向丰家两代艺术家丰子恺、丰一吟学过画的。2015年在上海大学举办的“纪念丰子恺先生诞辰115周年纪念会”上，我的仿丰画和书法作品《桃花源记》等与小姨的画作一同展出，获得大家的好评。在讨论会上我应邀发言，讲了我学习、传承丰子恺书画的体会，介绍了这些年来向小姨丰一吟学画学字的经历，最后说：“小姨丰一吟于我，既是慈母又是严师。”我向她深深一鞠躬。

丰一吟书法

己亥杂诗（其五）

[清] 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宋菲君《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浩蕩離愁白



日斜吟鞭東指

即天涯落紅不

是無情物化作

春泥更護花

龍定庵己亥雜詩之一

辛卯仲秋龔一吟書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非君



丰一吟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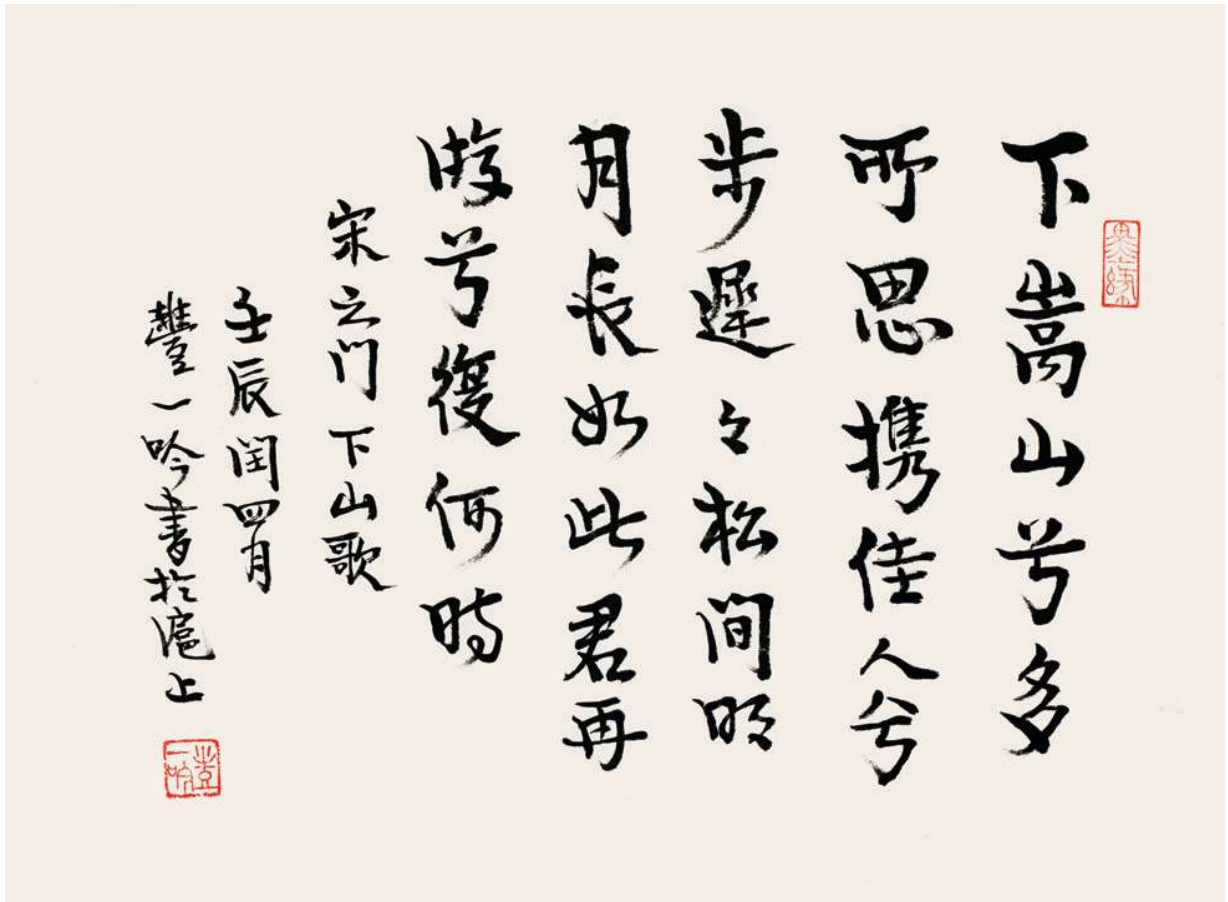
下山歌

[唐] 宋之问

下嵩山兮多所思，携佳人兮步迟迟。

松间明月长如此，君再游兮复何时。

宋菲君《松间明月长如此》



松間明月長如此
菲君



丰一吟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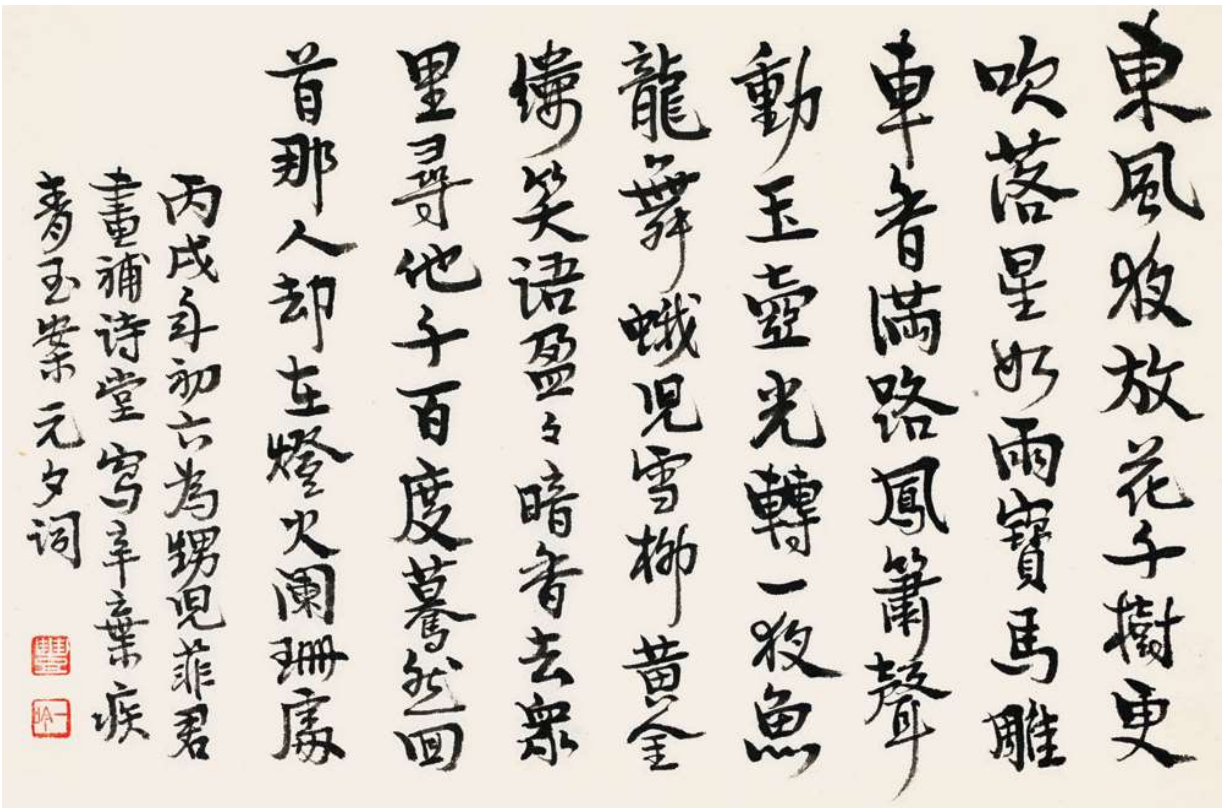
青玉案·元宵

[南宋] 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宋菲君《人散后 一钩新月天如水》



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

菲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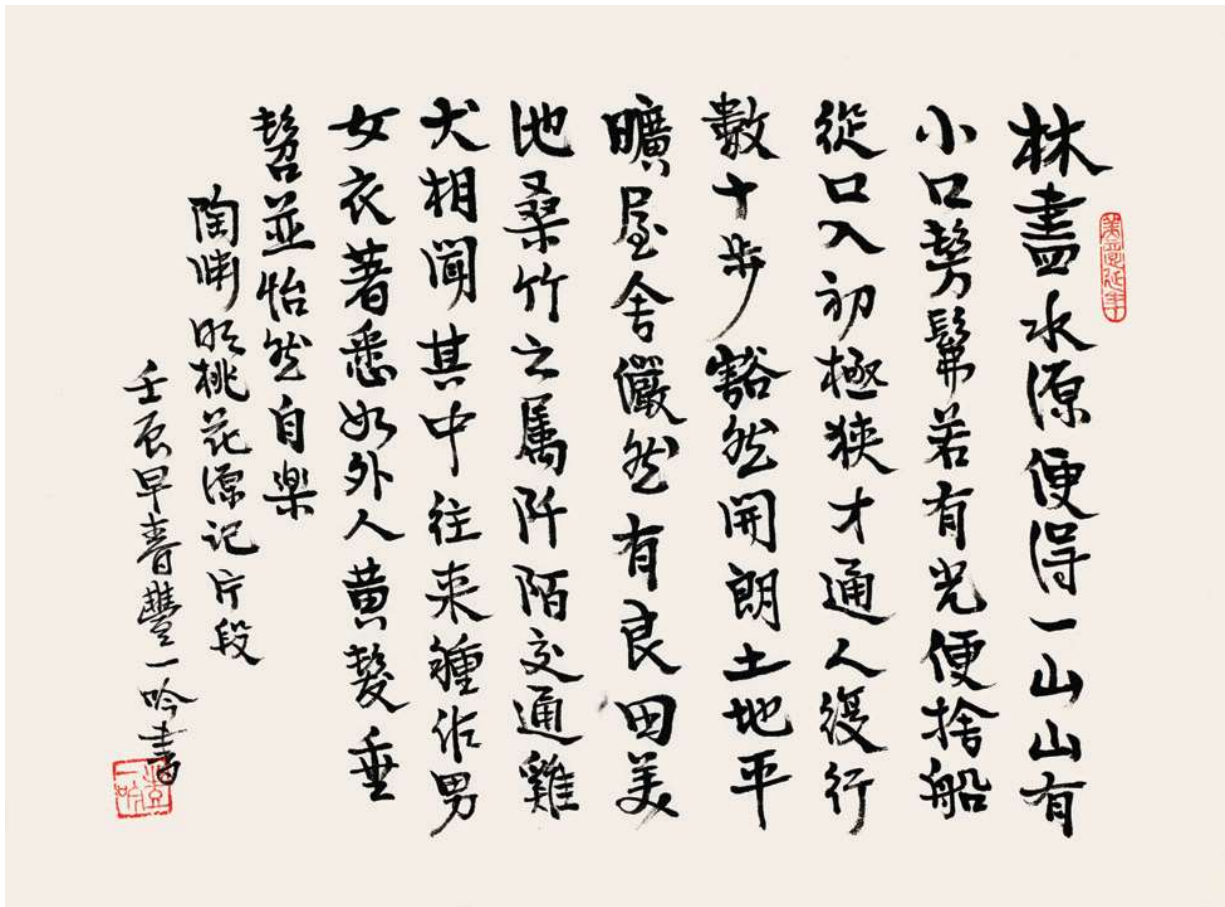
丰一吟书法

桃花源记（节选）

[东晋] 陶渊明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宋菲君《豁然开朗》





丰一吟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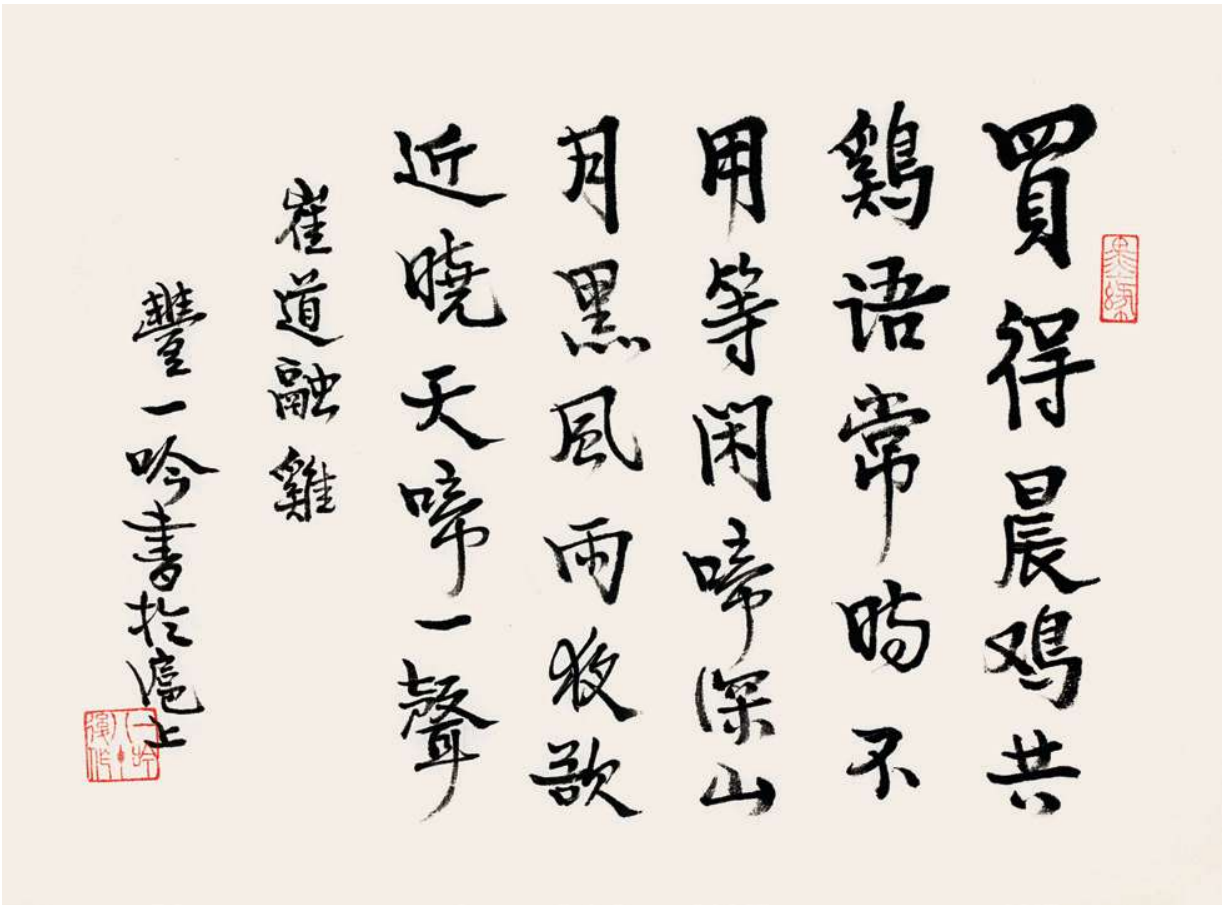
鸡

[唐] 崔道融

买得晨鸡共鸡语，常时不用等闲鸣。

深山月黑风雨夜，欲近晓天啼一声。

宋菲君《晨鸡》





丰一吟书法

钱塘湖春行

[唐] 白居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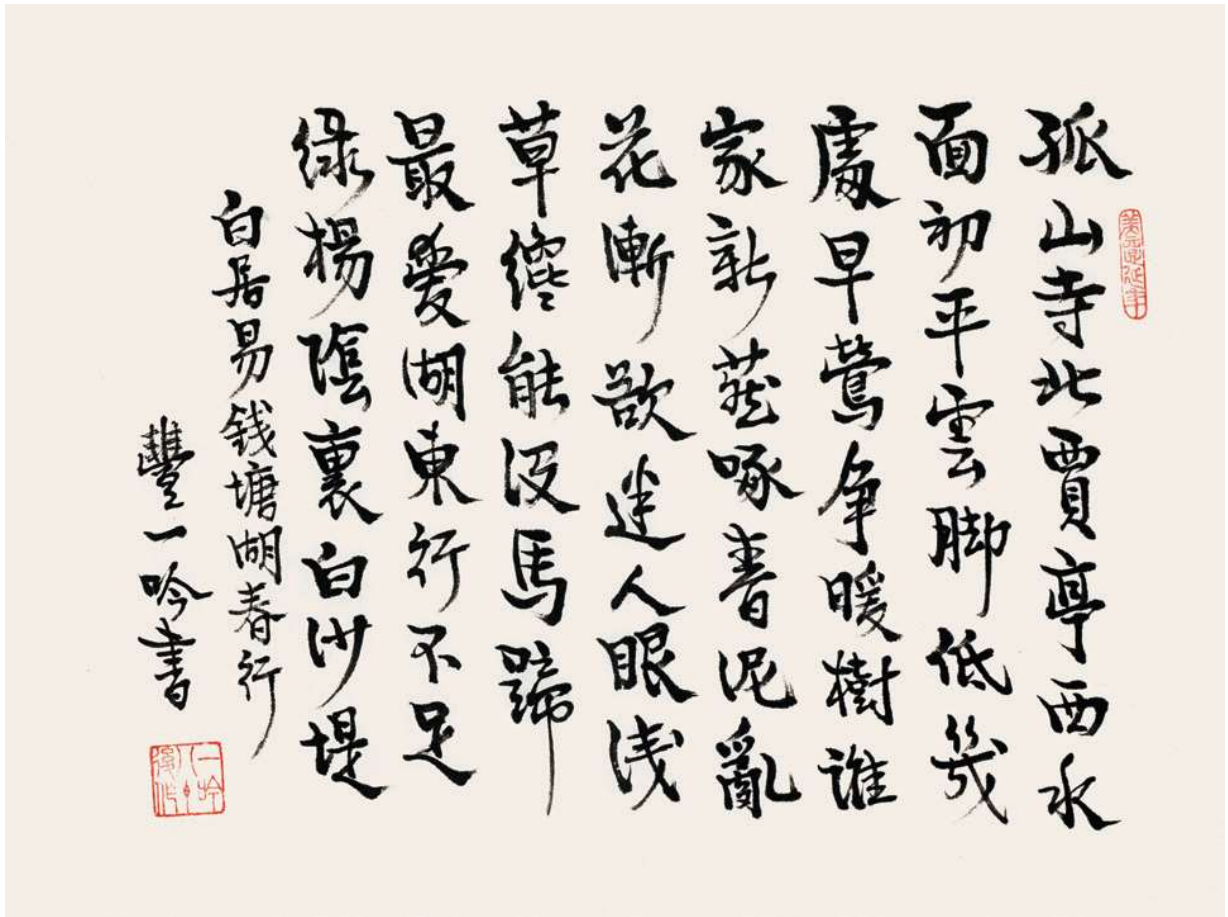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宋菲君《翠拂行人首》



翠拂行人首

菲君



丰一吟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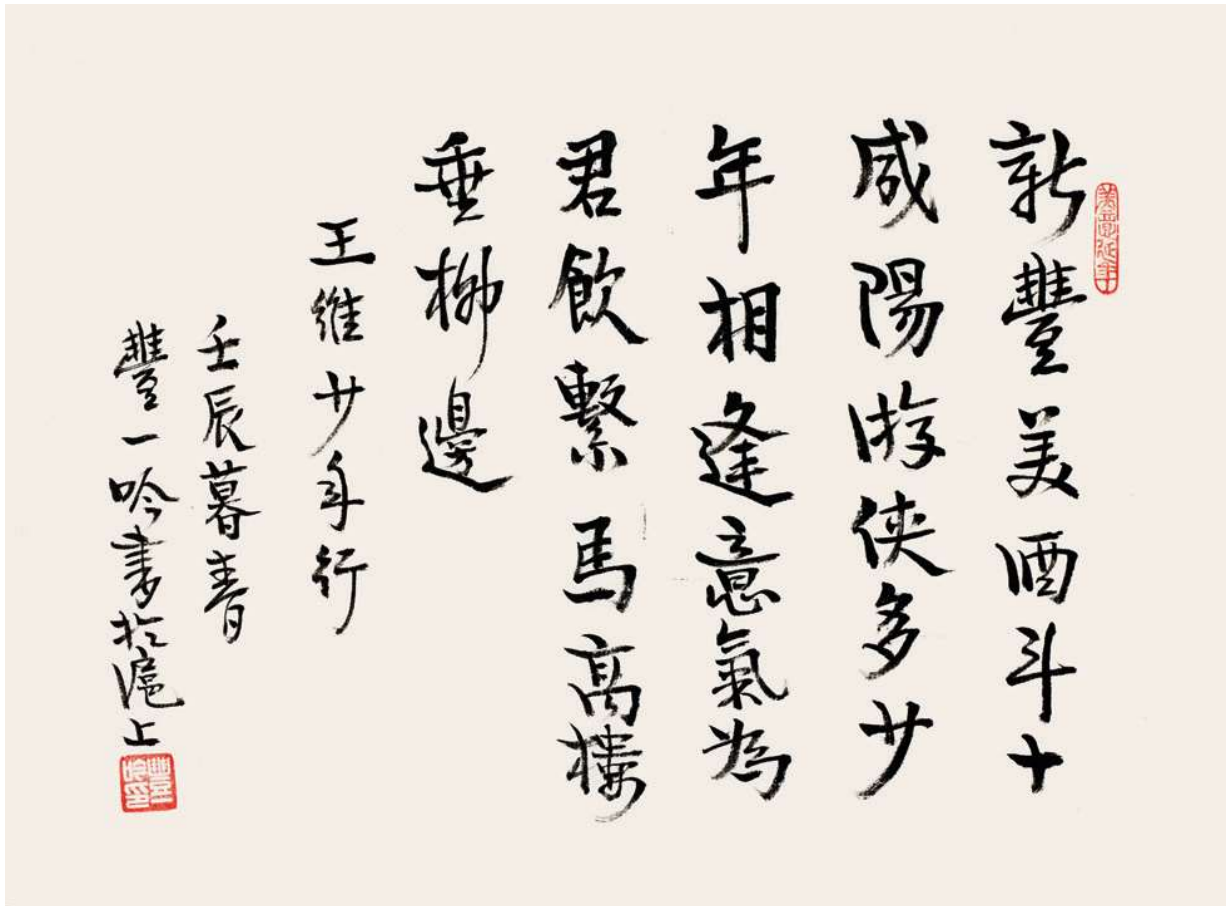
少年行

[唐] 王维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宋菲君《相逢意气为君饮 系马高楼垂柳边》



相逢意氣為君飲
數馬高樓垂柳邊

北非君



丰一吟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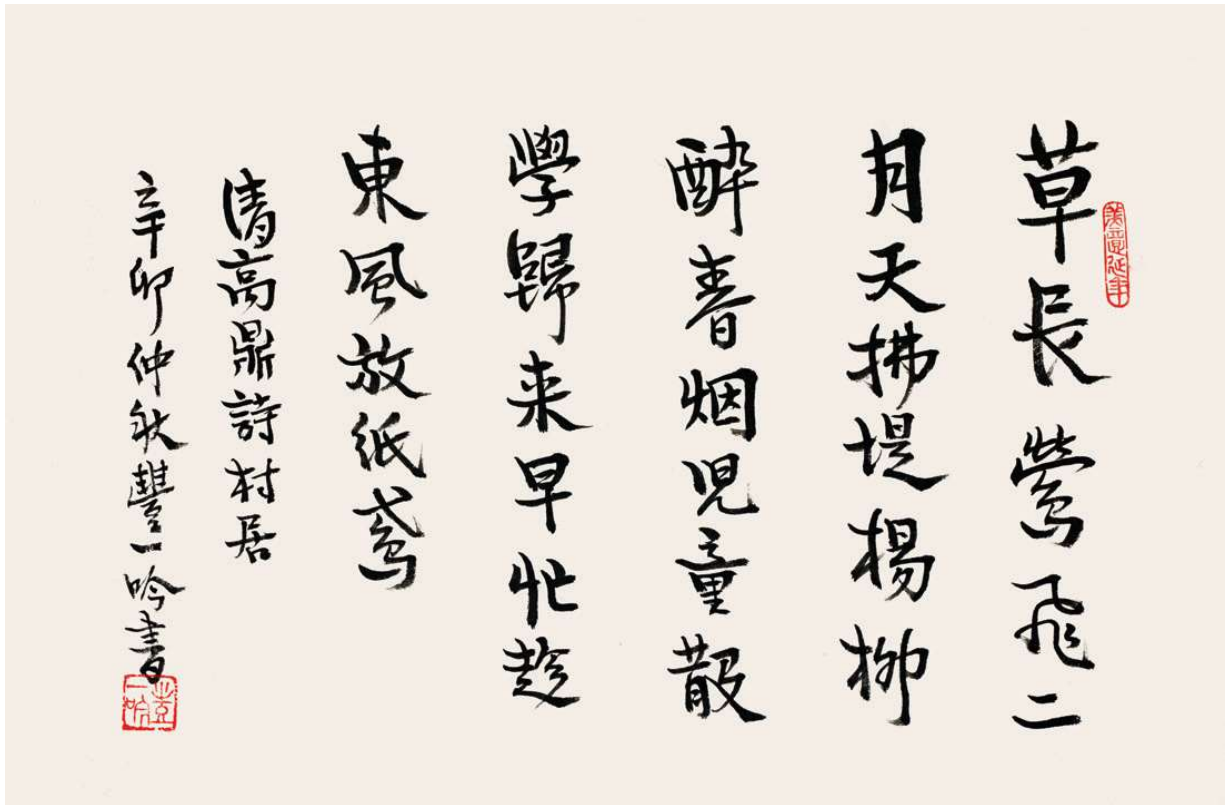
村居

[清] 高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宋菲君《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兒童散學歸來早
忙趁東風放紙鸞

北非君



丰一吟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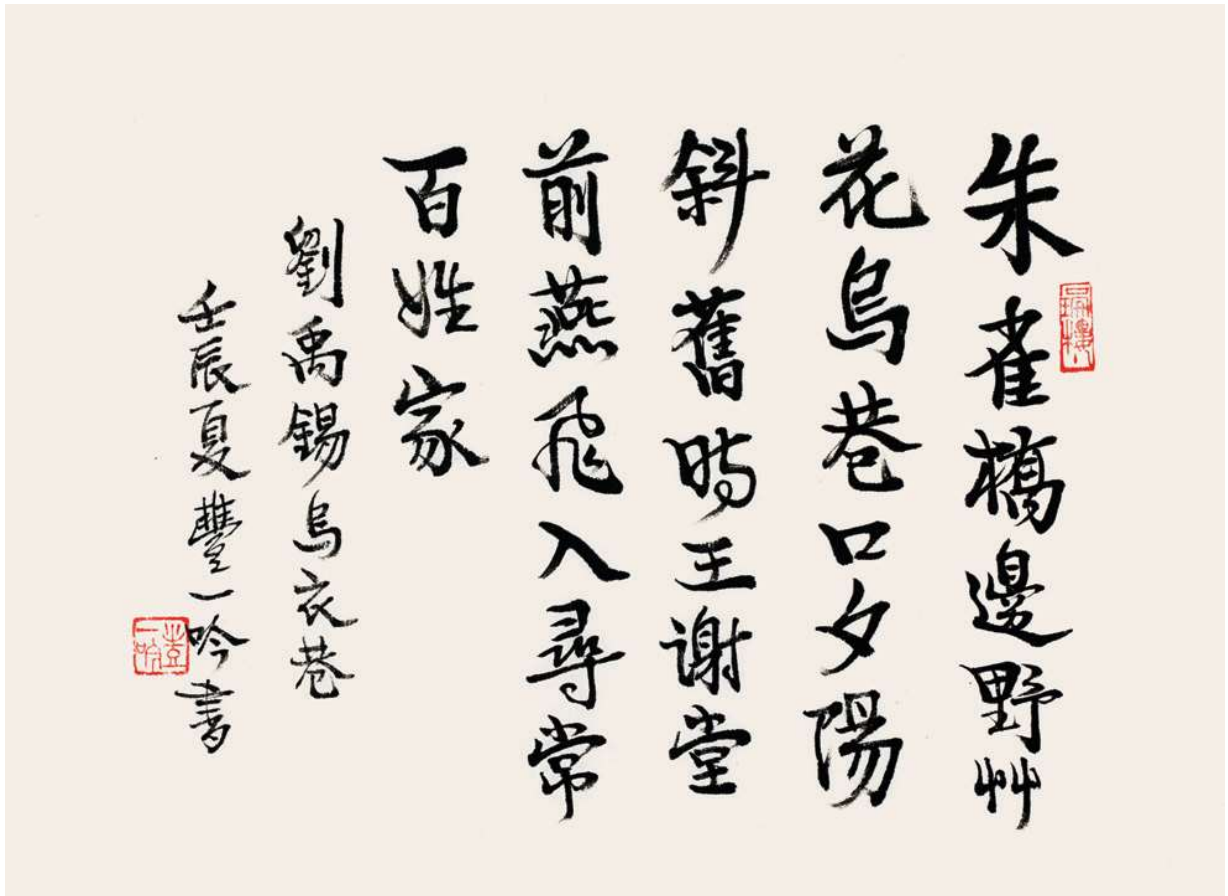
乌衣巷

[唐]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宋菲君《旧时王谢堂前燕》



舊時王謝堂前燕 非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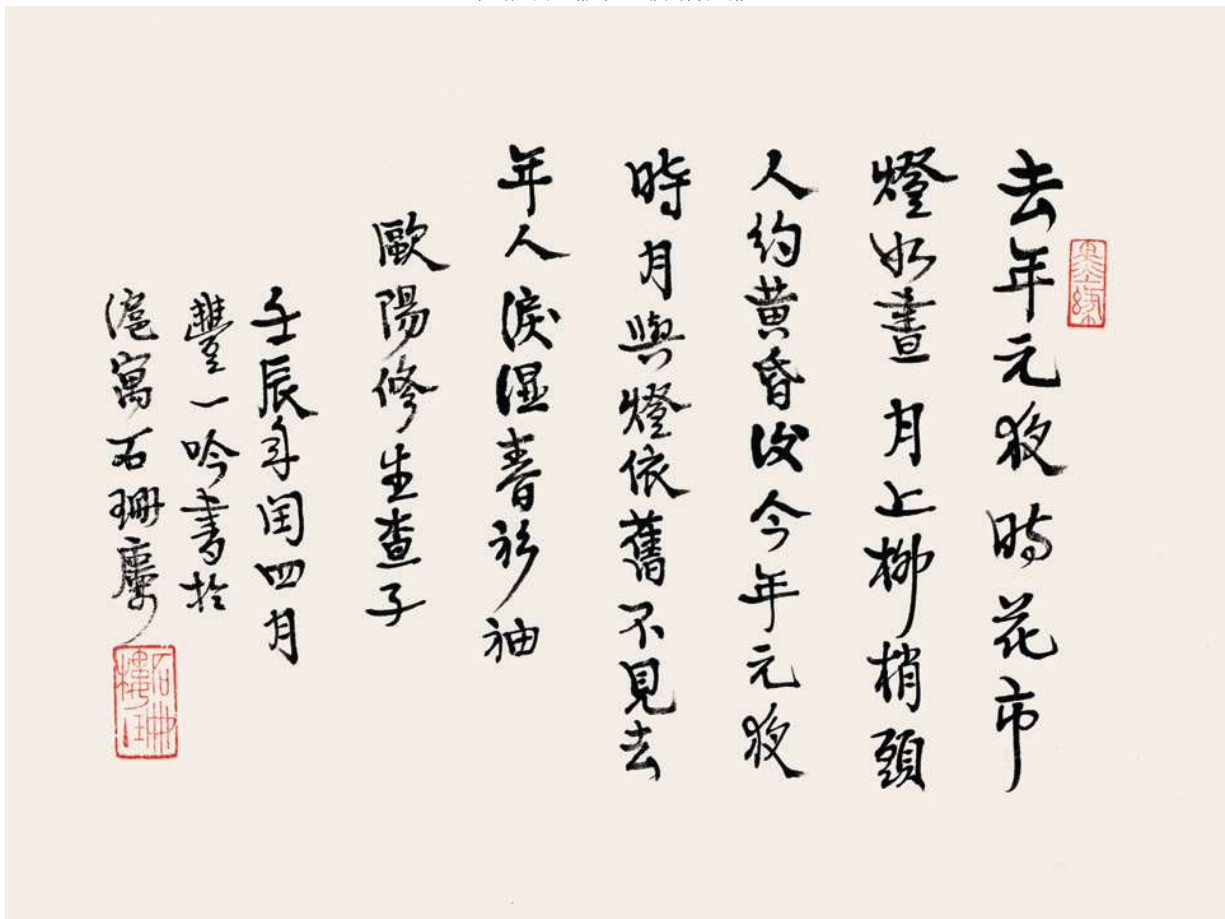
丰一吟书法

生查子·元夕

[北宋] 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宋菲君《月上柳梢头》



月上柳梢頭

菲君



丰一吟书法

归园田居·其五

[东晋] 陶渊明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宋菲君《山涧清且浅 可以濯我足》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
曲山間清且淺遇以濯吾
足麻我新熟酒雙鷄招近
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
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
天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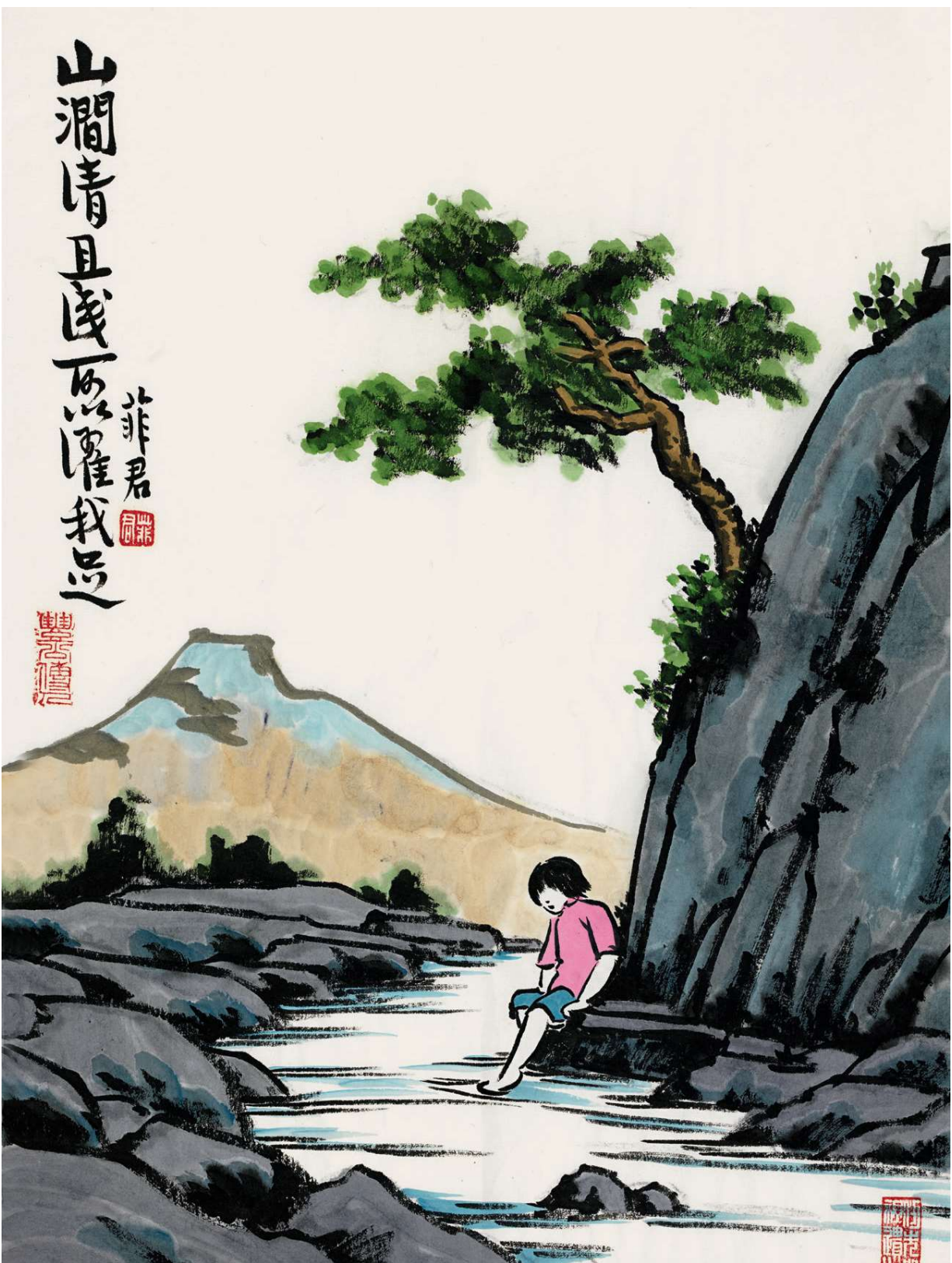
陶淵明歸園田居

壬辰閏四月廿百

璽一吟書於庵

上石珊庵





山澗清且淺
何以濯我足

非君

豐

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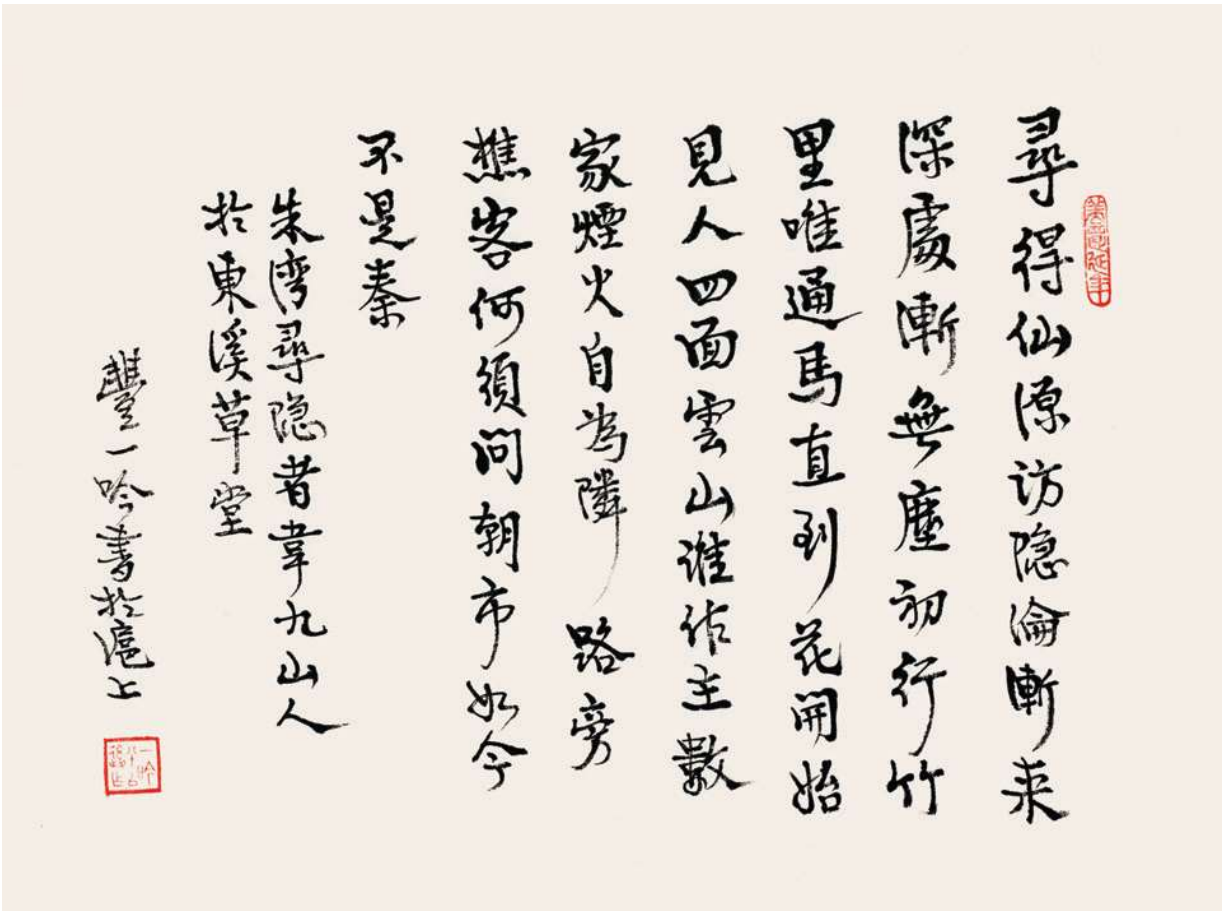
丰一吟书法

寻隐者韦九山人于东溪草堂

[唐] 朱湾

寻得仙源访隐沦，渐来深处渐无尘。
初行竹里唯通马，直到花间始见人。
四面云山谁作主，数家烟火自为邻。
路旁樵客何须问，朝市如今不是秦。

宋菲君《前面好青山 舟人不肯住》



前面好青山
舟人不肯住

菲君



丰一吟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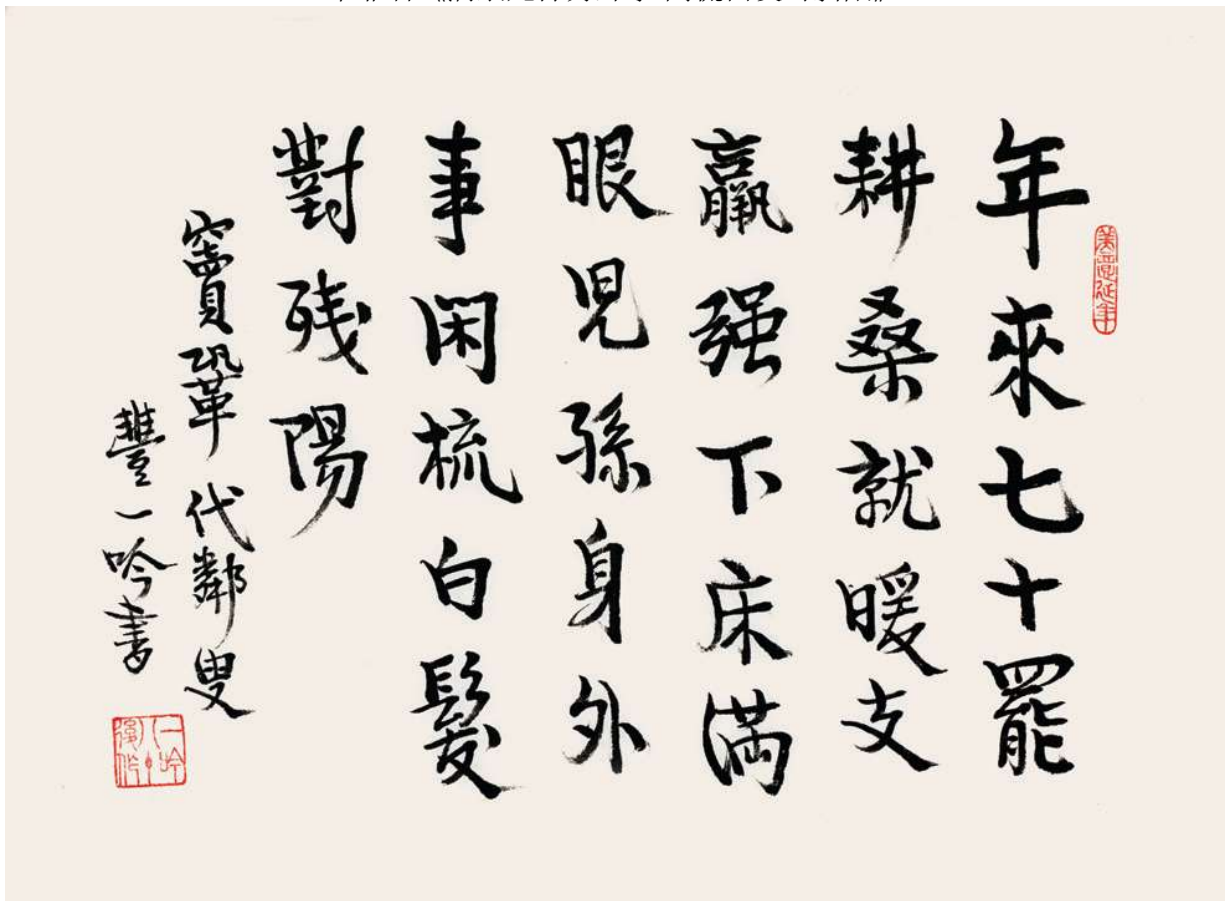
代邻叟

[唐] 窦巩

年来七十罢耕桑，就暖支羸强下床。

满眼儿孙身外事，闲梳白发对残阳。

宋菲君《满眼儿孙身外事 闲梳白发对斜阳》



滿眼兒孫身外事
閒梳白髮對斜陽

菲君



丰一吟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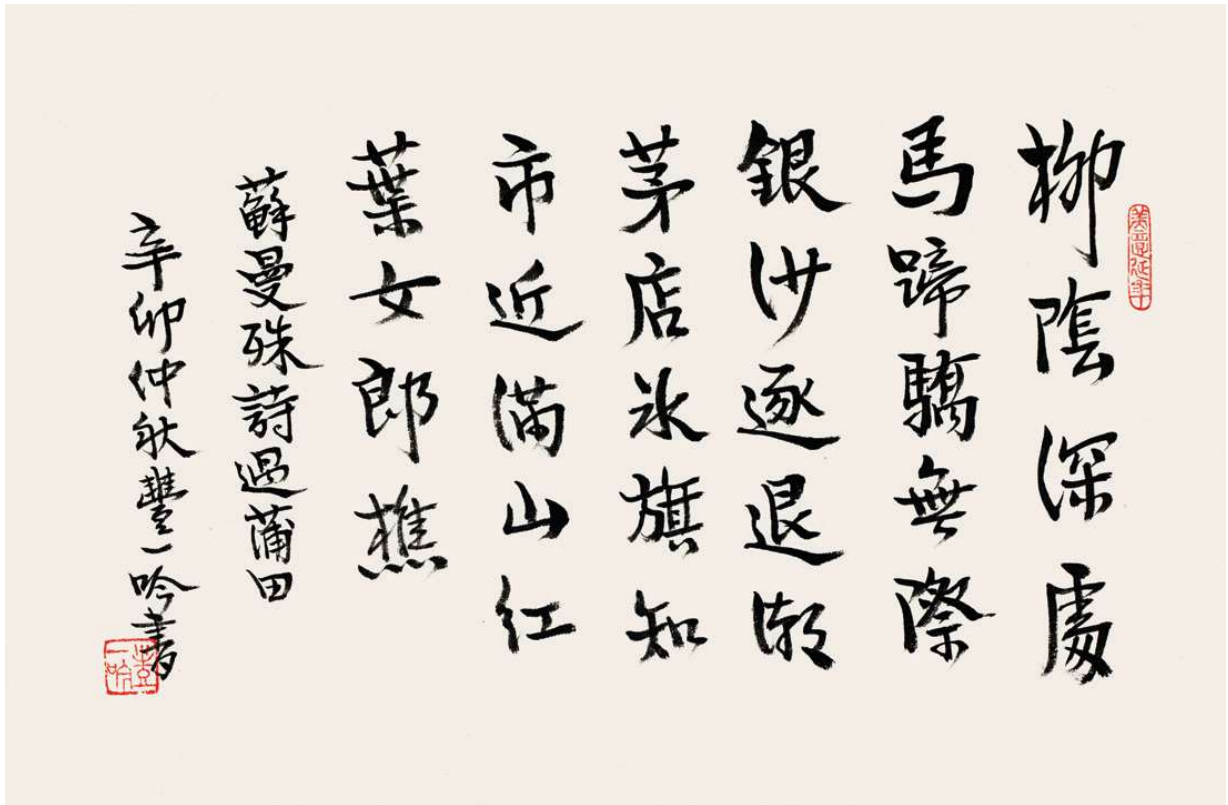
过蒲田

[近代] 苏曼殊

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

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宋菲君《满山红叶女郎樵》



滿山紅葉女郎樵

菲君



丰一吟书法

郑锋宅神诗

[唐] 滕传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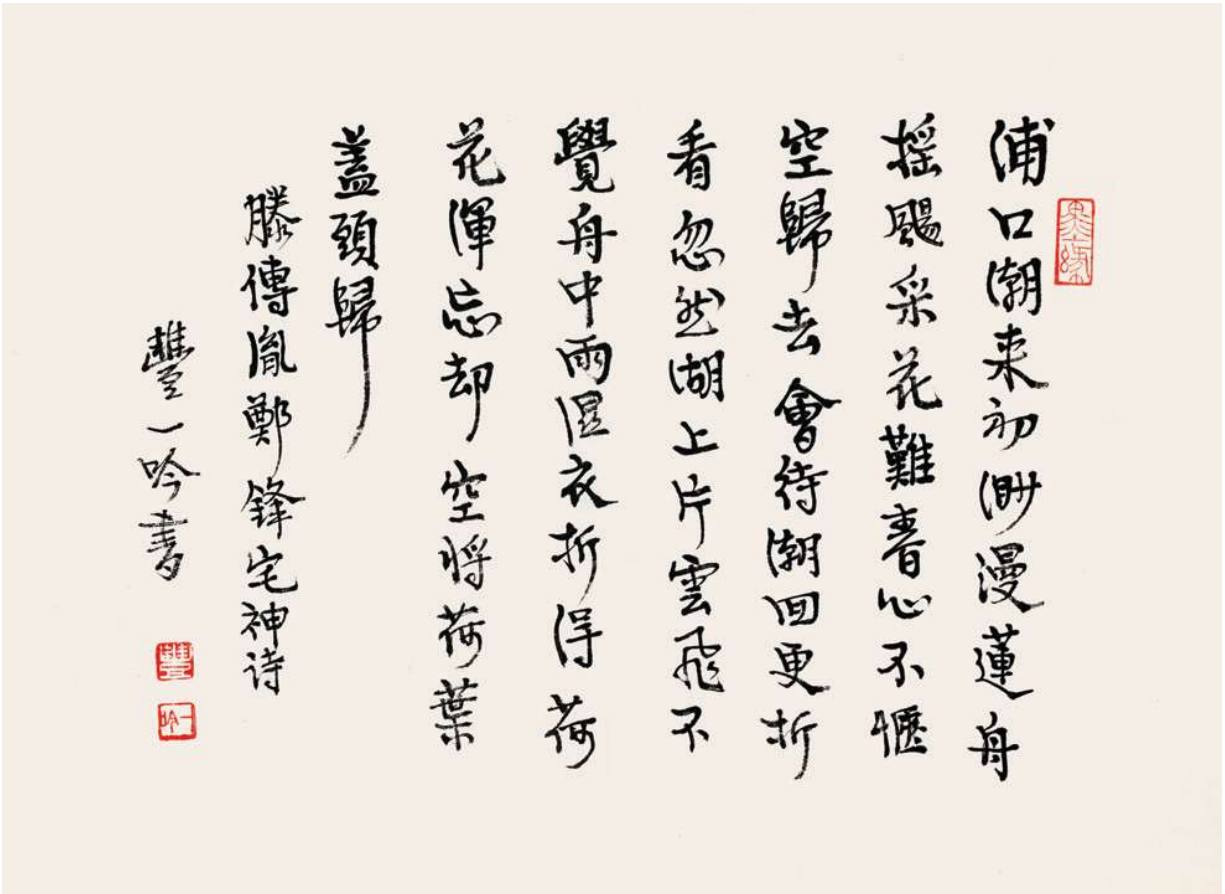
浦口潮来初淼漫，莲舟摇飏采花难。

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回更折看。

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

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

宋菲君《折得莲花浑忘却 空将荷叶盖头归》



折得荷花渾忘却
空將荷葉蓋頭歸



丰一吟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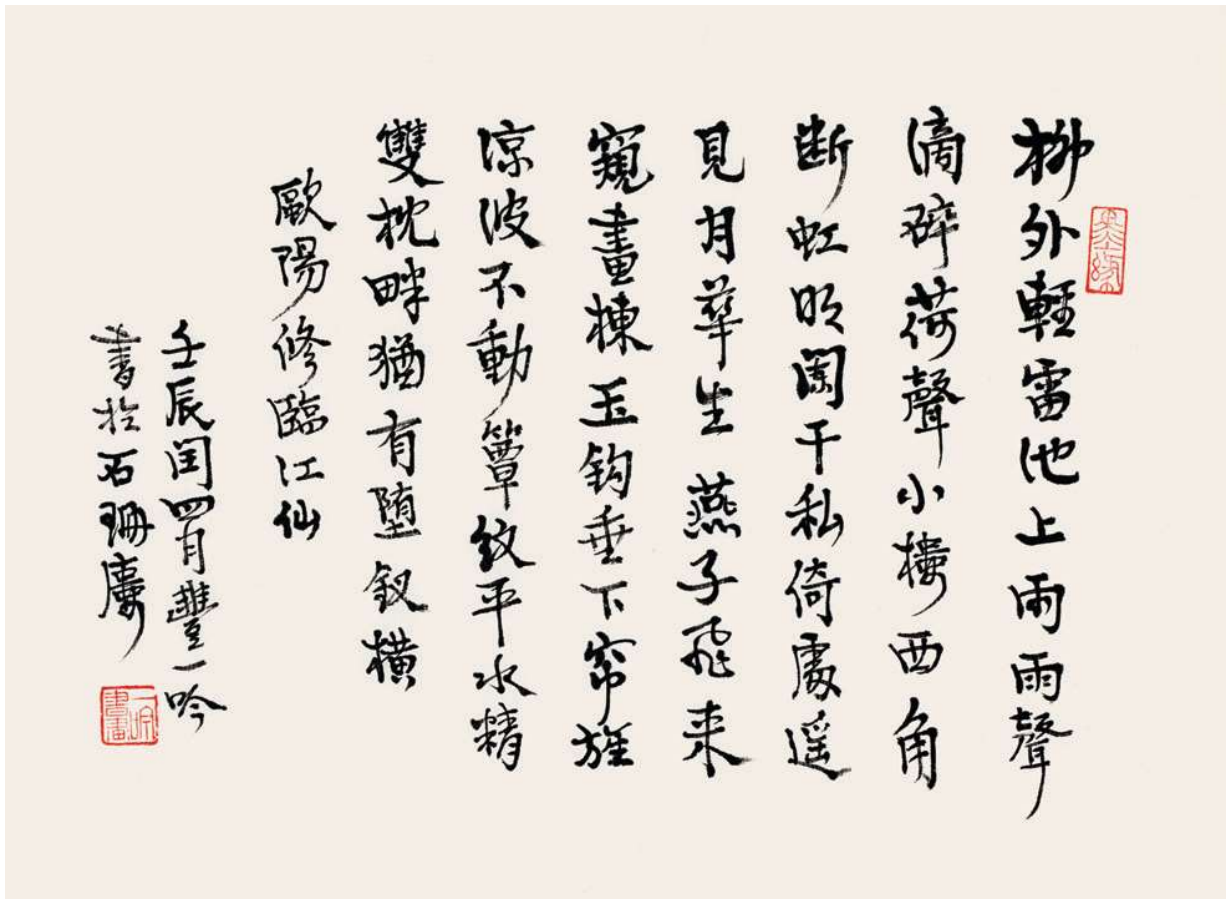
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

[北宋] 欧阳修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私倚处，遥见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畔，犹有堕钗横。

宋菲君《小楼西角断虹明》



小樓西角斷虹明

菲君



丰一吟书法

燕赵多佳人

佚名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踟躅。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宋菲君《思为双飞燕 衔泥巢君屋》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
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
思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屋。

古詩十九首之一

壬辰斗夏玉前十日

雙一吟書於石珊樓



田为雙飛燕
啣泥巢貝屋

菲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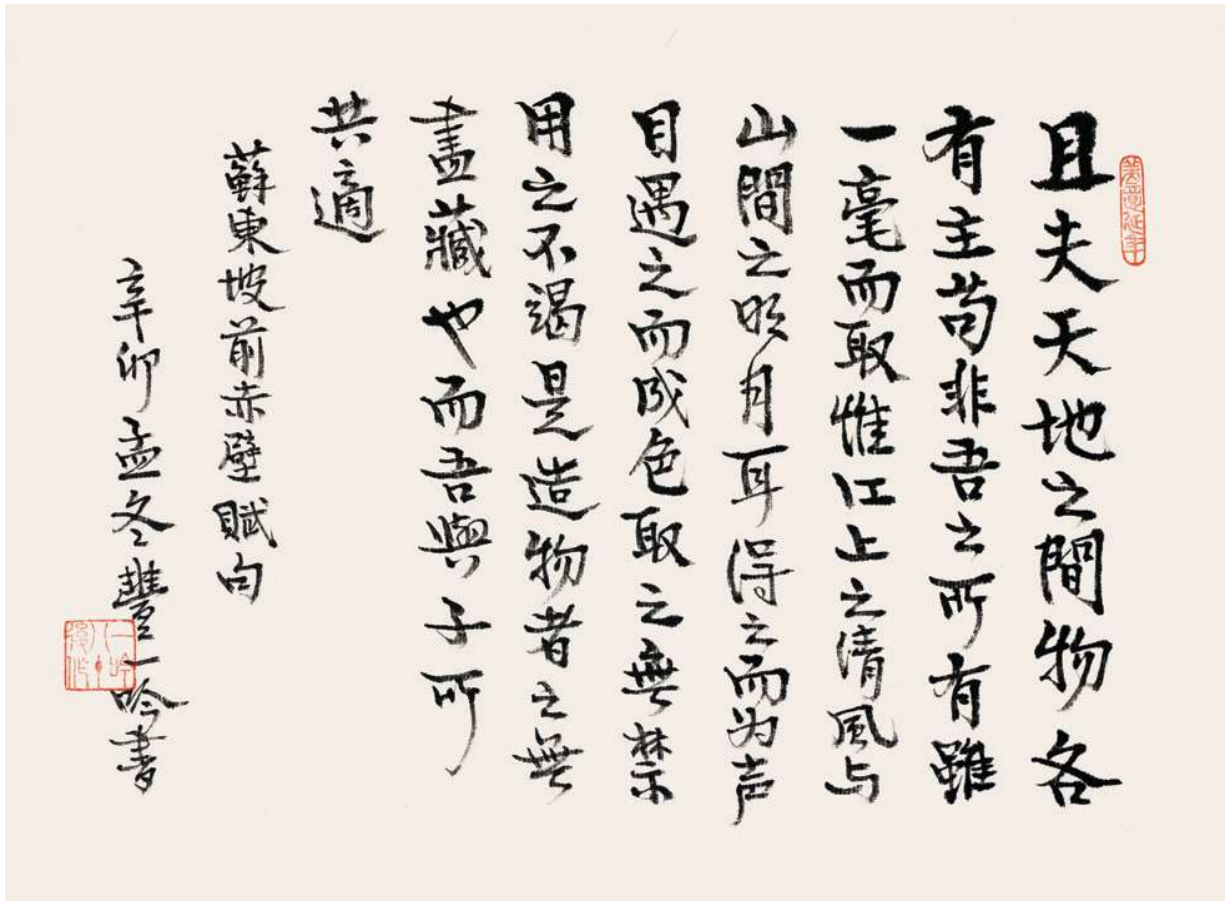
丰一吟书法

赤壁赋（节选）

[北宋] 苏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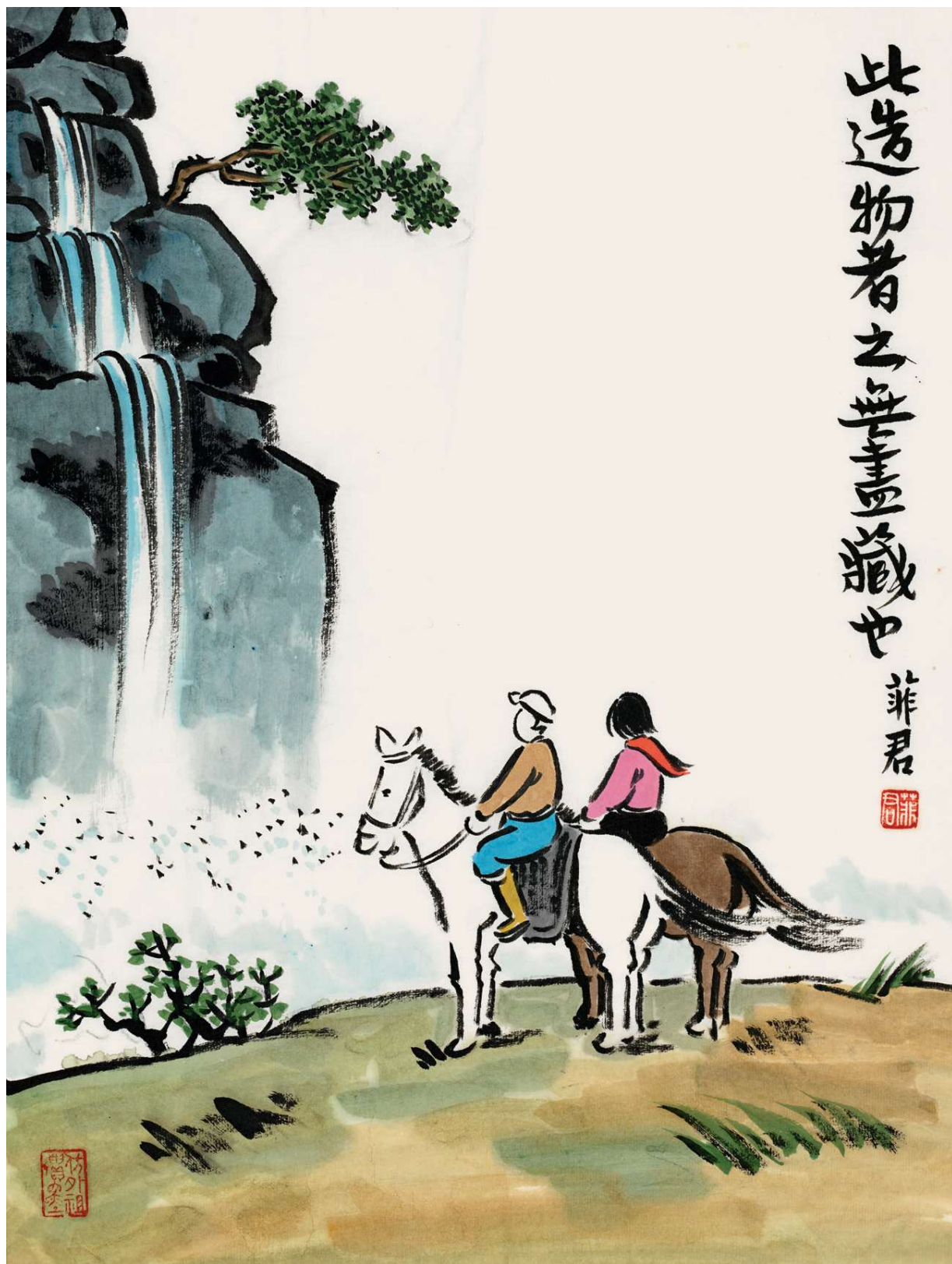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宋菲君《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菲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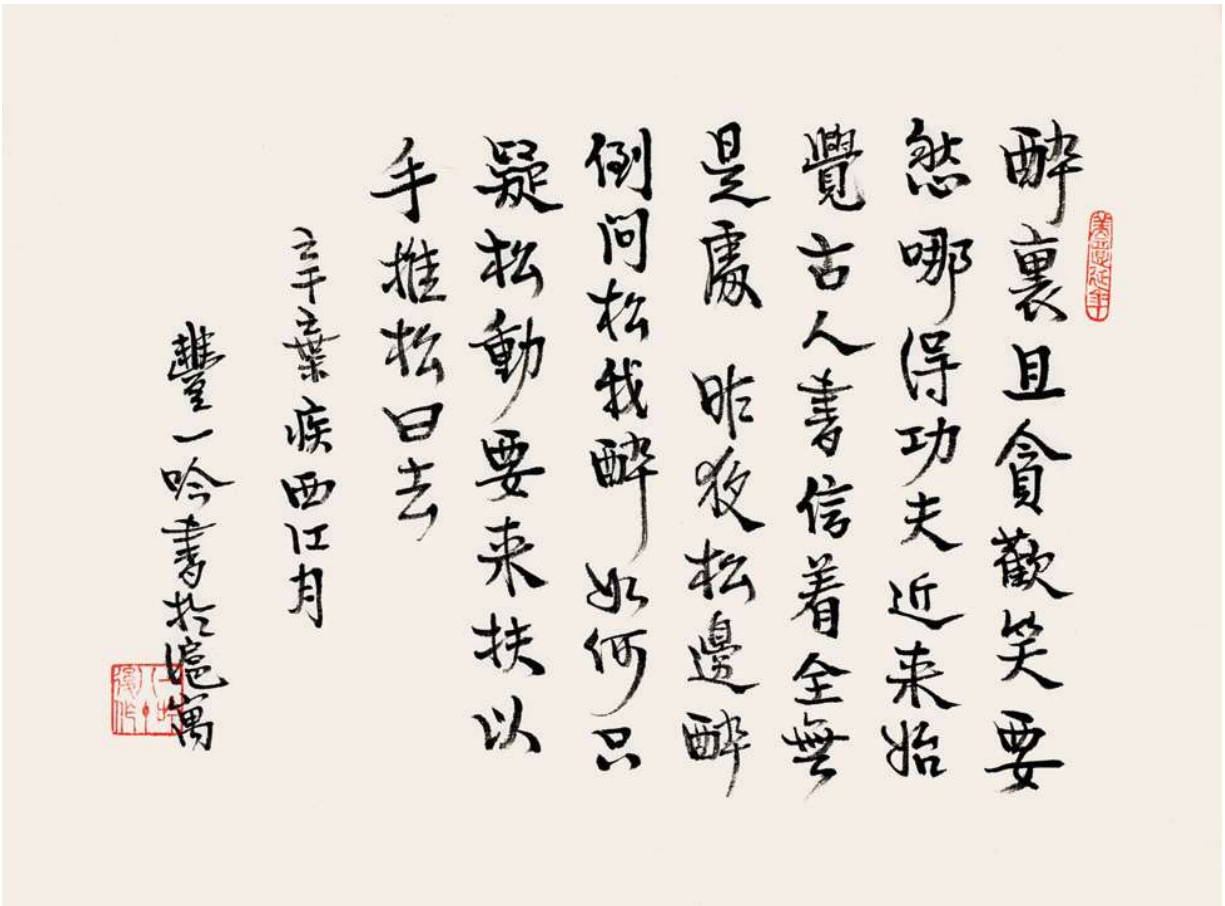
丰一吟书法

西江月·遣兴

[南宋] 辛弃疾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宋菲君《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如何 只疑松动欲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如何只疑
松動欲來扶以手推松曰去

非君



丰一吟书法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 王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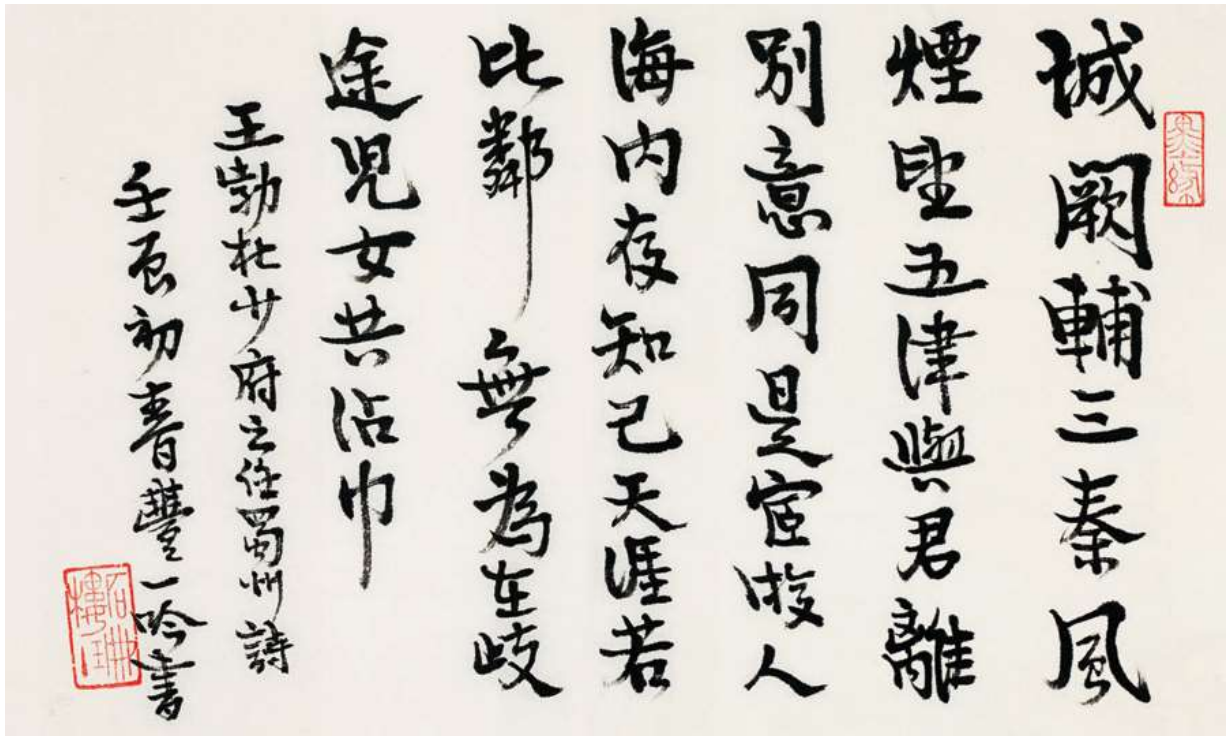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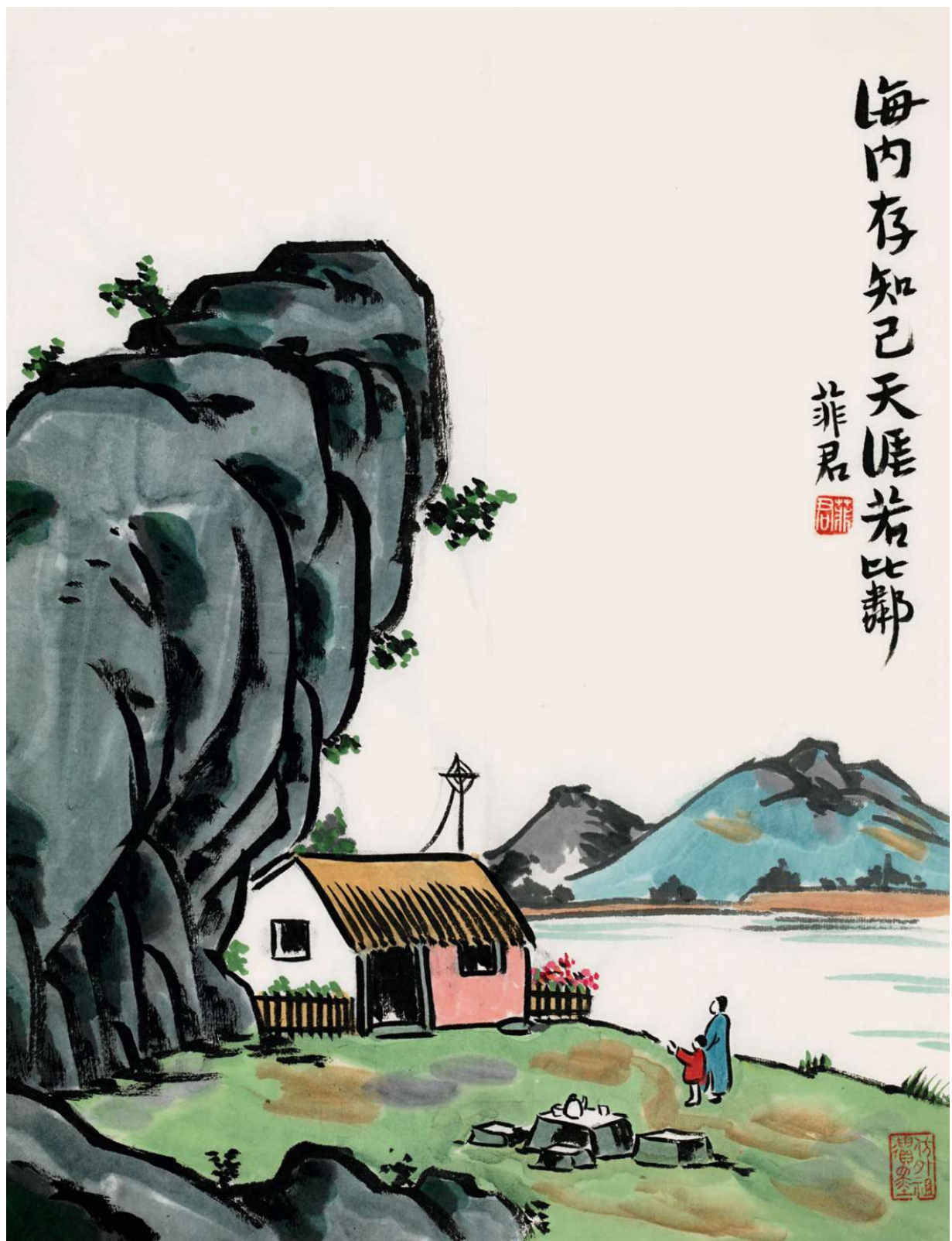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途（路），儿女共沾巾。

宋菲君《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丰一吟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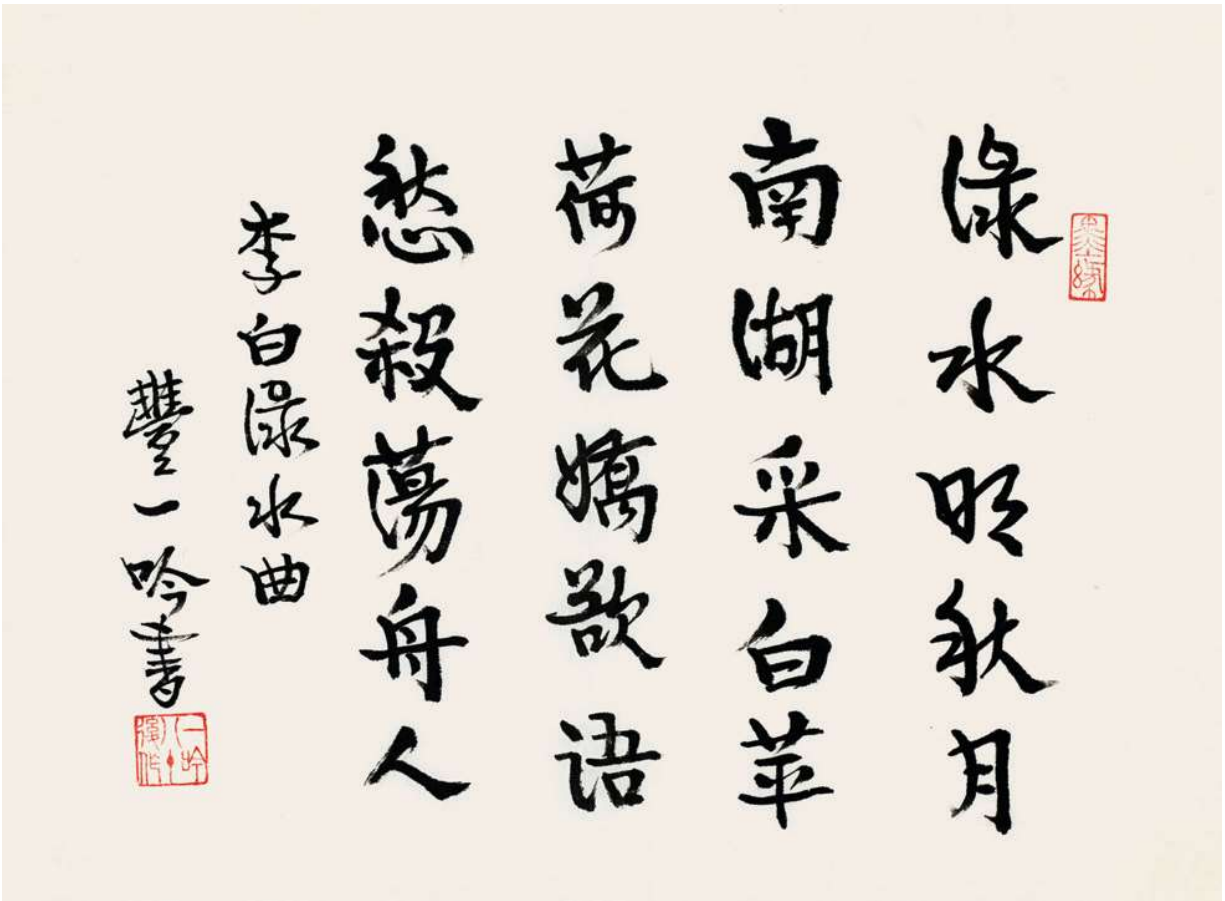
渌水曲

[唐] 李白

渌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苹。

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

宋菲君《荷花娇欲语 愁杀荡舟人》



荷花
嬌歌語
愁殺
邊舟人

菲君



后记

我常常在想，做外公家的孩子多幸福！回忆起来，外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萦绕耳边，外公好像还住在日月楼挥毫作画、写字。小姨唱《霸王别姬》，我拉胡琴为她伴奏，外公从楼上下来，摸着胡须听戏，点头赞许。又觉得外公坐在沙发上喝绍兴酒，我在一旁画素描《外公》，他看了后对一边的小舅说：“恩狗（小舅的小名），你看看，菲君这张画画得不错了。”又似乎听见梅先生的琴师、我的老师倪秋平先生来访，在门口就自我介绍“倪秋平到！”外公请他喝酒，倪先生说：“今天晚上有演出，我喝龙井茶吧，‘寒夜客来茶当酒’。”仿佛外公给我讲王建的诗《十五夜望月》“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一面讲，一面寥寥数笔就画出一轮满月，在梧桐树下大人和孩子举头望明月。又觉得外公端着茶杯在日月楼的阳台上一面踱步，一面吟唱“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我对外公说明天就要文理分科了，我有点想考中央美院、北大中文系，又喜欢数理化，犹豫不决。外公停来说：“家里学文学艺术的不少，你的数理化这样好，又喜欢天文。我的意思，你不如学物理考北大。”……



这一切都宛如昨日，又如同隔世，外公丰子恺离开我们竟然已经四十多年了！

去年朋友们谈起《护生画集》。因缘际会，结果第一集最终画了五十幅，当时外公的恩师弘一法师恰逢五十寿诞，由法师自己写字。后来法师说：今后六十寿画六十幅，七十寿画七十幅，直到一百大寿画一百幅，共计四百五十幅，功德圆满。外公的回答是“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外公在最后的时光，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实现了恩师的嘱托，为世人贡献了四百五十幅“护生画”。

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从小向外公学画，后来又向小姨丰一吟学画，我是唯一向丰家两代艺术家学过画的丰家后人，我是无比幸运的。我不如画一百二十幅“仿丰画”，献给外公一百二十周年诞辰。这一想法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也得到桐乡市有关领导的支持，希望外公一百二十周年诞辰，这一百二十幅仿丰画在桐乡展出。从去年年中起，在完成科学院和大学的任务，在为美国设计特殊光学系统之余，每个周末我都潜心画画，将画得好的不断发到微信朋友圈里，得到更多朋友、更多丰子恺粉丝的点赞，也得到中信出版集团的支持。我的计划到今年年中终于完成。

这本书里还有我和小姨丰一吟合作的二十余幅作品，小姨写“诗堂”，由我画画，这也是丰家第二、第三代合作的唯一一批作品。

外公的画好比是一座艺术的高峰，仰之弥高，与之相比，“仿丰画”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我想，这也许是我纪念外公最好的方式了。书中还有十余篇纪念外公的文章，描述了丰子恺家庭“爱的教育”的轨迹。在此，向支持我的朋友们，向广大的“丰迷”表示感谢，也向桐乡市领导、向中信出版集团表示感谢！

宋菲君

2018年秋分于北京